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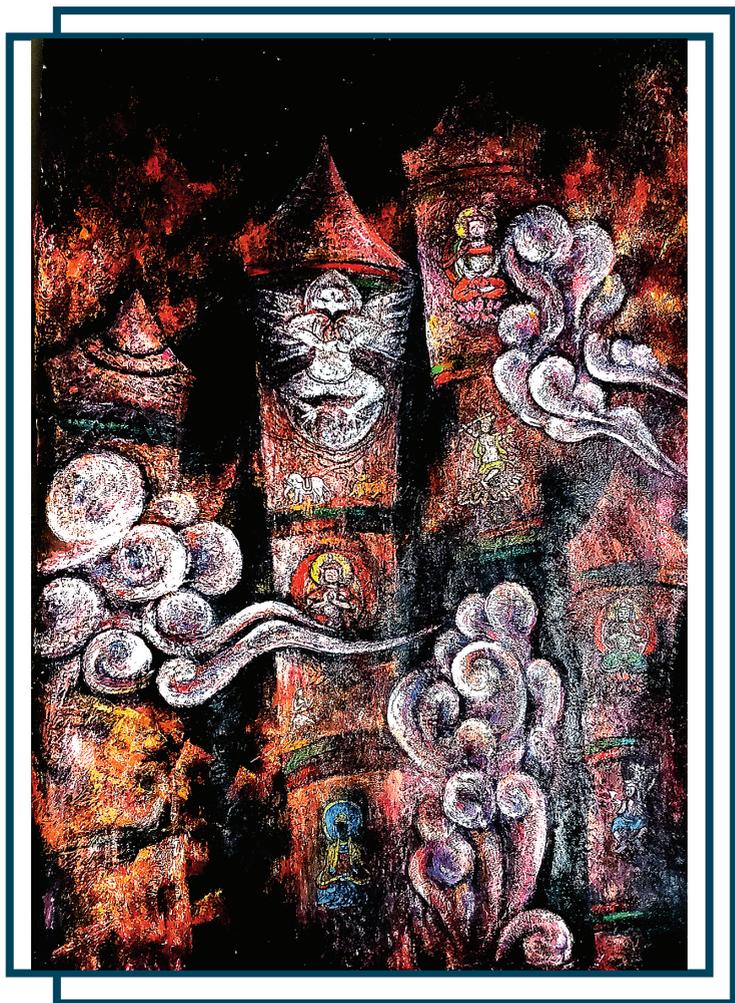


国内统一刊号：CN53-1220/G0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5-7250

重传统 唯文学

壹读



2020·06

丽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风中的声音——马嘶

“人类本质上都是流浪者”，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对于流浪，人，总怀有本能、野性、浪漫的近于嗜血的原始冲动，像那些候鸟、鱼群和食草者，带着祖先遗下的记忆、痛感和指南针，一圈又一圈地，转动使命的分针和生命的时钟。

纳西人也一直在迁徙，或者说，是流浪。苦痛的浪漫，我们——牦牛羌 / 麽些 / 纳西人——一直在逐水而走，近神而居，因生而徙，从北境到南疆，从过去现在到未来未知，从游牧的穹庐四野到农耕的河谷高原，迁徙的来路成为送魂的归途，而我们，从不孤单。

第三声，是山间那一声马嘶，如同一个回声，有曲折、重叠和降升，像在山川间走，下山难、上山易。

俊美的马，是什么塑造了这温暖隐忍又充满力量和速度的物种，是神灵的赐予还是进化的雕刻？马，一路见证着纳西人的迁徙，在南下的藏彝走廊上，在西行的茶马古道里，在送魂的山水村庄间，成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

马，是纳西人空间的证词，是迁徙时代的血族、图腾，是灵魂密码。

出版：《壹读》杂志社

主管：中共丽江市委宣传部

主办：丽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顾问：丹 增 吉狄马加 白庚胜

阿 来 崔茂虎 郑 艺

编委会

主 任：何玉兰

编 委：（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川蓉 刘芝英 李承翰 李惠文

何顺学 张永香 陈洪金 拉他咪王勇

和凤琼 胡延平 段成坤 黄立康

鲁若迪基

主 编：鲁若迪基

副 主 编：陈洪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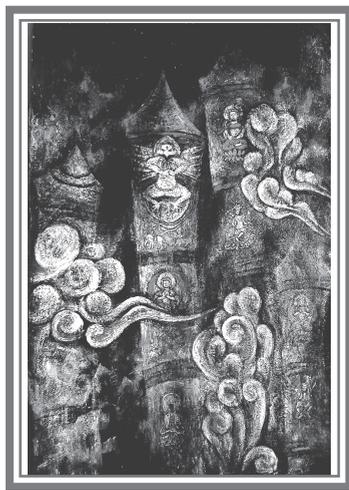
执行主编：黄立康

文字编辑：李惠文 何顺学 刘芝英

吉克木呷 黄立康 尹晓燕

和丽琼

美术编辑：杨冬梅



2020年第06期
总第119期

社址：云南省丽江市行政中心市委3号楼

邮编：674199

电话：0888-5155797

出版日期：每月10日

国内统一刊号：CN53-1220/G0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5-7250

邮发代号：2-898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5307004200503

邮箱：yidulijiangban@163.com

印刷：昆明启方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许可证号：（2017）新出印证字Y00047号

定价：14.5元

目
录

名家有约

005 山坡上歌唱（组诗）

艾吉

小说

018 远景

鲁汝品聪

散文

042 落地无声（外一篇）

计虹

050 南京的厚度（外一篇）

郭绍龙

057 丽江的雪及其他（外一篇）

杨学韬

067 飘香在茶马古道上的美味

李松祥

诗歌

070 阿拉·利普尼茨卡娅诗五首

阿拉·利普尼茨卡娅

077 伊戈尔·布尔东诺夫诗八首

伊戈尔·布尔东诺夫

080 高原的胸襟（组诗）

和建全

084 晴天（组诗）

赵羲文

089 四季（组诗）

赵文远

文化视野

092 向世界发出新时代的中国声音

晓雪

095 人类意识，时代表达

何永飞

100 被真情温暖震撼

王人天

102 农业旅游促发展

蒋葳

106 依石就石的古村落

杨世瑜

113 访石头城

唐金龙

115 金沙江畔石头城

王小梅

封面

中国画 / 王德武

封底：“壹读”印章

篆刻 / 文范



艾吉，男，哈尼族，1964年5月出生于红河南岸一个叫哈批的青山绿水、梯田环绕的村庄。十四岁从乡中心小学附设初中班毕业后辍学，当过一段时间的地地道道的牧人。从事过乡村医生、小学教师、共青团、编辑、记者、翻译等工作。现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化馆创作员。著有诗集《沾着青草味的乡情》、《山上》，散文集《清音》、《吉祥寨神》，长卷散文《梯田里的哈批》等。曾获两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基金奖、滇东文学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我的中国梦”征文奖、全国报纸副刊美文奖、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报纸副刊奖、云南省“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文学类奖等。鲁迅文学院第12期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理事。

山坡上唱歌（组诗）

◆艾吉

相爱一生的双亲

母亲和儿女们
整整守父亲九天
父亲断气时 母亲用额头
轻轻碰老伴的额头
生离死别 没有大哭

几滴泪水 滴滴重如巨石
压碎了一个小山村

父亲走后 母亲的孤单
就像黄昏时
鸭子在田埂上转来转去
找不到伴儿

在狗都饿得叫不动声的年头
十七八岁的父母
结成一对斑鸠
五十多年飞出飞进
山沟沟里的草窝
各人一把锄头
各人一身力气
太阳没起就出工
太阳歇脚才收工
梯田当儿子喂养
包谷地当女儿心疼
锅里飘浮亲密
碗里盛满恩爱

晚年双亲到城里居住
那里的人说不上话
那里的事摸不着头
他们整天围着门前的菜地
劳动人民 离开劳动
浑身就出毛病
只有劳动 放开手脚出出汗
筋骨才会结结实实
早睡早起 一天三顿饭

不关心国家大事
很在意天气变化
像两个娃娃
顺心了憨笑 赌气了拌嘴

脊背一起驼去
头发一块白去
力气一同衰去
我的父亲母亲
没有人能够不老
您们也一样
想老不想老
像松树皮一层层皱了

父亲走后 母亲的无助
如同山坡上摔倒
抓不住一根草
有时梦见母亲
缩成一粒尘土 冷风中飘浮
喊我们的名字
我们却只能看着她渐渐消失
母亲 母亲
一生只会有一个的母亲

幸福源

从森林冒出的泉水
流了多少年
天干裂了
地枯焦了
多少河流已经消失

泉水一路欢歌
唱到村边的水井

人神同乐的苦扎扎节
“咪谷”摆上丰盛的饭菜
感恩水神赐予哈尼人
泉水一样流不尽的幸福
水神柔软的手
摸遍家家户户的锅碗瓢盆
鸡叫头遍到水井背圣水
圣水献给上苍和祖先

我们的生命
来源于母亲的奶水
母亲的生命
来源于大山的奶水
养育万物的大山母亲
人丁才会如此兴旺
牲畜才会如此繁衍
庄稼才会如此饱满

我们安详的村庄
先祖女俄选定了这个地方
村头高耸寨神林
村脚站稳磨秋场
我们一天离不开的水井
我们一刻忘不了的水井
梦中口渴了
嘴就伸到井边

我们亲爱的故乡

血脉里滋补的泉水
给了我们明亮的眼睛
给了我们干净的灵魂
只要喝过这井水
走到天边还想喝上一口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是清清的井水洗掉了一生的劳累

瓦雀飞进家里

下午三点左右
我在家里写作
一只瓦雀从阳台飞进室内
它没想到有人
看见我 慌忙乱逃亡
撞在玻璃上 不知道那是玻璃
以为光亮的地方都可以出进
致命的一撞 把它撞昏
阳台上 我栽些花草
常落瓦雀 找食吃 散步玩
我不会伤害它们
把它们当作护佑我的祖宗
这些村庄的灵魂
跟我一样在城里讨生活
我把撞昏的麻雀搁在阳台
不愿看到它就这么死去
过一阵子 它醒过来
当着我的面飞走
我对它消失的身影说
请转告瓦雀们 我的家可以随便出进
但要记住 不要往玻璃上撞

今夜

今夜明月照亮大地

今夜我走在田野

周围是村庄

泥土的兄弟姐妹

在凉爽的屋子

围坐稻子包谷

走进哪个家门

会有一份我的喜悦

我亲爱的人们

不要你们告诉

我和我的诗歌

缺少的就是泥土的奶水

温柔的秋天

像被窝里的婴儿

静静的睡熟了

牛躺在稻草上反刍月光

厩里的马伸出头打响鼻

在大地宽广的胸怀

处处回荡青蛙和虫子

这些朴素的民间歌手

深情并茂的音乐

是哪只猫头鹰

躲在树林深处

咕咕倾诉什么心事

今夜没有遥远的幸福

今夜只有身边的美丽

今夜我不想念爱情

今夜我只想变成月光

融入田野

痛苦是因为

我痛苦

不是因为贫穷

需要四处乞讨

这样并不富裕

但不愁一日三餐的日子

我已经满足

我痛苦

是因为我刻骨铭心的

那些山冈上的民歌

不知跑向哪里

我是吃它们的奶水长大

我痛苦

不是因为没有家

流落在街头

这样并不豪华

但有安身立命的居所

我已经满足

我痛苦

是因为我深深热爱的

那些美丽的村庄

不再有当年的宁静

它们正在变成都市一样的喧嚣

我痛苦

不是因为缺少亲情
感受不到温暖
这样并不高贵
但流淌善良纯朴的血脉
我已经满足

我痛苦

是因为自幼熟悉的
那些穿上新衣服欢乐的节日
不断改变着往日的模样
祖先们黯然落泪

我痛苦

不是因为缺少朋友
无法打开心灵
这样并不完美
但彼此牵挂的情义
我已经满足

我痛苦

是因为我小时拾菌子迷路的
那些茂密的森林
树一棵棵消失
就要为最后一叶子送葬

山冈

树林浓密的山冈
我们可爱的家园
一棵树养一股清泉
一朵花穿一种美丽

一颗心开一扇友爱

人们很少出远门
走远了
做梦也看见庄稼
像饿肚子的孩子

每个人一生的大事

是手里握紧锄头
不停地流汗
流多少汗吃多少饭
流不动汗了
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
跟前面的亲人团聚

我在这里出生

在这里长大
还吃奶水
母亲背着我去干活
有一位村姑
差点做我的老婆

我的手没有握住锄头

但我是山冈的赤子
我的脊背垫着山冈的高度
我的歌声唱着山冈的胸怀

山坡上唱歌

山坡上的人们
从母亲怀里

落地就会唱歌
在歌声中
开始劳动的一生

山坡上唱歌
从婴孩唱到童年
从童年唱到少年
从少年唱到青年
从青年唱到中年
从中年唱到老年

山坡上唱歌
云彩一样飞翔的歌声
泉水一样清纯的歌声
阳光一样明亮的歌声
月色一样柔和的歌声
火塘一样温暖的歌声
泥土一样朴素的歌声

山坡上唱歌
天地唱睡唱醒
太阳唱出唱落
月亮唱圆唱缺
梯田唱绿唱黄
山路唱弯唱直
日子唱苦唱甜

山坡上的人们
离开人世时
被歌声送走
在歌声中

结束劳动的一生

山和父亲

在众多的大山中
故乡的那座山显得矮小
就像在众多的人群中
我的父亲过于卑微

在众多的大山中
我生生死死爱着的
是故乡那座矮小的山
就像在众多的人群中
我真正崇敬的
却是卑微的父亲

多少年没有上过故乡的那座山了
万水千山之外
一伸出手
我就能够触摸到它坚硬的身躯
就像好久没有见到父亲
漂泊异地他乡
一睁开眼
我的面前出现的是父亲挖田的身影

瑶族美女莎

她曾是瑶族寨子牛血岩的第一美女
我们是一座大山的奶水
喂大的不同民族的兄妹

当年 在那迷人的夏天
山冈上我对莎说
莎 世上没有比你漂亮的姑娘
看你一眼就会幸福一生
莎说 阿哥你不是说我丑吧
我不敢说爱她
能爱她的只有天地
只有太阳月亮

又是迷人的夏天
我们去莎家里过节
她变多了 但脸上的轮廓
保存着当年的美色
莎 你变多了
我没有这样说
我想说的是你还是那么漂亮
她说 哈尼阿哥 我老了
你见我也认不出了
围着酒菜丰盛的桌子
我们一群人在喝酒
话多笑声多感情多酒多
什么时候我和莎都醉了
其他人也糊里糊涂的醉了

在故乡的山冈上
莎 每天背着沉重的生计
就像卸掉一块石头
又背上一块石头
美貌也跟着衰去
除了我们
有谁会相信

她曾是牛血岩村的第一美女
除了我们
有谁在想起莎时
就像喝野蜂蜜般甜醉

龙艳

哈尼女儿龙艳
田埂上赶鸭子
山坡上背柴禾
眸子比泉眼亮
跟鸟一块玩
鸟不会唱的歌她都会唱

一座山找得到十个
龙艳一样可爱的姑娘
十座山找不到一个
龙艳一样醉人的姑娘
龙艳从绿春牵着清风
带来大山的声音

只有哈尼人
才会有这样的声音
温暖千百年的岁月
都市的人们
就像从梦中醒来
世上还有这样的声音

同胞们常围着龙艳
如同节日的故乡
大家一起醉

大家一块乐
只要有龙艳的歌声
每天都是过节

多年不见龙艳
美丽的白鹳鸟
飞向了哪座林子
她还在歌唱吗
没有她的歌声
我们的灵魂久久干旱

戈奎

戈奎 绿春县的一个乡
我家红河的隔壁邻居
从小我就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
多年以后我走到这个地方
一个叫刀者的大哥带路
一醉醒来到夏天
没有一处不绿的土地
清闲的牛马
为爱情忙碌
一会儿阳光在头上燃烧
一会儿雨水在脚杆上生木耳
我在戈奎听见的全是哈尼话
跟我的故乡有些不同
可是我听得懂每一句
每句话像火塘烧暖我的心
他们是我的同胞啊
好在的哈尼地方戈奎
去一次 一生不会忘记

我就要走的时候
找不到心了
是被这块土地偷了
还是送给一个漂亮妹子

永臻的母亲

她早就在路边等了
等着她的儿子回家
光着脚板背一个娃娃
从她的血管里流出的儿子
跟她一模一样
她一边跟儿子说话
一边把我们领回家

儿女们一个个翅膀硬了
飞向各自的窝
她像她住的家老了
房子可以重盖
她不可能再年轻
儿女们就算有金山银山
她的头发却一股股白完
没有没吃过的苦
没有没受过的冷
身影挂在山坡上
越来越薄的哈尼母亲

我喊她大妈
向她问好
她听不清我的话
她的儿子一句句解释

我抚摸着她的手
感受着母亲的份量
多重的石头
顶不上她的一滴泪水
看一看母亲脸上的皱纹
我们走过千山万水
怎么敢说
跌倒过多少次

那么小的一个村子

那么小的一个村子
有它的天空
有它的日月星辰
有它的云雾
有它的风雨

那么小的一个村子
有它的大地
有它的动植物
有它的子民
有它的语言

世上有什么
它都有什么

那么小的一个村子
我就在那里生活

在那么小的一个村子
我痛哭

我欢笑
跟世上的任何人
没有任何区别

月亮升起

月亮升起了
你可能会想起我
一块长大的心上人

那时我们像云彩
在月亮旁边
分也分不开

坐过的石头
空着一半等你
已经起满了青苔

给你吹的树叶
吹烂了一片片
听不到回声

像挖田一样
挖一回过去一年
田里绿了秧苗

月亮升起了
我想起你
多年不见的心上人

江城美

江城远在天边
 因为我没有去过
 江城就在眼前
 我踏上了江城

群山和绿树
 安置的小小的城
 静静的静静的
 像与世隔绝的田园
 在街上
 鸟跟人一同散步
 狗从隔壁村寨
 送来一声声祥和
 小河穿过城边
 星星们夜间下来洗澡

这里是哈尼的故乡
 我想跟同胞搭话
 我只遇见一个
 向我问路的哈尼妇女
 她是来找亲戚
 我说我是外地的哈尼人
 也是来找亲戚
 可是站在大门口
 谁也不知道
 我来自哪里

只是一夜
 吃了江城的饭

喝了江城的酒
 品了江城的茶
 逛了江城的街
 呼吸了江城的空气

雨迎我们到
 浑身清爽
 雨送我们走
 旅途愉快
 江城
 一脚踏三国的地方
 小小的一条江一个城
 折起来搁在心底
 想念时翻开
 那么美

回三猛

我多次来到三猛
 没有白发苍苍的母亲
 在门口叫魂
 像每次回我的衣胞之地
 我就装着那么一颗赤子之心
 来到三猛

广袤的三猛
 高低不齐的山
 一座靠一座
 亲如兄弟姐妹
 山上是大大小小的寨子
 山坡弯腰背着

从寨子撒出的一层层梯田
七弯八拐的路走出走进
从远处听得见隐隐约约的狗叫声
公鸡扇动的翅膀
很多寨子我一辈子不可能进去
我只是用发烫的眼睛
一遍遍抚摸
族人柔软的心口

绿色的三猛
每一块土地
像奶水充足
养育好儿好女的母亲
肥沃了各种各样的树
抬起头天上流下的是清泉
勾下腰舔着的是清泉
可我不需要把嘴伸向清泉
那湿漉漉的空气
绿完了我的身子
那天空漫步的云彩
一尘不染的透明
就是一棵枯树
只要落到鸟声
马上便会长出叶子

很多人到三猛
捡捡风景然后丢掉
我是回家
没有白发苍苍的母亲为我叫魂
我只有一颗
拿给母亲的扑扑跳动的赤子之心

杨家田

在个旧城郊 作为农村
杨家田离我最近
杨家田的蔬菜
常年填满市民的胃口
只要有空 我会到杨家田走走
那里没有我认识的人
不会被撞着的面孔打扰
适合东看看西瞧瞧
我是农村出身
离开田园的时间久了
骨头就会酸疼

时常遇见无所事事的市民
一群群在杨家田闲逛
有人牵着肥胖的狗装贵族
这些红男绿女
对村民和劳动并不感兴趣
他们是消耗过剩的脂肪
城里的小孩走过杨家田
大人们指指点点
这是哪样 那是什么
他们记得有句话叫“桃李满天下”
他们还是分不清桃树和李树

春天 杨家田百花覆盖
美丽得怕踩重一步
都会把风景踩伤
夏秋 杨家田果实累累

一种叫水泡梨的水果
名声越传越远

杨家田 这个紧靠城市的农村
占着天时地利 腰杆变粗了
它的一只脚跨进了城市
另一只脚像萝卜正在拔出
世代跟泥土打交道的农民
带着浓烈家园气息的狗叫
从来没有受过污染的鸟鸣
将会永远消失

杨家田 我是以农民的身份
用离不开大地的情感
爱着一个还在真实活着的乡村

我教过书的地方

么勺大山站在群山之上
山顶总是住着云雾
就像为神灵们
守护神圣的居所

在那山腰上的哈尼寨子
我曾是一名小学教师
领着一群调皮鬼
那时我还是青春年少

我向往更广阔的天地
却如一只小小的麻雀
没有高飞远行的翅膀
停落在木屋顶上

山上都是吃得苦的同胞
山上都是爱唱歌的树
山上都是会奔跑的风
山上都是清洗心的泉水

我的破旧的学校
我的一碗青菜吃出感情的同事
我的老鼠串门的宿舍
我的朝夕相处的桔子树

白天 学生放空了
抬头看天 天是那么蓝
晚上 寂寞来临了
张开耳朵 四处是狗叫

山坡有多陡峭
梯田有多壮美
把命栽进梯田的劳动者
山坡上过完一生

么勺 离别三十年
仿佛扔颗石头
岁月跑得怎么这样快
我已经到了半百

回故乡的路上
眺望那座大山
依然站在群山之上
伤我的眼疼我的心的么勺

有过的缘

抱着我拿胡子戳我的爷爷
如今您去了哪里
我仰望夜空
您可是在天上守护着那群水牛

背着我摇晃我入睡的奶奶
如今您去了哪里
我眺望山冈
您可是山顶飘浮的那朵云

酒和泪一起喝下去的弟兄
如今你去了哪里
酒气散了情也散去了吗
你可知道我醉了还会念你的名字哭

对我说没有我就活不下去的姑娘
如今你去了哪里
大街上见到像你的背影是不是你
这背影让我寻找了许多年

我的孩子不要哭

我的孩子不要哭
遮天的万年青树
也有倒下的时候
风口上的鹰
也有折断翅膀的时候
每个人都从那边来
每个人都要回那边去

所有的祖先都在那边
诺马阿美故乡
闭上眼睛
也摸得着回去的路

我的孩子不要哭
让我悄悄离开
把眼泪藏起来
活在世上
有哭不完的悲伤

我的孩子 不要把我想念
就算是早上出门
晚上又要回家
以后见到我
我还是你的父亲

责任编辑：黄立康

远景

◆鲁汝品聪

小炒三川火腿，油炸花生米，腊肉炖蘑菇。

我和阿明又一次来到这家小店。

我们要去苍蒲塘，安排有些紧，打算休息一下继续赶路。

重新打量，和所有的乡镇小店一样，简陋，是唯一的特点。一间屋子，角落里隔出一小块安放锅灶，大部分空间安放三五张木桌。三三两两的客人围桌而坐，吃饭，喝酒，闲聊。话题，无非是谁家的包谷洋芋长得好，谁家的猪羊肥，谁谁发了财，谁谁去做生意了，谁谁偷了汉子（女人）。羡慕、向往或猥琐的笑声不时穿透这有限的空间，飘荡在并不宽阔的乡镇小街上空，远了，弱了，又重新响起，年复一年，美丽了多少枯寂的梦。

记得小店原先就叫“索玛小吃店”，二十多年了，名儿还是没变。不过时光流逝，小店的屋子已由原先的木板房变成了青砖瓦房，老板依然年轻漂亮，但已不是过去的老板，墙上，挂着早先没有的营业执照。细看：吉宏务嘎。读来，还是那种韵味，还是那么熟稔、那么悦耳动听。只是，人，已不是那人，名，已不是那名。毕竟，二十多年光阴，岁月催老，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想想又觉得，是，还是；非，已非。

瞟一眼女老板利索忙碌的情影，怅然袭来，一瞬间有些失神。回

头，却见阿明的眼神别有意味。

瞪他一眼，想作一番辩白，但转念一想，说得清道得明吗？有这个必要吗？

暗自叹一口气，把头扭向窗外。

山峦自起伏。云淡风清，阳光明媚，燕子轻翔。

不远处好几个地方正在施工，偶尔传来的机器轰鸣声，更显空寂。

正逢农忙时节，街边几家小店寂寞地开着，街道显得有些空旷寂寥。一阵风吹过，两个躺在路沿的空啤酒瓶轻轻晃动几下，又归于岑寂。

我有些失神。

想什么哪？阿明问。

看一眼阿明，不知从何说起。这时，菜上桌了。

吃饭吧。我拿起碗箸。

阿明就讲一些开心有趣的人和事，想要哄我忘却郁闷与不愉快。但我的心绪总是有些低沉不定，却又说不出问题出在哪里，只好装作认真吃饭的样子，不说话。可是无论怎样掩饰，迟疑的动作，犹豫不决的神情，空洞的目光，早已暴露一切。

开心一点，我们还要赶路。阿明叹一口气。

是啊，想那么多干嘛。于我而言，过往已是遥远的风景，仅余一种经历。这次来，本来就没有什么目的，不想追怀，更不想负咎，很纯粹，就是为了随便走走，散散心，消除身心的劳累，忘却凡尘喧嚣中的疲惫。

阿明开车不能喝酒，我要了两瓶啤酒自斟自饮起来——自打离开蘑菇坪，我已戒酒

多年。

渐渐地，红晕染上脸颊，郁闷慢慢抽离，舌头运转开始不灵，话却不自禁地多起来，似要与骀荡的春风相接。

如果这种景况能恒久持续，我是求之不得。可是我知道，这不可能。我闲人一个，无所谓，阿明却是驻村扶贫干部，耽搁不起。

我们得速战速决。

二

李队长，又下乡来了嘎！（阿明全名李德明，朋友们叫他阿明。）

正沉浸在迷蒙酒气里，一道有点尖锐但带着喜悦气息的声音骤然响起。

迷茫目光中，一个眼眸有些混浊但又透着精明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一片雾气里，看着有点眼熟，却又显得陌生。

是乌基啊，过来坐。阿明应着，叫务嘎添上一副碗筷。

也不介绍一下？中年男子看看我对阿明说。

哦哦，这是张老师，你认识的。阿明的脸有点涨红，显得有些为难，犹豫片刻，还是对他说。

是张老师啊，难怪看着眼熟。他似乎有着片刻的诧异，但很快镇定下来。

他给自己倒上酒，非要和我干杯。我推拒，他就说，你这是看不起我不是？

我为难起来，看向阿明。

乌基比史啊，你不认识了吗？阿明说。

什么？乌基比史？我有些发懵。

世界真他妈的小！我不禁感叹，心底，却生出莫名的怨愤来。

乌基比史算得上是我到蘑菇坪后最早认识并熟悉的人之一。

那年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蘑菇坪苍蒲塘小学任教。跟随师兄阿明前去报到。到乡教委办理好了相关手续，打算到蘑菇坪街上吃点午饭后就去学校。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索玛小吃店”，时值街天，里面人满为患。我们站在店门口有些进退两难。

阿明告诉我，这是这里最好的饭店了。我看了看，是间木板房，店里还算干净整洁。四张木桌围满了人。灶台前，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倩影忙碌着，额头见汗，乍一看给人一种“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异样感。在这偏僻的地方看见如此养眼的美女，我一时有些呆愣。

我们换一家吧。

哦哦。我有点舍不得离开。

李老师，过来这边坐。正当我恋恋不舍准备离开时，听见有人喊。

是乌基比史。阿明一听高兴起来。

挤进小店，就见窗下桌边站起一个青年人，面容俊朗，目光明亮，露出一种精明干练的神情。他一边招呼阿明和我，一边让同桌伙伴挤紧让出位子来，又对灶台前忙得不亦乐乎的美女喊，阿芝，李老师来了，加几个菜，把最好的做了端上来。那个叫“阿芝”的女子一边甜脆地应着，一边看向阿明和我，明眸一闪送过来一抹微笑，手上动作

却不停，麻利地抖动炒锅，翻炒装盘一气呵成。

坐定之后，阿明把我介绍给同桌的人，也向我介绍了他们。阿明特别强调说，乌基比史是这里的财主。我也就特别注意了一下。跟同桌的几个青年相比，从容貌穿着气度上来看，他确实像个土财主。

吃喝完毕，自然是乌基比史结账。

就这样，我和乌基比史认识了。他的豪爽大方，一见面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我相信，我们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这次过来，本来就是一个意外，我自己都不清楚，怎么就鬼使神差般答应了阿明和他一起来。但既然来了，也就不再多想，只是怀着一种弥散一切的心情，只想悄悄来，悄悄地离开，“不带走一片云彩”。未曾料到一个停顿就遇到了熟人，而且是最不愿意见到的熟人，这让我情何以堪！

刚刚高兴起来的心，仿佛被一箭击穿。

面对乌基比史举着的酒碗，我木了一张脸，不说喝，也不说不喝。

来来来，我们先喝一个。阿明端起我面前的酒碗与他碰了一下，并一口气喝干了酒。乌基比史无法，只得也喝干了自己碗里的酒。

我们这里的习俗，别人敬酒，而且先喝完了，对方是一定要喝干的，不喝或者喝不完，就是看不起人。

喝了酒，阿明借口还要去访问贫困户，给乌基比史重新点了几个菜，要了啤酒，预

付了饭钱，再三赔礼致歉后，我们就离开了。

三

车子沿着绕山公路往上缓慢爬行。路很窄，过一小段就是一个急转弯，车速很慢。距离目的地苍蒲塘二十多公里，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

仲春，阳光和暖，山林宁静而安详，山谷溪流潺潺，不时有一两声鸟鸣传入耳鼓。这样的景致，很适合出游踏青，但此时，我却没有一点游山玩水的兴致。是因为乌基比史吗？是，好像又不是。

这次“旅行”，实属意外。

十几天前，先是妻子莫名其妙地和我闹别扭，整天冷着一张脸不说话，问她就翻一个白眼扭身而去，饭也不做，晚上自己抱了被子到客房睡去了。她性子向来爽直，是心里藏不住事的人。这次，真是急死人。

因为心情不好，有时难免发泄过火。一个学生扰乱课堂不听劝告还公然挑衅，我气怒之下没忍住给了他一巴掌。结果可想而知：道歉，写检查，赔偿。急怒攻心虚火上升，满嘴水泡嗓子全哑了，也没心情工作，就请了假窝在家里生闷气。

刚好扶贫工作告一段落，阿明回家休假，见我形销骨立萎靡不振的样子，假满返回苍蒲塘前，就劝我旧地重游一番。我听了更加不堪，发誓坚决不去。可架不住他软磨硬泡，先是说为我好，后来又说是他一个人孤单寂寞，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装作可

怜兮兮的样子，让我一定陪他一下。

我理解阿明的一片苦心，自己也确实需要消解心中的郁闷怨愤，最终答应和他一起来，只是提出要尽可能避开老熟人。阿明也说，以前熟悉的人，走的走死的死，没几个了，不大可能碰到。只是没想到怕鬼偏遇鬼，一来就碰上了乌基比史，确实让我郁闷。

当初我到蘑菇坪苍蒲塘，可以说是受到了乌基比史一家最为热情的款待。先是在乡镇所在地蘑菇坪“索玛小吃店”，他没让我们付一分钱。末了，又和我们一起回到苍蒲塘，晚上把我和阿明及学校的另三个老师全都请到他家里，把我介绍给他的父母，还接彝族人的尊贵礼节，宰了一只大羯羊招待我们，还特别说是为我接风洗尘。这让第一次踏入社会的我感动得稀里哗啦，虽在他乡，却感觉遇到了亲人。

我和乌基比史熟识起来。

他父亲是当地的第一个木材老板，靠倒卖木材发家最先富裕起来。有了钱后，曾发誓要让儿子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他曾把乌基比史送到县城中学读书。无奈乌基比史不争气，只好让他跟自己学做木材生意。没想到乌基比史读书不行却天生有生意头脑，不到一年就超越老爹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几年下来赚了不少钱，在当地大有名气，大家称他为乌基大老板。

乌基比史只要在家，就会经常来学校。来了，没事就和我们打扑克，下象棋，或闲聊，有酒就喝酒。遇到吃饭，也不客气，自己找了碗筷就动手添了吃。而更多的时候是

我们到他家去，他好酒好肉招待我们，我们也不客气，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渐渐地，我和乌基亲如兄弟，经常一起玩一起吃喝甚至一起睡，好到同穿一条裤子，直到阿芝横在我们中间成为必须面对的壁障。

四

阿芝，就是“索玛小吃店”的女老板，金古阿芝，那个第一次见到就让我疑为仙女的美丽彝族女子。天然去雕饰，淳朴自然，纯净空灵，不超尘但脱俗，有人间烟火味却又清新明丽不可亵渎。

我感叹造化之工巧，不时偷窥几眼，醺醺然，心绪有些失控。

那天我们在阿芝的“索玛小吃店”喝酒，当酒喝到二麻二麻时，我小腹胀满难受起身去小解。

茅厕在屋后的缓坡上。

酒气上涌晕乎乎，我推开门撞进去，拉开裤子就想放水。

妈呀！一声惊叫骤然响起。

吓我一大跳，酒醒了一半。睁大醉眼一看，却见阿芝正忙不迭地提起裤子，又惊又羞又怒地瞪着我。

我晕头转向，手一抖差点尿裤子里。呆了瞬间，我转身跌跌撞撞往外跑，摔了一跤，好在坡不太陡，没滚多远，只擦伤了右手掌，也不严重，可也够狼狈的。

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条件有限，当时那

里的厕所是男女共用的。无论谁要去上厕所，临近了都要先弄出点动静来，比如哼歌，咳嗽几声，吼几嗓子等，告知有人要来上厕所了。如果里面有人就会做出相应的回应，让人知道可否进去。第一次上茅厕，我不知道，加上酒喝得有点高了，闯了红灯。

忐忑着回到店里，流了一身汗，酒全醒了，却感到满身燥热惶恐不安。怕见到阿芝，更怕同伴们知道。

过了好一会，阿芝才磨磨蹭蹭地进来，瞟我一眼，俏脸上染上红晕，忙低头忙碌起来。

我竭力不去看不去想，可眼睛却不听使唤，总是有意无意忍不住瞟过去。

好在，她始终在忙碌。偶尔与我目光相接，脸一红，急忙背转身去。但我看出了她的慌乱。

那一刻，我知道我彻底沦陷了。

阿芝成了我的梦魇。无数次午夜梦醒，她的颦蹙笑靥就浮动在眼前，让我辗转反侧再难入眠。

于是有意无意，我总向阿明和几位同事打听她的事情。若有人无意中说起她，我总是下意识竖了耳朵，生怕漏听了一句一字。

零零星星，我拼装出关于阿芝的大致信息：姓金古，叫金古阿芝，家住苍蒲塘漏洞坪，一家四口，除了她，还有父母和妹妹。父亲在剿匪平叛时立过功，当过蘑菇坪副乡长，已退休。母亲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妹妹务玑还在读初中，成绩非常优秀。阿芝已毕业，是目前为止蘑菇坪乡唯一的高中毕

业生，有蘑菇坪一枝花的美誉。高中毕业未能考上大学，到县城餐馆打工半年余，去年初回到老家后在乡街上租房子办起了小吃店，成了蘑菇坪街子上第一个彝族女老板，在当时曾引起轰动，毁誉参半。她的小店一开业生意就格外好，几乎抢走了整个乡镇街道上的食客，后来就有人造谣中伤，说她出卖色相勾引男人等，曾造成很坏影响。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似乎淡忘了当初的种种非议，开始称赞她有开创精神，有远见，开时代之先河等。

在青年男子心中，阿芝就是一个“神”，一个让人梦寐以求，却又难以触摸的“神”。

我被阿芝不平凡的经历所吸引，更多了一份深入了解她的渴望。又一次与阿明谈起阿芝，一时按捺不住，也有一点炫耀意味，就把上厕所碰到阿芝的事讲了出来。他笑得前仰后合。

你干安逸了。半晌，阿明说。

我把他的话想歪了，红了脸去追打他。阿明一边逃一边笑，眼泪都出来了。直到累了才说，逗你玩呢，不是你想的那种。

我不明所以。

阿明就说，按照彝族人的风俗，一个未婚女子如果看到了一个未婚男人的那个东西，就一定要嫁给这个男人。

我一听立马高兴起来：这不正是我期望的吗？看来连上天都如此眷顾我啊。我连呼“阿弥陀佛，善哉！”

许是我的样子太过滑稽，逗得阿明又哈哈大笑了一场。

尽管后来我知道，这个所谓的风俗其实

源于一个穿凿附会的杜撰故事，但我还是相信。

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彝族男子爱上了一个彝族美女，他自知条件不好配不上那个美女，就默默地为她付出，天黑为她点火照明，下雨替她遮风挡雨，她痛苦陪着流泪，她高兴了他也笑，遇见危险替她挡着，甚至不惜受伤流血。美女被他的痴情和付出深深感动，也爱上了他，可是一个女儿家怎么开得了口啊。一天，美女出远门，她知道他一定会跟来保护她，于是计上心来。先快速往前走，到了一个拐角处，就蹲下来装作小解。男青年不知道，以为她着急赶路就急匆匆地追赶，哪知转过小路拐角，就见她在解溲，吓得急忙转身要跑。美女却惊叫起来，说他污了她的清白，没脸见人，寻死觅活。青年手足无措，一边安慰，一边问她怎么办才不再寻死。女子偷偷笑了，却哭着对他说，只有按照彝家礼节，去她家提亲，让父母同意把她嫁给他，不然她只有死路一条。最后的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其实在解放前，彝族青年男女的婚姻特别讲究门当户对，都是父母作主的包办婚姻，本人毫无自主权。这种样板的故事，只要不是脑残的人大概都会一笑了之。但我一边怀疑，一边又深信不疑，或者说，当时的境况下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真的。

以后，日子被幸福填满，也因煎熬而充满诗意和痛苦。

工作之余，我一个人躲在安静的角落傻笑发呆，回味品咂阿芝的音容笑貌霞飞红云，幻想美化每一个细微之处，虚化又实化

每一个想象的情节，清醒过来，又摇头叹息苦不堪言。有时一个人关了门呆在宿舍里，找个本子“今古阿芝今古阿芝”地反复写，写累了又反反复复看、读，最后叹口气藏起来，乐此不疲绵绵不绝。

就这样痛并快乐着。每到周末，到乡街玩乐或买日用品，成了我不停在崎岖山道上不顾辛苦奔波的最好理由和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只有我自己清楚，这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

阿芝的小店就是我的天堂。

店里没有空位，我就在门外转悠，偷偷瞄她一眼；有空位了，就蹙进小店坐下，一杯茶或一瓶啤酒，有滋有味地品着，看她忙前忙后，有时也会帮她做一些事情。忙完了，她就会坐下来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开始时不咸不淡，慢慢就生动起来。有时发现我盯住她看，就害羞地红了脸，偏过头去留给我一个美丽的侧影，我便呆住了。看出她并不反感，我便激情四射起来。

跟阿芝熟识后，一次我拿了笔写她的名字，她纠正说是“金古”而不是“今古”，但我固执地写成“今古”，并对阿芝解释说“今古”就是“古今”，古今唯一的阿芝，多好，多美。

就你能。阿芝瞪我一眼好像嗔怪地说，本来就好看的眼角更是溢满笑意。那一刻，敏感的我意识到：有戏！

五

生命充满激情，生活无限美好。

阿明看出了我的变化，旁敲侧击地问。我悄悄说了追阿芝的事情，并让他保密。

阿明听了先是瞪大眼睛，确认我不是在开玩笑后，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

你想清楚了，阿芝是彝族，你是汉族，文化背景生活习惯都不同，而且蘑菇坪还是一个相当闭塞的地方。阿明告诫我。

我点头，心里却不以为然，还暗笑阿明的抱残守缺。都什么年代了！

悄悄地，我往乡街跑得更勤了。

在阿芝的小店，乌基比史是我最常遇见的食客之一，几乎每次都会碰到。后来，当知道他也在追求阿芝时，我也曾犹豫过：他和我相处得这么好，我是不是太不仗义？转念一想，又觉得爱情就是公平竞争，无关兄弟朋友。如果阿芝选择了他，我退出就是。

有很多次，我看见乌基比史送东西、说好话，甚至很露骨地表达爱意，想方设法讨好她。而阿芝总是很平静，对他不冷不热礼貌周全，却看不出一个情字来。这就是我的机会。

去小店，我只是平静地吃饭或者喝点啤酒，有时就只喝茶，控制住不醉，努力把自己塑造得温文尔雅气度从容。乌基比史不同，他进店来，总是前呼后拥，点菜要酒吆五喝六闹闹嚷嚷。开始还注意形象，酒喝到一定程度，粗话就多了起来，有时甚至不堪入耳。等到有人喝醉了，呕吐哭闹甚至打斗开始上演，场面就混乱起来。

我们是两种人。

我没有把追阿芝的事情告诉他，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真到了摊牌的时候，自然有

解决之道。

我也从未对阿芝示爱表白，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口头上的。凭着她的聪慧，我相信她能明白我的情义。有些情感不需要表白。瓜熟，自然蒂落。

只要乌基比史在，我的费用差不多都是他付了，这让我很感激，但不会因此放弃追求阿芝。一码归一码。

对于两个时空分隔的人来说，初恋的日子是幸福快乐的，更是孤寂难耐的。

那时的苍蒲塘还不通电，也缺少娱乐项目。常常，天一黑人们就关门睡觉，山村安静地沉浸在夜色里。为了一解相思之苦，有时我会在下午放学吃过晚饭，甚至阿明他们休息之后一个人悄悄出发，凭着一把手电筒一根木棍，花三四个小时穿过野狼出没的山谷，翻越陡峭难行的山崖，走完二十多公里崎岖山路到蘑菇坪去看阿芝。

其实我知道，到了街上根本就见不到她。那时蘑菇坪也还没有通电，照明是用煤油灯或蜡烛甚至松明，人们舍不得多用，大多是天一黑就关门闭户睡觉。阿芝开小吃店，要早起做准备工作，睡得也早。但我还是去。

到街上，天早已黑透。借着月辉星光，看到街上还有人活动，我就避开了，或者躲在某个角落里，直到夜深人静才悄悄来到阿芝门前，或子立檐下或独坐石阶，甜甜地回忆和她在一起的每个细节，想象她熟睡的姿态，默默地守护，任时光在梦幻中流逝。

星西沉月昏暗，第一声鸡鸣打破夜的寂静，时候差不多了。恋恋的目光，不时回顾

沉沉的足音，穿透黑暗。我踏上归途，第一缕曦光初现时，适时出现在宿舍……

转眼，工作快一年了。

又一个深夜，我再一次子立在阿芝的店门前。工作后的第一个暑假即将到来，我一想到将回到县城，有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再也见不到心爱的人，不禁愁肠百结悲从中来，唏嘘叹息哀怨伤情。

嗷嘎……

是我忘了时间，还是阿芝起得太早？

随着门轴破响的声音，阿芝打开门。瞬间，我们四目相对。

我窘态百出，只好呆愣傻笑。

借着微弱的天光，我看见阿芝明显愣了一下，随即错愕呆立，然后是泪光涌现，有欣喜与痛惜。

醒过神来，她什么也没说，含泪默默把我拽进店里，轻轻拥了我一下，拉过凳子让我坐下，定定看了一会儿，起身去灶台前忙起来。

我故作镇定，心里却翻江倒海。

吃吧。一碗面条轻轻放在桌子上，阿芝温软地说。

知道不能久待，我以最快的速度扫荡起来。

阿芝静静看着，似乎要把所有的柔情温爱都倾注在静默的目光里。

得走了。

我又来，你保重。

阿芝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含泪点点头，又轻轻拥了我一下，默默送我出来。

走远了，回头，阿芝还站在店门口目送

我离去。

我知道，阿芝也沦陷了。

心如长了翅膀，飞起来。平时三四个小时才能走完的山路，我两小时多一点就走完了。

当第一缕阳光从东山垭口上迸射出来的时候，我适时打开宿舍门……

阳光真好，新的一天真好。

六

迎着初秋金色的阳光，我奔行在通往蘑菇坪的山道上。

本来和阿明约定后天返校的，可是暑假漫长，我等不及了，决定走路提前回蘑菇坪。

一抹斜阳染红山林，数点归鸦远逝。

当我疲惫不堪地出现在小店，阿芝愕然心疼欣喜的表情映入我眼帘时，我觉得所有的辛劳苦痛都不算什么了，心底涌动的，只有幸福与甜蜜。

许久不见，阿芝似乎清瘦了一些，而容颜，益发明媚动人。

相思之苦与阿芝娇嗔的模样让我忘情。

看到我呆呆傻傻的样子，她嗔怪又羞涩地瞪了我一眼，偷偷在我手臂上掐了一把。我故意惊叫一声，阿芝就惊慌地看一眼店门，握起小拳头在我胸前轻轻捶打了几下，脸红得像盛开的红玫瑰。我忍不住撮起嘴唇，就想向那红唇上印去。阿芝娇笑一声，伸手按在我的嘴唇上，深情地看着我，又轻轻摇了摇头。片刻，双臂环住我的脖颈，拉

我低下头，唇吻在我额头轻轻一点，歉意又饱含深情地把我推开了。

我的胸腔被幸福溢满。

我轻轻握住她娇巧的小手，不说话，只是看着她精巧明艳的脸，心底柔情涌动。想起暑假前分别时，阿芝送我，尽管泪眼婆娑，但索一吻而不得的情景，此时，我心里的满足与愉悦无以言表。我知道，就目前，这已是她所能表达情意的极限。尽管她受过高中教育，走出过山乡见过世面，但骨子里，彝族女子天生具有的矜持与固守，让她不大可能再有更多更为开放大胆的举动。

我尊重她，更相信她对我的爱就像我对她的爱一样坚如磐石。我也相信功到自然成。

夜深了，我故意赖着不走。阿芝哄弄催促推送，装作生气的样子，我不为所动。她又不敢闹出大动静，威逼不成，最后只好拿出她最有威力的武器——眼泪，装作哀怨的样子，说我就会欺负她。看着她娇泪欲滴楚楚可怜的模样，我心底涌起无限爱怜，拉起她的手在我脸上拍打了几下，说自己不该惹心爱的阿芝生气，让她伤心难过，该打。阿芝破涕为笑，温柔地拍拍我的脸，让我赶紧离开。我只好恋恋不舍到粮管所找朋友借宿去了。

第二天早上到乡教委报到时却意外收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由于乡中学师资力量不足，我已被抽调到乡中学任教了。乡中学离阿芝的小店就五分钟的路程。

上天都在怜我帮我，我觉得爱情的春天真正来了。

我特意赶去把这个消息告诉阿芝，她也特别高兴。

匆匆到苍蒲塘小学办完交接手续，我当天傍晚就赶到中学报到。

近水楼台先得月。

工作之余，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了阿芝的小店里。而我们的情，也益发浓郁了。忙碌之余，趁没有外人，阿芝时不时会在我额头轻吻一下，或与我轻轻相拥坐在一起，喁喁低诉。我的心，似被蜜糖包裹住一般，甜透了；又似被春风吹过，暖暖的，融化了。

傻笑，成了我这一时期的标志性表情。

七

生命因爱情而高涨。课堂上，纵横驰骋；小店里，激情满怀。

但我们的爱一直没有公开。

没想到十月底，街上却传出流言蜚语，说是阿芝和我这个汉族儿子睡在一起了，还说得有鼻子有眼，而且污秽不堪很难听。

我一方面很气愤，我和阿芝是清清白白的，最多也就是牵牵手，轻拥轻吻一下，从来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我倒没什么，男子汉大丈夫谁爱说说去，可阿芝毕竟是个姑娘家，这样被污了清白，任谁也不会好过。

另一方面，我又压抑不住隐隐的兴奋：这不正是我期待的吗？追阿芝一年多，在内心深处，我早就希望我们能公开在一起，人前人后卿卿我我，做神仙眷侣。于我而言这算是一个机遇，可以光明正大地去找她了。

该吃吃该喝喝，该去找阿芝就去，我没把各种传闻当回事。可是慢慢地，我发现阿芝明显变了，原先灿烂的脸上多了一分忧郁，顾盼生姿的眼眸，也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阳光般的笑声也似乎少了许多。我心痛起来，尽可能多找时间陪着她，逗她开心。

深秋，雨雾濛濛，枯叶飘零，已有了冬天的寒意。

乘着夜色，我又来到小店。

一阵微风掠过，昏暗的煤油灯摇摇晃晃，屋子忽明忽暗。

阿芝双手支撑在桌面上，手掌托腮不知在想什么，双眼幽幽的，却又有些迷茫空洞。见我进去，忽闪了一下，默默拉过凳子。

是不是在想我？我故作轻松地问。

臭美！阿芝白了我一眼，却温柔地笑了，可又叹了一口气。羞涩与无奈暴露了她的心。

看得出她在想我，但又不完全是。她正饱受折磨。

喝不喝？她又叹了一口气，拿过一瓶啤酒磕开了倒进碗里问，就想端起来送到嘴边。其实我只是装装样子客气一下。阿芝从不喝酒，哪怕是啤酒。

没想到这次我错了。还没有把酒端起来，阿芝就抢过碗仰起脖子猛灌了一大口。

许是从来不喝酒的缘故，她大声咳呛起来。

我抢过碗，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等到她不咳呛了，我定定地看着她，有心疼，也有责备。

阿芝不理我，又抢过碗往嘴里灌酒。

你干什么！我抢过碗重重顿在桌子上，吼道。

就让我喝一回，醉一回吧。阿芝带着哭音哀求。

不要，不要这样，阿芝，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替她擦着泪，我说。而我自己眼里已溢满泪。

我要，你让我喝，求你了。眼神里，有哀求，也有痛苦甚至绝望。

这是我不认识的阿芝。我知道此时说什么都多余，也理解她的心情，明白她的痛。

好吧，那我们一起喝。我的心碎了。

我们碰碗，喝酒，流泪。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矜矜着眼，阿芝问。

摇摇头。我知道阿芝需要宣泄。

你温雅宁静，有文化有涵养，最重要的是善解人意。阿芝说，第一次见你，我发现你会脸红，而且……你从来没有到处宣扬看过我的事，也从来不拿我们的事到别人面前炫耀。

我内心暗自惭愧。其实有多少次，我都想把我们的事拿到全世界的人面前宣扬炫耀。

为什么我不想公开我们的事？我是怕啊。我明白的，一旦公开，我们都将面对各种的压力。彝族人和汉人谈恋爱，在外面也许不算什么，我知道的，比如县城就有好多彝族女人嫁给了汉族。可是这里是蘑菇坪啊。我们的爱，对你，对我，也许就是一场灾难。我只是想尽可能让我们的爱长一点，

久一点，让我享受更多爱与被爱的快乐幸福。你明白吗？

我握住阿芝的手，柔滑，但冰凉。

我没有想到，阿芝早就预料到事情的发展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但我依然坚信，我们的爱坚贞不渝，我们不仅会此生无憾，而且会来生也无憾。

阿芝把头靠在我的肩头，低诉着。我顺势揽住了她柔软的腰肢。

我……我……耳热酒酣，阿芝羞红了脸，扭捏着抓住我的手按在她胸前。

不，不……我有点手脚无措，想抽回手，又实在有些舍不得。这是我早就梦寐以求的啊。

我把我给你。阿芝开始解衣服扣子。

嘤……

我正纠结，矛盾着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门被撞开了。乌基比史闯进店来，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我们，充满愤怒。我相信那眼神如果是刀子，我们已经死过好几百次了。

我和阿芝站起来。

我把阿芝往后推，可她倔强地站住了，并和我紧紧挨在一起。

乌基比史瞪着我们。

阿芝一如往常，看着他没有表情，很平静。

我看着他，装作很淡定的样子。尽管相信他不会乱来，但我心里还是很紧张，怕他失去理智。失去理智的人很可怕。况且，这里还是他的地盘，如果他真的犯起浑来，我绝对讨不了好。但我不能弱了气势，何况阿

芝就在身边，我绝不能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好一阵子，我们都没有说话。

我一回来就听说了你们的好事，开始我还不相信，现在看来是真的了。良久，乌基比史开口，语气里全是愤怒。

因为生意上的事，他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回蘑菇坪了。

是的，我们相爱已有一段时间了，并且爱得很深。看看阿芝，她咬咬唇没有说话，我于是尽可能平静地说。

你们……乌基比史指指我，又指指阿芝，却说不下去了。

不关张老师的事，是我先喜欢上他的。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不准为难他。阿芝盯住乌基比史说。

我还想说话，被她拦住了。

乌基比史怔住了，看看阿芝，又看看我。

你要知道，更要记住，你是彝族，他是汉族，你们不可能成的。过了好一阵，他先平静了一下，恨恨地对阿芝说，又恶狠狠地看着我，你们不可能的，我也不会算了，你趁早离开，我一定会追到阿芝的。

我没有说话，但笑了。阿芝却有些发呆。

乌基比史又怨又恨地看了看我们，摔门而去。

乌基比史离开后，我并没有走。

关好店门，我和阿芝又喝了一些酒，后来她有点醉了，双眼朦胧起来，在我的一再劝说下，她赌气不喝了，撅起嘴嘟嘟囔囔断断续续的，一会儿汉语一会儿彝语，也不

知道在说些什么。再后来就靠在我怀里睡着了。我把她扶进店里间屋躺下，她抱住了我的手。我不放心她，也怕乌基比史去而复回，就坐在床边看着她睡觉时嘟了嘴似在生气的样子。许是有我在身边，她睡得很深沉，鼻翼微皱似笑还怒可爱极了，还发出了低低的鼾声。后来我眼皮打架实在支撑不住，就和衣躺在她身边睡着了。醒来时天已微明。

天理良心，除了睡觉我们什么也没干。

乌基比史似乎凭空消失了一般，后面几天再也没有出现，我忐忑的心稍安。

可是又似乎是一夜之间，好像蘑菇坪街子上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和阿芝的事。原先只在私底下少数人口中传播的流言，后来瞬间席卷全镇。

走在小镇街子上，所有人看我的目光好像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怜悯？羡慕？鄙视？仇恨？好像唯独缺少祝福。有一次从小店回学校，身后不远处跟了几个青年男子，对我指指点点骂骂咧咧吐口水扔石子。如果不是害怕法律制裁，他们恐怕就要打杀我了。我宿舍的窗玻璃多次被砸碎。

阿芝也受到了影响。责问，咒骂，吐唾沫。她默默忍受着。

我和阿芝商量，是不是先把店关一阵子，等过一段时间风头过去再开。阿芝思忖了一下说，关了店他们会说我们做贼心虚更有话说，以后再开又会招来新一轮的猜测攻讦，不如让他们去闹，他们累了倦了也就过去了。

想想也是，与其让别人生出一波又一波

的坏想来，不如听之任之。日子久了总有腻味的时候，世界日新月异，总会有新的人事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时我们的事就成了明日黄花。人性恒之。我相信只要忍耐坚持闯过了这一关，我们的未来就不是梦，甜蜜美好幸福的爱情生活就会在远方向我们招手。

可是，我还是低估了世俗的力量。

八

调到乡中学后的一个周末，阿芝要回家探望父母，而我也想去阿明，我们结伴而行路经瀑布潭。

休息一下再走。阿芝说。

一挂银练飞泻而下坠落崖下深潭，雷声隐隐，阳光斜照彩虹浮动，漂亮极了。

是瀑布潭。以前往返于蘑菇坪和苍蒲塘之间，每次路过我都要逗留一下，欣赏山泉美景，饮水小憩，戏耍。

潭边老青石还在，大半露出水面，有一尺多高。

阿芝坐在青石上，低了头，如瀑秀发披散开来浸入清波，随着水波的荡漾起起伏伏，让我心也一漾一漾。

我躺在草地上，以手支颌，看阿芝洗头。她嫩藕般的小臂、雪白的脖颈在我眼前晃晃悠悠。

我始终想不明白，阿芝怎么会有那么美的肌肤。在我的印象中，彝族女子大多肤色较深，或是古铜色，甚或深棕色，如她这么水嫩白皙的皮肤实在鲜见。

忍不住轻轻走过去，想从背后拥住她，

可她背后就像长了眼睛一般。我正想张臂拥抱她时，她突然转身，把水泼了我一脸一身。我冷不防成了落汤鸡，她却脸上笑开了花，咯咯咯……咯咯咯……声音清脆如铃。

远离了世俗尘嚣，她的笑容似雾如花，声音清脆透亮，像极了珠玉的叮当。

我也笑了。

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地久天长……

九

彝族库施节前，我跟阿芝商量，打算去拜访一下她父母。她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我不担心阿达（父亲），他毕竟是做过领导的干部，但阿嫫（母亲）……阿芝摇摇头，没有说下去，我明白她的忧虑。

未来女婿去拜访岳父岳母，他们总不会把我拒之门外吧？我跟阿芝开玩笑说，并竭力安慰她。

阿芝笑了，但有点勉强。

临行前，阿芝让我邀请我们杨校长一起去，说是请他帮忙说合说合。我想想，答应了。

漏洞坪村我不熟悉，又不太懂彝语，一个人去我担心语言不通找不到话说，肯定会很尴尬。杨校长大学毕业，见过世面，为人随和，和我关系好，也很同情我们。更重要的是，他是彝族，又和阿芝是同一家支同一家族，还是阿芝的老辈子，按彝族家的排行，阿芝的父亲得叫他一声哥哥。他去了，阿芝父母不可能把他拒之门外。

因为只是去拜访认识，取得长辈的认同支持，不是正式去提亲，我也就只按一般习惯买了烟酒糖茶等礼物。

库施节那天，我们早早起来前往苍蒲塘漏洞坪。

我们到的时候，年猪已杀翻在地，正在烫毛。

阿芝把我们领进屋里安排在火塘左侧客位坐下，就出屋不知躲哪儿去了。阿芝的父亲热情地把杨校长请到上首位，也客气地请我坐上位。我明白那不是我该坐的地方，推辞后坐在了下首末位。

我非常恭敬地以晚辈身份给阿芝的父母行礼、请安。他们显然知道我和阿芝的事情。父亲礼貌周到不热情也不冷淡，显得淡定从容不失礼数，而她母亲却木了脸不说话。

一会儿有人拿了里脊肉、猪肝、猪腰来火塘炭火上烧。烧熟后先拿一些切成小块装了两木盘，又在盘里装了水煮荞粑粑，拿去敬了祖神和山神。然后把其余的拿盘子装了摆放在我们面前，请我们吃火烧肉、荞粑粑。我又恭敬地给阿芝的父母敬酒，祝福他们吉祥如意。父亲客气地举杯喝干了，母亲脸色虽然不好但还是喝了，这让我很高兴。

吃过午饭，阿芝父亲把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都请到家里，还请来了村里唯一的一个能占卜吉凶的苏尼。我知道，这是要说正事了，心里不自禁忐忑起来。赶忙给他们敬酒，并献上祝福。

虽然杨校长一再阻止，阿芝的父亲还是特地让人宰了一只羯羊招待我们。我是沾了杨校长的光，心底暗自得意自己邀请杨校长

一起来的明智之举。

喝着酒，杨校长就用彝语把我和阿芝的事情说了。我懂一些日常用语，听明白了一小部分，知道他确实在尽力帮我说好话，也分析了阿芝和我的情况，希望得到长辈们的理解支持，同意阿芝和我的婚事，这让我非常感激。

杨校长说完后，阿芝父母和几个老辈子进行了讨论。杨校长有选择地给我做了翻译，大致意思是这些长辈大多是见多识广的人，说是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分什么汉族彝族，而且我和阿芝都已经好上了，支持理解我们。但也有反对意见，他没有翻译但我听出来了一些。阿芝的母亲是极力反对的，说是阿芝决不能嫁给汗干（汉族）。最后似乎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其间，一个青年拿来一只猪苦胆给苏尼，他摸捏观察，看过后又传给另外几个老人，并作了交流。我知道这是在看吉凶。彝族人用猪苦胆看吉凶，苦胆金黄饱满为吉，反之则凶。我也就着他们的手看了一下，那苦胆色泽金黄，但有点瘪。我不懂，也未在意。

其实这次来，我本来就没想过要事事顺利，能得到阿芝父亲的支持理解，我已经很满足了。至于母亲方面，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告别离开的时候，阿芝出来送我们。她要拜完年才能回蘑菇坪。我们走在最后。

你先回去。你放心，我会尽力说服阿嫫的。分别的时候，阿芝红了眼恋恋不舍地对我说。

趁别人不注意，我轻轻拥抱了一下阿芝。

十

在我度日如年的企盼中，阿芝终于回到了小店。

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既然大家都知道了，我也就不再躲躲闪闪。一有空闲，就公开出现在小店里，帮阿芝烧火洗菜，给客人上菜添茶水递送碗筷，忙得不亦乐乎。开始，还有人向我翻白眼，慢慢地，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了，恶意刁难也就渐渐减少，直至消失。

就这么过着，忙碌，幸福，甜蜜。有时我想，能够永远如此相依相守，也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但不是没有忧虑和担心。库施节回来的路上，杨校长给我分析了情况处境，说是很有希望，让我努力争取。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勇气和信心。但阿芝回店后，说母亲还是反对，又让我焦躁难安。很难想象，没有父母亲人理解、支持与祝福的爱情婚姻，怎么样去汲取温暖幸福的养料。

本来我打算找时间多去几趟阿芝家，处好关系，增进彼此的感情和信任，然后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请家里的长辈出面去提亲。但因临近学期末，各种工作让我焦头烂额，加上阿芝的小店也需要照料，一切就成了空想，也让我更加内疚不安。很多次与阿芝提起，我都充满负疚感。而善良的阿芝也总

是安慰我，说是不急，慢慢来。但我看得出来，她其实比我还急，比我还焦躁不安。本来圆润娇美的面容，明显憔悴了。

山路覆满落叶，光阴瘦如黄花。

元旦节的时候阿芝回去了一趟。因为学校组织学生文艺汇演，我又没有去成。而这，也成了我最大的遗憾。

乌基比史是我心底一直就有但又不愿直面的隐忧。有时想想，又赶紧安慰自己，阿芝喜欢的是我而不是他，他怎么说也要考虑一下阿芝的态度感受。可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元旦过后没有几天，就传出了乌基比史去阿芝家提亲的消息，而且传得沸沸扬扬。说是乌基比史家不仅请了媒人，还请了蘑菇坪最有名望的苏尼和德骨当说客，除了带去大量烟酒糖茶及衣物等之外，还带了五万块钱作聘礼，阿芝的父母已经答应了婚事。

各种传闻有鼻子有眼。我的心直往下沉，口唇起泡火烧火燎。好在没过几天阿芝又回到了小店，我那沉入谷底的心，总算勉强复位。

我发现她更憔悴了，眼里的忧郁与悲伤让我不敢直视。我不敢直接询问她关于乌基比史去提亲的事情，只是问她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家里还好。她未语泪先流。

乌基家请媒人去提亲了。顿了一下，她又说，看住我，似是在看我的反应。

听说了。我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

阿嫫答应了，阿达迫于压力也答应了。

我没有说话，看着她。

我找过乌基比史了，给他说了，我死也不会嫁给他。

我相信。但我能说什么？轻轻把她拥在怀里。

我也请媒人去你家提亲吧，请阿达阿嫫答应把你嫁给我。

没用的，他们不可能改变答应了的事情。阿芝又流泪了，摇摇头说，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乌基比史得逞的。语气里，尽是坚定与决绝。

自打知道我和阿芝的事情后，乌基比史再也没有来找过我。之前，只要他到蘑菇坪，至少都会和我打个照面，吹吹牛喝喝酒，讲一些生意上的事情，甚或讲一些猥琐的色情故事。我想跟他说不要强求阿芝，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人。

就在寒假前两天，没有告别，阿芝突然关闭小店消失了。多方打听才知道，家里把她叫回去了。我略略放心，也未多想。

临近春节，有点归心似箭，一放假我就回老家过年了。

十一

三月，杂树生花，群莺乱飞。

当我怀着急切的心情回到学校，期待着与阿芝久别重逢后的激情相拥时，迎接我的却是她已经结婚的消息。晴天霹雳！我一下子懵了，然后疯了一般冲向苍蒲塘质问乌基比史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事实就是我追到阿芝了，和她结婚了，你失败了。祝福我吧！乌

基比史摊摊手得意洋洋地说。

你用了什么卑鄙手段你自己清楚，你得到了她的人，但永远得不到她的心。我当然不会相信阿芝会答应嫁给他，就一字一顿地说。

滚！我的话似乎戳到了乌基比史的痛处，他冷下脸来。

阿芝，阿芝！你出来，我要见你！我在他家门外大喊大叫。

乌基比史和几个青年人不善地看着我，阿明急忙把我拉走了。

我又赶到漏洞坪想问问阿芝的父母怎么回事。阿芝的母亲拦住不让我进门，父亲出来无奈地对我说，年轻人，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回去吧，好好找一个汉族姑娘，不要再来打扰阿芝了，你喜欢她的话就应该让她过平静幸福的生活。

我知道多说已无益，又跑到乌基比史家门外大喊大叫，希望能见阿芝一面。他家就放出恶狗来把我咬伤了。最后是阿明喊来同事杨老师和李老师把我带回了学校，又把我送回蘑菇坪中学。

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呆坐着不吃不喝。阿芝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与她相关的一桩桩一件件事情，我们相亲相爱的一点点一滴滴，如放电影般在眼前浮现。

我心如刀绞。

我把自己包裹起来，像一只甲壳虫，缩在回忆与思念里。而当这种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再也无法压制痛苦与愤怒时，我崩溃的精神达到极限，一根稻草，就足以把我压垮。

心，真的已如死灰。

阿芝，你说过死也不嫁的啊，为什么就嫁了呢！

到第五天，杨校长和同事们急坏了，砸破门，发现我已奄奄一息。他们把我送到乡卫生院输了液，又联系了我家里人，把我送回了老家。

我大病一场，两个月后才勉强恢复，但再也不想回蘑菇坪了。刚好叔叔的一个同学在教育局工作，还能说上话，就由叔叔出面打招呼，学期还未结束就把我调回了老家。我再也不愿踏足蘑菇坪，就连行李都是放暑假时阿明帮我收回来的。

蘑菇坪，就是我的一个噩梦。

十二

重新上路，车子平稳了许多。最难行驶的一段路已经翻越过去。

阿明一边开车，一边给我讲一些扶贫工作中的大事难事和乐事趣事。我悲悯感慨叹息一番，又插科打诨逗笑一阵，旅途倒也轻松起来。

乌基比史现在怎么样？看得见苍蒲塘了，忽然又想起在小店见到乌基比史的样子来，就问阿明。

时间，是医治创伤的一剂良药。哪怕伤口留下了疤痕，但也仅仅是一块老肉而已。

乌基比史算是刺伤并给我留下疤痕的一块老肉，但这么多年过去，所有的恩怨情仇似乎都远了，淡了，再没有了当初的咬牙切齿。只是忽然偶遇，一时心绪堵塞，瞬时恼

恨而已。

阿明看看我，在臆测我的真实意图。

前几天我见过乌基了。我又说。

哦。阿明点点头，不过还是没有马上说话，似在思忖和组织语言。

结婚不到一年阿芝就失踪了。他为了找阿芝，生意也懒得做了，也差不多费尽了钱财。后来就借酒浇愁，成了酒鬼。再后来的事情，我也只是听说。天然林禁伐后，彻底断了生意，他就在街上混吃混喝，这两年才勉强好一点。阿明说。

务玃大致跟我说过一下。

我离开蘑菇坪两年后，阿明也改行离开了，在县政府工作。这次回这里已有两年多，是以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的身份。乌基比史后来的情况，他也大多只是听说。

其实也是一个可怜人。阿明感叹。

可怜？天下可怜人何止乌基比史！我无言。

到达苍蒲塘已是下午三点半。村公所干部都走村串户搞扶贫去了，只留下大学生村官小王守电话、处理日常事务。小王向阿明汇报扶贫工作进展情况，我就溜出去闲逛。

苍蒲塘小学旧貌换新颜。记得当初，只有十几间木楞房，屋顶盖的是黄板，夏天漏雨冬日透风，学生上课或老师住宿都苦不堪言。现在，正面是一栋两层教学楼，楼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两侧，一边是教师住宿区，一边是学生宿舍，全是钢混平顶房。学校大门两侧的墙面上用仿宋体刷着“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智”的大字标语。学生还未放学，隔着老远就能听到朗朗书声。我不禁

恍惚起来，似又回到了当初在这里上课的日子。

抚今追昔感叹一番，我登上村后山坡向远处眺望。

青山耸翠层林环绕，顺着山势，青瓦白墙的崭新民居散落在一片缓坡上。宽敞的村道上，鸡儿狗儿在嬉戏。春阳和暖，有人在坡上地头劳作，老人和小孩在房前屋后随意游走嬉闹或晒太阳。

一幅和谐静美的青绿水墨。

记得在苍蒲塘工作的时候听老村长说过，在解放前根本没有这个村庄的名字。早先，这里只有几户人家，是为了逃避奴隶主的压榨而逃难躲进这与世隔绝的地方来的。

解放后土改时工作队进驻，看到村外一股龙洞水流出形成一个池塘，里面长满菖蒲，就取名“菖蒲塘”，但在记录时，因受方言影响写成了“苍蒲塘”，从此有了这个村庄的名字。

我在这里教书的时候，村里有五十多户人家，房屋都较破败，最好的如乌基比史等几户人家，也就是低矮的木楞房，盖的是木板，而村里大多数人家都是篱笆屋，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日子过得凄凉无比，与现在相比真的是天差地别。顺着坡势，只见房屋参差错落鳞次栉比，建筑范围几乎扩展了两倍。现在，村里至少也有一百多户人家了吧？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进社会主义社会，几十年、特别是近几年的发展，让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欣喜之余，想想从前光景，不禁感慨丛生。

看来你这个扶贫队长干得不错啊，苍蒲

塘今非昔比了。回到村公所，我恭维阿明。

这里还可以，差不多都脱贫了，可是下面有几个村子还有点恼火，特别是漏洞坪。阿明眼里闪过一丝焦虑。

漏洞坪？与我似乎没有关系。

我没有多想，与阿明说起刚才的所见所感来。

十三

晚饭时，颤巍巍走进一个穿着彝族老年男子特有的黑布上衣、宽裤脚裤子、头上还包裹着布帕的人来。这种穿戴，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老人脸上沟壑纵横，颧骨特别突出，满是沧桑，目光有点混浊但仍透着精明。

乌基比史的父亲。我一见就认出他来，但没有说话，也不想跟他说话。

张老师嘎？你又来这里耍哈？没想到老人说。

是啊，来耍哈。叔叔您身体还好吧？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一直叫他叔叔。他先打招呼了，尽管心里还有些怨气，我也只好回应道。

老了，不行了。还是你们年轻人好啊。他摇一摇头，感叹。

我们还年轻吗？我有些想笑。

张老师也是来扶贫的吗？这么多年没有来了，难得。走，去我家坐，杀羊子吃。

我只是来耍的，不扶贫。不去您家了。谢谢您。

老人竭力邀请，但我和阿明拒绝了。

张老师，对不起了嘎，阿芝不喜欢，我不该让乌基和阿芝结婚，害了他们，也害了你。都是我们这些老封建老顽固，实在对不起了嘎。

老人的话让我有些惊讶，不过转念一想也就释然了。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在这里又德高望重，曾担任过二三十年的队长（村长）。而且现在是村村通户户通，电视手机普及，人们思想观念也日新月异。只不过这样一个耄耋老人能直承自己的不是，还向我致歉，却又让我不由自主生出些敬佩和感动来。

叔叔，您言重了。都过去了，不说了罢。您慢点走。我急忙说。

他没事就喜欢来村公所闲聊。看着老人的背影，阿明说。

老人走远了，我收回目光，心里，却不是滋味。

怨乌基比史？抑或他们的父母？恨老天不公？可这有意义吗？于遭受创痛的人而言，致歉，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层薄薄蝉翼而已。创伤，才是最真实的灵魂契约，会让你背负一生的疼痛。

心抽搐了一下，不由想起半月前的一幕来。

小张哥哥，你散步啊？十几天前的一个傍晚，踏着夕阳的余晖，兴之所致，我正在河滨走廊漫步散心赏景，一个动听的声音忽然响起。

我愕然抬头，一张笑脸近在咫尺。阿芝？我瞬间石化。

我是务玑。许是我的呆傻样子吓住了

她，对方笑了，开口说。

务玑？确实是务玑。尽管很像，但多了一分开朗明媚，而阿芝是灵秀内蕴的。我认识阿芝之后，她一直叫我“小张哥哥”，这么多年过去，还这么叫！她应该已是不惑之年了吧？身高体形自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那清新秀丽的脸容，几乎和当初的阿芝没什么区别。

务玑说她是回来度假探亲的，邀我去茶室坐坐，我答应了。

一直喜欢这个“妹妹”，更重要的是我和阿芝相处相恋的日子里，她一直都是很亲近支持我们的。我和阿芝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时，她曾多次帮我躲过劫难。这份情，我得承。另外，我也有太多的疑惑，希望能够解开。

以阿嫫生病为由，姐姐被骗回家。阿嫫要姐姐嫁给乌基比史，姐姐不肯，她就以死相逼，姐姐还是不肯，她就真的上吊了一次，差点死了。没办法，姐姐只好屈从，就在春节前一天举行了婚礼。姐姐嫁过去后整天哭泣，不肯屈服。许是真的很爱姐姐，他也倒没有强逼，只是整天监视，不许她出门。你去他家闹的时候，他们不许姐姐出来，姐姐也觉得没脸见你，就躲在屋里哭。乌基比史相信日子久了姐姐就会回心转意和他过日子。时间长了，他们对姐姐看得松了，趁一次下地干活的机会，姐姐逃到县城躲了起来。后来就和高中同学一起去打工了，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我考上昆明医科大学后，她就到了昆明，边打工边照顾我。姐姐让我好好读书，毕业就不要回去了，免

得走她的老路。我知道，姐姐受过很多苦。她不让我把她的事告诉家里，阿达阿嫫都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我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工作，姐姐为我高兴。前几年阿达去世，阿嫫眼睛又看不见了，加上多年的辛劳奔波打工，姐姐也觉得身心疲惫，累了倦了，才回到老家安顿下来，谋求发展，也好照顾阿嫫。

朦胧模糊的灯光，宁静安谧的氛围，务玃低缓而略带忧伤的叙述，让我愈合的伤疤，再次被那把生锈的钝刀割开。

阿芝，原来你一直都不曾改变，原来你曾遭受如此多的苦难。

小张哥哥，你的事情姐姐都知道。离开前姐姐本来想偷偷见你一面的，可是知道你已经结婚，又怕给你惹来祸患，她痛哭了一场就悄悄走了。回来后，姐姐经常来县城办事。前几天她在街上看到你了，可是怕见你躲开了，回家后又偷偷哭了一场。

我知道务玃的意思，但我要去见阿芝吗？

我找不到风吹来的方向。

十四

清晨把第一缕阳光洒向山村，炊烟袅袅升起。云蒸霞蔚，百鸟欢歌。

漫步村道，半个多月来，我的心第一次显得如此宁静惬意。

花儿的清芬甘甜沁人心脾，青春浪漫的时光，似乎又在心间涌动。

苍蒲塘里，水菖蒲已经长得郁郁葱葱，

一只早起的红蜻蜓正迎着曦光飞舞，可爱的大脑袋不时点一下，似乎在不停地说“早上好，早上好”。浅水处，几尾小蝌蚪正欢畅游弋。正想掬一捧水戏耍一下，却意外发现一尾小鱼在缓缓游动，好像很满意于这清新明媚的早晨，满足于此时的悠闲自在。记得以前这里是没有游鱼的呀。

久违了，纯净明丽的晨景，自然美好的时光。

回到村公所，阿明已经准备好了早餐，水焖洋芋，火烧荞粑粑，虎皮辣子，永胜油茶。

黄金搭配呀。

吃完饭我们去漏洞坪吧。正狼吞虎咽，阿明提议道。

你不是安排得有人了吗？我有些诧异。

还是去看看吧，那里有点复杂。阿明目光闪烁。

到底怎么回事？

时间不早了，边走边跟你讲吧。

我有些郁闷，也有点无奈。

按照扶贫计划，漏洞坪村要整村搬迁。目前大多数人家已经搬迁了，可是还有八家死活不搬，其中就有阿芝家。县里给我下了死命令，国庆前必须动员搬迁完，不然就问责。我们几乎天天去做动员，腿都要跑断了，却没有什麼效果。走在路上，阿明对我解释，眼里满是焦躁无奈。

是让我当说客吧？

是的。我实在没办法了。那里现在领头的就是阿芝。村民都信任她。她不愿搬迁，村里人都听她的。我们去动员劝说，她理由

一大套一大套的让我们毫无办法。我想她应该会听你的话。

我们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而且这么多年没有见了，情况一点都不清楚，我怎么劝说？你又怎么知道她会听我的？我很不满地对阿明说。

我知道，但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曾深爱过对吧？我实在……阿明摊手。

要我怎么做？我了解阿明，不到山穷水尽他不会求人。

政策道理你都知道的。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啊。你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吧。阿明叹气，我却感觉出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难怪你想方设法把我骗来，原来是无利不起早啊。你的忙我能不帮吗？瞪一眼阿明，我无奈地说。

你出面，一定马到成功。阿明拍马屁。

务玑对我说过，阿芝和乌基比史的婚约还在，但她回来后没有去苍蒲塘，而是回到了漏洞坪，乌基比史也追过去了。

见过务玑后，我其实很矛盾。既渴望见阿芝，又感到害怕。这次来，固然有心绪糟糕出来散心的因素，再就是阿明的怂恿，而我内心，其实也有一种潜意识的隐隐期待，那就是希望与阿芝“不期而遇”。

在漏洞坪我并没有见到阿芝。

踏进阿芝家的院子，只有她阿嫫在晒太阳。听见响动，她问哪一个啊？阿明急忙上前答话。她笑了，让阿明自己找凳子坐，说自己眼睛瞎了，招呼不了客人，对不住了。

我在边上听他们闲聊。

她头发全白了，苍老的脸上溢满悲苦，

瞳仁呆滞没有生气。

务玑对我说过，阿芝“失踪”后，她整天哭泣，视力越来越差几近失明。后来，丈夫气怒交加一口气上不来过世了，又一次沉重打击，她的眼睛就彻底失明了，腿脚也越来越无力，柱着拐杖才能勉强行走。

看着她现在的样子，我有点悲凉，不过还是不想说话。

阿芝在吗？阿明问。

前面还在的，这会不晓得哪里去了。

阿明看我一眼，一脸苦瓜相。

后来我才知道，是阿芝看到我，没有心理准备，躲起来了。

从阿芝家出来，在村里转了转。搬迁了的人家只留下长满荒草的屋基。还在的几户人家，主事的都不在，只有看家的老人小孩。他们笑着跟阿明打招呼，请我们去家里坐。

到一个视野开阔的高处，我爬上一块巨石回望。阿芝家突兀在村子中央，另几户人家稀稀落落散居在周围，有点像一个梅花阵。村前是耕地，村后及左右两侧是大片缓坡，远望，白的红的粉的花正次第开放，不是很多，但很有层次感。再远处，就是高耸的山峰和茂密的原始森林，壮阔青苍。

那些开花的是前两年阿芝带人栽下的果树。阿明说。

感觉有点怅惘。

十五

雅思茶室，灯光暗昧，轻音乐缓缓流

淌。

我和妻子坐在小隔间里，暂时谁都没有说话。

我们第一次认识就是在这里。

那年，揣着一颗遭受重创的心回到县城，我一度消沉颓废，沉溺于斗酒金樽不能自拔。父母看着我颓废哀毁的样子，既心疼又无奈。待我身体稍稍恢复，就托人给我介绍对象，想以此来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重新振作。开始我很抵触，可禁不住母亲的伤心落泪，就决定去见见，成不成无所谓。

妻子是一个亲戚的侄女。说不上有好感，但也无恶感。而亲戚却说她对我很满意。许是心已麻木，交往两个月我们就结婚了。她秉承了多数少数民族女子的爽直特性，而且很能干。婚后，洗衣做饭干家务，家里的事情几乎什么都不用我操心。父母对她也非常满意。她的温柔体贴让我冰冻的心渐渐融化，脸上慢慢多了笑容，也不再沉迷斗酒金樽。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阿芝的事我没有瞒着妻子，认识不久我就全都告诉她了。她表示不在意，这让我感动感激。

见到老情人破镜重圆了？经过尽情释放，从蘑菇坪回来，踱进厨房，正想冷不丁给专注于烹调的妻子一个热烈拥抱，她却兀然甩出一句话来，并且避开了我的拥抱。

我僵住：醋坛子打翻了，难怪整天甩脸色。可她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会让你明白的。记住，我永远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叹息一声说。

妻子冷哼一声没说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我和务玃“幽会”，正巧被妻子的闺蜜看到了，打了小报告，说我在外面有女人。我联系上她的闺蜜说明了情况，希望她帮忙解开妻子的心结。又设法联系了务玃向她说明事情经过，也希望阿芝能来见一面，把事情讲清楚。我与他们约定今晚在这里见面。

听天由命吧。

事情出乎预料的顺利。务玃她们来后，说了和我见面的情况及想法，向妻子致歉。后来务玃又讲述了姐姐的遭遇经历。让我欣慰的是，随着她动情忧伤的讲述，妻子的眼角泛起了莹莹泪光。后来，我就成了多余的人。

午夜人散，妻子把她们几个都拽到了家里。睡觉的时候她把我撵进客房，却把三个女人拉进了我们的卧室。就一张大床，也不知她们怎么挤。

我只能苦笑。

女人，真是奇怪！

十六

叮铃铃，叮铃铃……周末，还沉醉于周公之梦，阿明打来电话，叫我赶紧起床和他去阿芝家，还要带上老婆儿子。

龟儿子，你又整出啥子乱子来了要拉我去垫背？我怒吼。

半年多了，阿明忙于工作几乎消失，也不知道易地搬迁扶贫的事是否妥善解决。

赶紧收拾，路上给你说。

心急火燎，我只好叫醒妻子，拖拽起儿

子。

到底出了啥子鸟事？半小时后车子在通向蘑菇坪的路上飞驰，我问。

我开车呢。阿明苦着脸回答，却不时偷眼瞄我。

不是真的被革职查办了吧？没一会儿，实在忍不住，我又问。

革职查办？怎么会？阿明哈哈大笑，一副志得意满的模样。

你要我？看我不揍死你！捶他一拳，我说。

阿芝的“孜玛格尼”农庄挂牌仪式今天举行，又是三月三，她忙得四脚朝天实在抽不开身，让我一定要把你们两口子请去捧场过节。说若是请不去，唯我是问。看看吊足了胃口，阿明才笑着说。

哪里？漏洞坪？不是说要搬迁吗？我和妻子对望一眼觉得奇怪。

搬迁？漏洞坪火了，阿芝成了红人哩。阿明又一阵哈哈大笑。

别卖关子，快说！

原来，阿芝反对整村搬迁，托关系求熟人打报告，终于惊动了县委政府。县长亲自过问了此事，组织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又亲自带队到漏洞坪实地考察调研，认为阿芝说的有理，取消了搬迁计划。漏洞坪得天独厚资源丰富，只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限制了发展。根据阿芝的建议，有关部门筹集资金改扩建了蘑菇坪到苍蒲塘的公路，又修通了苍蒲塘到漏洞坪的公路。路通了，阿芝注册了手机网店，漏洞坪的野生菌干果等农特产品通过快递已销往全国各地并初见效益。下一

步，她打算带领村民，把漏洞坪开发打造一个集旅游探险休闲娱乐食宿农特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集体农庄，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拉动周末城镇居民郊外游。人们来这里，可以去溶洞探险，去爬山，到森林里游玩采菌子撵野兔，也可以进果园赏美景摘果子，还可以自助烧烤野炊等。总之是物尽其用人尽其兴，拉动本地及苍蒲塘乃至整个蘑菇坪的经济发展，尽快让村民脱贫致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历了各种磨难，如今阿芝事业有成前途光明，我由衷为她高兴。

到了蘑菇坪，我们打算休息一下再走，一下车却遇外地碰到了务玃一家三口：她和丈夫，女儿敏华。我责备她回来了为什么不去我家，她连忙喊冤，说是休假回来过三月三，根本没到县城，自家的车直接就开回漏洞坪了，打算回去时才到县城拜访“姐夫”。她的俏皮把我们都逗笑了，问他们在这做什么。她说姐姐忙不赢，过来帮忙买点菜蔬果品。

在乡邮电所门口，我们遇到了乌基比史，正在下货。务玃告诉我，他是帮姐姐送货来的，交给邮政快递发送。看来他是要修成正果了。我心里忽然有点酸，想要发怒，最后却化作一声叹息。他讨好地打招呼，我却冷漠满脸。妻子倒是热情地跟他搭讪。我瞪她一眼：小样儿。

重新上路，儿子图新鲜偏要去坐皮卡车，务玃两口子就上了我们的车。她丈夫是昆明人，同学，和她同一单位。

你带一个汉族老公回来，就不怕他被打

死掉？我跟务玃开玩笑。

他们敢！务玃故作生气，腻歪地挽住老公把头靠在他肩上秀恩爱，让我肉麻麻的直泛酸。

其实，苍蒲塘好多外出打工求学工作的彝族姑娘都嫁给了汉族，也有不少彝族小伙子娶了其他民族的姑娘做老婆。现在都见怪不怪了，他们才懒得理你呢。务玃又说。

她又看看我和妻子，叹了一口气。气氛一时有点沉闷怪异。

抵达漏洞坪，阿芝正奔前走后招呼客人，额前汗珠莹莹，似乎又现当年梨花带雨的清丽。

我又有点呆了。

妻子他们去帮忙。乌基比史一停好车就奔过去向阿芝殷勤汇报，一脸讨好的笑。

我心里郁闷，眼不见心不烦，就开始四处溜达闲逛。

穿过村子向后山走，只见村民的房屋崭新，显然是重新翻建不久，都是彝族民居风格。

在村后高坡鸟瞰，几户人家的建筑布局是花朵造型。阿芝家是花蕊，其余几家是花瓣。村后东北东南两翼正在施工，有几栋小

楼已建成，像两翅展开。缓坡上由外而内，杏树桃树梨树栗树核桃，一圈圈正在生长，像一个个巨大的花环内外层层相叠相套，边角地带还种植了樱桃花椒等树。外围樱桃花已凋谢。许是海拔较高的缘故，县城桃花梨花已红消香残，这里却红红白白开得正盛，引来蜂蝶闹闹嗡嗡。内层栗树核桃还未开花。

漫步果园花海，呼吸着馨香空气，冥想村庄的前世今生，心不由自主沉静下来。

想象不出阿芝的蓝图全部变为现实后漏洞坪新奇美艳的样子，但我相信，一定会超群绝伦。

登高临远，胸怀为之一畅。

摆开姿态正想即兴抒怀高歌一曲，却见远处儿子和敏华肩并肩喁喁着钻进花海深处去了。愣了一下，我忽然间悲喜交集，竟然默诵起阿拉坦托娅吟咏王昭君的诗句来：最可喜，青冢黄昏看月出 / 难分那对对情侣是啥民族！

虽然有点不合时宜难应景，却很适合我此时的所思所想和心境……

责任编辑：何顺学

落地无声（外一篇）

◆ 计虹

1

小脚，一条腿跛着，终日忙碌着矮小的身影。说话嗓门有些大，不时地在吆鸡喝狗喊孩子。她是无数家庭妇女中最普通的一个，识不多的几个字，却可以瞬间算出要买的物品价值多少。

家里人口很多，四个孩子，孩子又各有两个孩子，拉起手来是一大串。从我记事起，就只看见她的双手一直在做活，双脚一直在迈着碎步忙活。其他人让她歇歇，她总说，不累不累，就听说病死的没见干活累死的。那人还想和她辩论一下，怎么就没有干活累死的时，她已经一跛一跛地走远了。

偶尔有点闲工夫，她的身边围着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听她讲忠义杨家将、讲穆桂英挂帅、讲水浒里的好汉替天行道，这些故事或许已经翻来覆去讲了一百零八遍，可每一次听都会让小家伙们不是叫好就是沉默不语，每一个故事都告诉小家伙们什么是忠诚，什么是义气，什么是爱国爱家，你又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像这些英雄好汉一样对国家有用的人。她喜欢听戏，常常带着我们

听各种的戏，戏里面每一个发音都在讲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听戏看戏是她给我们人生上的最生动的一课。

2

门口来了一个乞丐，一个脏乎乎的女人，站在大门口，不说话，就那么站着。她看见了，笑着把她领进了家。给她打水洗干净了脸和手，找来一身她穿的衣服，让脏女人换下那身破衣服，端来热腾腾的馒头、稀饭和咸菜。脏女人洗干净后，其实还有些好看，眼泪拌着稀饭进了肚子。在拉家常中，才知道脏女人是逃婚出来的，头一个男人死了，婆家把她卖给了一个年龄很大的光棍，在抵抗无用后，她找机会逃了出来，一路乞讨着回娘家去。她陪着脏女人流了很多泪，晚上，她们躺在一个炕上，她从未想过这是个乞丐一般的女子。第二天，她给脏女人一些路费和干粮，在脏女人扑通一声地下跪中，她说，使不得使不得啊，谁还没个遭难的时候……

3

秀英嫂又来我家了，依旧是青一块紫一块，看来又被上二哥打了。她赶紧给她上药、揉搓，陪着又掉了许多泪。每一次的原因都差不多，上二哥赌输了，喝了酒，心情不好对她撒酒疯。秀英嫂是个好看的女人，像电视里的女人，长长的辫子，大眼睛，睫毛是那么的长。身材是高挑的，是凹凸有致的，就连我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都欢喜看

她，怎么就那么好看呢？这么好看的女人说话也是那么的好听，柔柔的，温温的，不像我们的母亲，说话总是高八度，一说一打鸣。上二哥看起来也还算英俊，就是个头矮小了些，可他有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被他忽悠的姑娘那可数不清啊，秀英嫂就是被这一张嘴从遥远的山西哄到了我们这个边区小县城。

新婚的日子里，上二哥对秀英嫂是甜蜜的温柔的，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秀英嫂的肚子大了一次又一次，有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后，上二哥也因为生意上的不顺，遂染上了赌博、喝酒的恶习，从此秀英嫂也开始了地狱般的日子。在这里，秀英嫂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唯独和她成了忘年交。平常的日子里，秀英嫂基本就长在我家了，帮她缝被子、洗衣服，做各种活计，秀英嫂的公婆对她不是特别欢喜，总觉得她这个远嫁的漂亮的女子一定是有过什么不能为人所道的经历才会选择他们如此平庸的儿子，公婆看她的眼神总是带有猜忌、质疑和瞧不起。只有在她这里，秀英嫂才享受到了如母亲般的温暖。她给秀英嫂讲女人一辈子怎么过，讲怎么伺候男人，讲怎么带孩子，她用各种故事与话语宽慰这个苦命的女子，在她眼里秀英嫂就是她失散很久的女儿一般。

她的生命里原本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一天，家门口来了个和尚，她兴冲冲地给师父送去了布施，师父却送了她一句话，让她痛苦了一辈子。师父说，你命中有二子二女。说完，飘然而去。当时她听了并不以为意，以为这个师父的品行不过如此。就在两个月后，噩耗传来，在乡下插队的大

儿子，才刚满十八岁的大儿子，在回家路上，被一辆大挂车的后挂给挂到了车轱辘下，司机毫不知情地开走了。等到路人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失血过多没有了气。她见到儿子的那一刻一滴眼泪都没有，从头至尾都是一个木头人一样。直到听人说，孩子没结婚还没成人，不能埋，就这么处理了吧。她才哀嚎出一声：“不可以啊……”在她的坚持下，儿子葬在了坟地，却没有竖碑。回了家的日子，她依旧忙忙碌碌，只是脸上没了笑容，别人也不敢过分打扰她。想着忙着也好，过些日子就好了。

大女儿回来了，和丈夫吵了架回来的。自己的心情很不好，更不会去在意她的心情。她从地里刨土豆回来，感觉要虚脱了，就和衣躺在了炕上。大女儿进来了，看着满身土的她躺在她刚换了单子的炕上，立马爆发了，冲她大吼大叫，歇斯底里。她没说话，默默地起来出了门。从街上下来的秀英嫂喊她，她没听见，继续走着，一跛一跛。秀英嫂怕出事，跟在她身后，她一直走了很久，走到了离家很远的一处荒滩，她扑倒在荒滩上，嚎啕大哭。秀英嫂后来说，那是她这辈子听过的最凄惨的哭声。不知道哭了多久，眼泪也哭干了，她又一个人爬起身来，拍净身上的尘土，往回走。秀英嫂依旧跟在后面，没敢上前，或许这个世界上只有秀英嫂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理解她此刻的心情，那些从她肚子里滚落出来的女儿却似陌生人般冷漠。

此后的每个大年三十，她都会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直到家里开始准备年夜饭了，她才从屋里出来。后来的后来，我们

才知道，她是用这样的方式治疗她内心的创伤，她没有一刻忘记她最为乖顺的大儿子。多年后，我找到了一个词来形容她——隐忍。

秀英嫂跑了，跟个山西来的货车司机跑了。上二哥为了面子说是秀英嫂回山西娘家了。可大家都知道，秀英嫂被他打跑了。至于秀英嫂怎么和那个山西的货车司机好上的，所有人都无从知晓。上二哥又喝醉了，喝得脸红脖子粗的他闯入了我们家。她赶紧给上二哥端来了热茶，上二哥一把打翻了，质问她秀英嫂怎么和山西佬勾搭上的，是不是她牵的线？她捡起茶缸，对上二哥的质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道，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平日里怎么对人家女子的你不知道吗？再待在你身边，她只有死路一条。上二哥不知是真醉还是假醒，听完了这话，便摇晃着身子走出了我家门，从此再没有来闹过。但此后我们家又时不时的多了两张嘴，就是秀英嫂的两个儿子，他们常常没有人给饭吃，她就每日里都差我们去把他们喊来，说，多两张嘴就加一勺水，稠了稀了总能混饱肚皮。

4

小丽又哀嚎着来我家求救了。

“奶啊奶啊，快去救我妈啊，我爸要打死她了……”

手里的擀面杖都没有来得及放下，她跛着那双裹脚飞奔出门。小丽的爸爸总是打她的妈妈，不是撒酒疯，是因为她妈生不出儿子。小丽已经是她爸冒着被开除的危险生

下的第三胎，可还是个丫头片子。那第二胎更惨，一生下看是个丫头直接就扔在别人家门口，报了死亡。小丽的妈就为了自己这不争气的肚子天天挨打受气。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小丽家。小丽的爸正用脚踢小丽的妈，小丽妈嘴里骂骂咧咧的：“打，你往死打，自己没用生不出儿子，就会打人！是男人你今天就打死我……”在佩服小丽妈的勇气的同时，我也着实被小丽爸的狠吓着了。

“你给我住手，你个愣头青！”她大喝一声，小丽爸立马停了手，我们站在一边有点想笑，因为想起了小丽爸的外号“愣子”，还真是名副其实。

她拉起了小丽妈，边拉边说，你这嘴不能告个饶吗，非和个愣头青对着干，你得了啥好了？小丽妈这时才放声痛哭起来，姨啊，让他打死我吧，我死了他好再娶一个给他家生儿子传宗接代啊……随着小丽妈的一声一声的痛诉，你仿佛听到的是千百年来女子们的痛诉，在我们县城和乡下有多少这样的好女子因为生不出儿子而饱受折磨，精神的肉体的。

就像家后面的曾爷爷家，他家的院子很大，人口又不多，就把一部分房屋租给了一个跑大车的。跑大车的王哥，个头不高，身子微显单薄，一见人就笑眯眯的，很温和的样子。他家里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就是被超生罚的不行了才从老家出来跑车。他的女儿，依次叫招弟、盼弟和来弟，多么直接而明确的表白。在一次闲聊中，才知道王哥的媳妇也是被“千锤百炼”过的，别看王哥平时温和老实，犯起倔来六亲不认，操起啥砸啥，三个女儿都是在父母亲的

一次次的战斗中慢慢长大。直到第四个孩子终于是个带把的，王哥才一下子没了往日的气焰，恐是这些年王嫂遭受了太多，现在的她是泼辣的，一副雄赳赳的模样，王哥则总是一副笑模样，一直地陪着笑脸，尤其是见到了小儿子，那更是像个老哈巴，三个女儿已经抽开了身条，对父亲也是颐指气使的样子，但是这个时候的王哥似乎什么都很满意了，任你怎么对他，他永远一副乐呵呵的模样。

什么时候小丽妈也能生个儿子呢？

5

二舅的婚事恐怕要告吹了。

在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是媒人打来了电话，二舅在银行处了个女子，要和已经订了婚的舅妈吹。爷爷回来转告了电话内容后，小脚的她二话没说，启程去了二舅工作的地方。

二舅生性是绵软的，像爷爷，面对怒气冲冲的母亲到来，他原本打算为了爱情顽抗到底的心立刻蔫了。这个时刻，这个个头还没有一米五的小脚女人，顶起了舅妈家的一片天，在她的威严下，二舅立刻偃旗息鼓，断了念想，乖乖的定日子准备结婚。

对于后来二舅的生活，在外人眼里或许是美满幸福的，但是性格刚烈性情阴郁的舅妈也让当初做决定的她吃到了千古难题婆媳问题的苦头。她的刚烈和舅妈的阴毒，在一派平和下却酝酿着巨大的风浪。这个风浪，她在的时候并没有爆发，她走后，就如爷爷的话，你走了，这个家就散了……

6

写到这里，这个“她”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她不是别人，她是我母亲的母亲，南方人叫外婆，北方人叫姥姥，而我因为自五十六天起就由她拉扯成人，就像家孙一样，我喊她奶奶。

奶奶走了。

她走的时候，其实是痛苦的，我一直想不通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要离开得如此难？吃一口吐一口，吃什么吐什么，嘴边因为擦啊吐啊，都淹得又红又烂，身体几乎瘦成了一团烂棉絮。就是这样，我从单位回去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睁开眼的第一句话是，让你妈给你弄点饭。我该怎么忍住我的眼泪和难过？天天盼我长大，我长大了，你老了，我有能力了，你却走了……

一直想给你写点什么，一直在心里默默地想。你的一生不过是劳苦大众中最普通的人的一生，没有多大的事，但在我们心里比什么都大。对你的想念，没有文字能表达完整，写下的这些不过是为了安慰我自己。

回忆总是温情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回了一趟我的母校——宁夏大学。说来，从单位到学校开车不过半个小时车程，就是这样，我也很多年没有去过。2018年母校的六十大庆，几个要好的同窗本来商议要回去重温一

下大学时光，后来也因为各自的工作生活而搁浅。一天天的不知道忙什么了。

同行的人开车进入校园的时候，天色微暗，沿着一条宽阔的道路渐渐深入到校园的中心地带。沿途有一个大操场，华丽得有些不像话，干净的草坪，泛着红光的塑胶跑道，各种健身器材五颜六色地静立在操场的周边。操场前有一个小广场，立了一个雕像，一个女子，车过得有些快，没来得及看清楚是哪个真神。车行至一处热闹的地方，我说这个地方似曾相识，朋友笑了，老大，这就是当年上课的主楼啊，这是当年的男生楼4号楼，前面是女生楼1号楼，朋友也是我的学弟，比我小几届。他倒是经常来这里会朋友，很是熟稔的样子。

哦，哦，哦……我一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憨态，看着当年最为高耸的主楼，现在也已经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的架势，威风早已不再。男女生宿舍楼几经修缮，外墙的斑驳，遮不住内里的繁花遍及。朋友说，1号楼改成研究生楼了，里面“豪装”了一下，有了独立的洗漱间。听到“独立”二字的时候，我的心剧烈地抖了一下，多好啊。想起当年刚住校，宿舍经过一个假期的搁置，窗户又是最普通的，西北的风沙大，推开宿舍门，灰尘积了几寸，到处一片狼藉，我和一起来报名的母亲看着这个环境和条件心寒了半截，我的脸色尤其不好看，后来才知道，我住的这个文科楼是宁夏大学建校时的第一栋楼，可以说是见证了学校成长的古董级建筑了。宿舍的灰尘铺天以及它的脏乱，在我和母亲的奋战下，基本窗明几净，其间，有同屋的也来报到，看见我们在尘土飞扬的宿

舍干得满头的汗和灰混成了泥，估计是吓着了，客气地寒暄了几句就说先去报到，一会儿回来帮忙，然后就再无踪影。直到今天的舍友聚会，我还是会“耿耿于怀”地挖苦现在贵为学校副处长的某女子几句，二十年的时光就这么弹指而去，现在怎么嬉笑怒骂，都显着一点亲爱在里面，不这样反而觉得生疏得有些冷。

停下车，往前走，当年最大的食堂还在。我们那时候叫它汉民食堂，宁夏是回族自治区，回族较为集中的聚集地，回族的饮食习惯和汉族有区别，在这里的饭馆部分会标注清真食品，回族同胞就可以放心地食用。饮食的差别并不能代表回族与汉族的差异，只是生活习惯而已，在这里回汉人民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和谐共处。虽说是回族较为集中的地区，但大部分还是汉族，学校也是一样，那时候最大的食堂是汉民食堂，在它的周边有规模不大的清真食堂，我们汉族学生总喜欢把这些小一些的食堂叫做二食堂，食堂小，相对就好管理，也可以有一些灵活政策，比如可以炒小炒。小炒在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是比较奢侈的，那时的学生大多还是拿着不多的生活费，尤其是从山区考来的学生，更加省吃俭用，很多人就靠着每个月国家给的一百多的生活补助就够饭钱了，家里给的钱除了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牙膏、卫生纸等，其余的都买了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班里的来自隆德的巧红，她的床下从大一开始，就在不停地存放书籍，各种各样的，一箱又一箱，而她就是靠每个月的微薄的补贴过日子的学生之一，有一次和她聊天，我说你买那么多书看得完吗？她说，看

不完，我不是买给自己的，毕业了我就回去教书，我要在我教书的学校建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再也不要像我一样没书看，连像样的高考辅导教材都没有，一考就是好几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出来了……对于她的想法，在当时的我听来是颇为震惊的，我从来没有那个意识还有人没书看，参加高考连个辅导资料都没有，那还考哪门子试啊，在我的高中时代，堆积如山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复习材料，很多资料考完了都还是空白的，没有时间去读去看。巧红的话让我相信了世界上有一种人生而卑微，但是他们有着崇高的灵魂。现在的她早就有了自己的图书室，二十年教育一线辛苦，她现在是隆德的名师，路过隆德的同学在路边的通告栏里看了她的照片，那是她荣获隆德名师称号的喜报。对于名师我并不觉得多么激动，但我相信一个从大一就心怀学生的人一定是个好老师。

汉民食堂的饭我大学四年没吃几次，通常我喜欢去二食堂，人少，饭菜也略微可口些。和巧红他们去的几次，让我耿耿于怀至今。第一次是刚开学没多久，大家下了课一起去食堂，那时候我还只知道有个汉民食堂，去了餐厅，第一次面对乌央乌央的吃饭的人群，我有点蒙圈，找了个人最少的去排队，看了看队伍前面的菜，辣子炒鸡，心下窃喜，我的最爱啊。一个长方形一米见方的不锈钢大盘子，青绿的辣椒片铺在下面，上面密密麻麻满满当当的鸡肉，热气把肉的香味一点点带进我的味蕾，能想象到我脸上的幸福感爆棚。终于到我了，师傅问，一份还是半份？当然是一份了，半份哪够吃。一份

四元，是食堂里最贵的菜了。我眼看着师傅的勺子舀起了辣子鸡，神奇的一刻出现了，师傅的手腕不知怎么抖动了一下，咦，勺子里就剩了几块鸡肉，其他的都是辣椒。刚入校门还很腼腆的我，不好意思也不敢和师傅犟，垂头丧气的打了二两米饭去找同学吃饭。后来和学姐们聊天我才知道，这是食堂师傅的拿手绝活，辣子鸡只盛辣子，西红柿炒鸡蛋只盛西红柿，土豆烧牛肉只盛土豆……再后来，我发现了二食堂后就很少去了。

现在食堂二楼周三还办交谊舞会吗？我问朋友。怎么办，现在的学生哪还有跳那老古董的。刚进校门的时候，我们按照惯例，要扫舞盲，就是要教会大家跳交谊舞。我很反感，对于逼迫的强制的事我都是一个愤青的模样，绝不配合。班里的班委是系里定的，班长是一个从吴忠师范保送来的姓马的男生。据说在吴忠师范的时候他就是学生会主席，他的那种唯系领导是从的做派很是让人反感，尤其是我，不知什么原因，从见他的第一眼起就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好印象，大学四年也是别别扭扭地走了过来。要说他有什么大毛病，好像也没有，就是无来由地烦他，烦他那一说话咋咋呼呼的劲。系里要求扫舞盲的时候，他非常活跃，在师范的时候，他已经算是半个舞林高手，唯一的缺陷就是个头不高，没办法自如地带个高些的女生翩翩起舞。全班扫舞盲，唯一没有扫了的就是我。从他通知大家到班里学跳舞、到大食堂参加舞会，我无一例外地缺席了。他让宿舍的女生传话回来，说我再不去就上报给系里，算旷课。在舍友的劝说下，我和她们

一起去了班里，但我就抱着一本书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看书，班里的男生那时候还并不熟，都没有人敢过来邀请我和他们一起。还是这个招人烦的班长颇为不识趣地跑来要教我跳舞，我冷冷地说，脚崴了，动不了。他好像也有点受了打击，低着头去找其他同学。后来工作了，视野开阔了，也见识了一些人，就觉得那时候年轻的自己真的是有些文青的二劲，心下里也觉得有些对他不住。不过，直到今天，我这个欢喜一个人靠眼缘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保持着，我想这大概就是人常说的本性难移吧。

别尽想着食堂了，去看看图书馆吧。朋友提议道。图书馆，大学四年于我而言除了借书，我是很少踏足的，我的自习时间基本上是在宿舍完成，我喜欢宿舍的自由自在，一会儿吃点东西，一会儿喝点水，看累了，床上一横，趴着看躺着看都行。但是我的同学都很喜欢教室和图书馆的自习室，说是有浓郁的学习氛围，而我落得个自在，宿舍基本是我一个人的天下，偶尔有个生病的或者犯懒的正好陪我说说话。图书馆于我们不只是饱读诗书，提升自我的地方，新入学的我们在那里经历了第一次的桃色事件。图书馆的管理员当时有好几位，有一个年龄似乎四十上下，长得也还好看，扎了一个大辫子的女子，她笑起来有点小姑娘的娇羞，可是她的大辫子又是灰白的，让她显得有些苍老。她对入很好，温和有耐心，对我们这些新生照顾有加。班里的一个张同学，男生，个头一米八以上，体型粗壮，他去借书的时候，大辫子管理员总是对他笑眯眯地问东西，每次都不嫌麻烦地满足他的各种借书地

求。有一次，他借了一本书忘了归还，临到放假才发现，他急匆匆地跑去，大辫子管理员还是笑眯眯地给他还了书，当他怯怯地问罚款时，没想到人家说没事，不用了。在宿舍的时候，他已经算过了，怎么也得十好几块啊，都够买一本了。张同学的开心可以想象，他提出下班后请管理员吃个雪糕。其实，单纯的他就想着感谢一下这个好心的管理员，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引发了一颗地雷。

从那以后，大辫子管理员就总是等在他的宿舍门口，要陪他一起去自习。刚开始他还有些木讷，随着次数的频繁起来，他开始害怕紧张了。他央求舍友给他盯个稍，只要大辫子管理员在门口，他就不去教室了。当年的宿舍管理还是严格的，男女生宿舍楼除非亲友来访，异性是不允许到处乱窜的。大辫子管理员除了等在门口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连BP机都没普及的年代更何谈手机呢。这个笑话很快在同学中传开，女生中有一个是宁大子弟的，揭开了谜底。大辫子管理员有个雅号就是“花痴”，每一届新来的男生里她总会追逐这么一两个。大辫子管理员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学习好，考到了外地重点大学，在学校的时候处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出国就和她分手了，她回家以后钻了牛角尖，怎么也想不通出国比感情重要，将自己困在一个牢笼里，自己把自己逼成了精神分裂症。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她的病大夫说可以出院了。学校考虑到她的父母都是学校的老教授，她也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就把她安置在图书馆工作，这个工作对于她可能是最好的归宿吧，除了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她会犯一下“花痴”，其他时候，她都是一

个学识渊博、对人友好的优秀的图书管理员。这么多年过去，不知她有了自己的归宿没有，身病有药，心病难医恐就是这个道理。

面前的图书馆，除了图书馆三个字我还觉得见过，其他的都是面目全非得可怕。就像那句说爱情的遗憾的诗一样，“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看着眼前的这个富丽堂皇的建筑，我只能感叹“君生我已老，我生还无君”。朋友说进去看看吧，我恨恨地扭头就走，就像谁欠了我的钱一样，只这外表就已经让我受了这么大的伤害，进去看了，我怕我的心脏会爆血管。瞅你那小心眼样，朋友在后面发出一阵浪笑。笑吧笑吧，总有一天，你也会体会到我此刻将老未老的心情。

从校门出来，上学时的街景踪影全无，只有学校的小南门还是那么小那么破。而我们的美食天堂——怀远市场，也在环保治理中消失。时光在走，一刻不曾停歇，倏忽间，二十年过去，当年的愤青现在成了一个温和的胖子。从车窗上，回望母校，什么时候能重回你的怀抱，再让我犯一次二？

责任编辑：尹晓燕

南京的厚度（外一篇）

◆郭绍龙

“城门城门有多高，三十六丈高，骑花马，带把刀，走进城门瞧一瞧。”这首南京童谣，说的就是环绕南京城的明城墙。屹立在这座大都市里的城墙，早已不是冷兵器时代抵挡战火的墙，而是多少游人探寻的一道非同寻常的风景。它用沉稳的臂弯圈着城市人沉沉的睡梦，不去触摸它，不会注意到那发黄的青苔经历了多少风雨的冲刷，泛出旧时光的暗黄色以及记忆的厚度。城走国，墙走方，历代中国的城墙都呈“国”字状，这个传统却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这里走成了“自由化”。有道是“得山川之利，空江湖之势”，南京明城墙一举摈弃了方正规矩的古代城墙型制，而大胆地利用丘岗筑城墙，利用江湖为城河，形成了一座极具创新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城墙精品。

在我对城墙的认知中，对城墙的最简捷描绘应该是线条，一根长长的线圈起了一座城市。时光荏苒，战乱频发，让南京这座城市的“线圈”成了一个个线段，当我站在城墙上，把这些线段做意念上的连缀时，我才发现这座城墙已经残缺不全，丢失了

很多。但就是这样，南京的明城墙，虽然残破剥落、千疮百孔，却终究奇迹般地留下了一个大体，成为一座我国保存得最长、最大的古代城池。如果把南京的明城墙比作一本书，这本书已经缺页少章了，那些丢失的情节，我只能在书籍和史料中作哥德巴赫式的猜想了。

在城墙根下行走，人的身影就显得非常渺小，但是，人，又是明城墙的创造者，在人们感叹明城墙的伟岸时，是在称赞人的了不起，这种称赞的指向有些模糊。朱元璋打下天下，筑城墙是为了自己稳坐江山，比他早二千年的秦始皇修长城，何尝不是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历史创造者们留下的，都是那些精英的痕迹，人们记住了秦始皇，却记不住一位城工的名字。记住了朱元璋建造了南京的城墙，但他连一块砖也不曾砌过，历史写下的却是朱元璋的名字。背负着一面老城墙，贴着自己脊背的，永远是那段带血的文字。在时间的长河里，浪淘尽，千古风流都已逝去，唯有那些无言的城墙砖，还在那里诉说着无尽的故事。

一抹夕阳映照着古城墙，这方原本寂寞的天地，将被无边的寂寞所笼罩。不说也罢，城墙、城砖不会说话，却实实在在记录着历史，每块砖都是历史的见证。

南京明城墙全长 33 公里，历时 21 年建成，在当时的规模堪称世界第一，比著名的巴黎古城墙还多 4 公里，保存至今比较完整的有 20 多公里。这座世界上最长的古代城墙还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平面形状

十分奇特，有人说，南京城墙随着地形曲折合围而成，西北窄，东南宽，呈宫扇形。民间则说南京的城墙是宝葫芦形状，各种说法不一，史料也没有明确记载。中国古代都城自汉唐以来，都是方方正正的，唯独朱元璋建造的都城极其不规则。南京的城墙到底依据什么而建的，为什么没用传统的形制，是因为地形地貌的影响，还是蕴含了某种特殊的意义？

根据元末明初道教盛行的情况来看，这可能与道家的“风水理论”有关，如果从东南角的通济门至西北角的钟阜门与凤仪门之间划一条轴线，将京城一分为二，那么南北两段城墙就各自呈现斗型，分别为南斗和北斗，南面从凤仪门到聚宝门的 6 座城门为“南斗六星”，北面从通济门到钟阜门的 7 座城门为“北斗七星”。南京城的布局，南斗的“斗勺”内是居民区和市区，北斗的“斗勺”内设置为皇宫区，显示着皇家的至高无上，这样也解释了朱元璋为什么把他的皇宫建在南京城的东南角上，而不是城市中央，这可能是根据星象而定的，为了体现出他的“皇权神授”的统治地位。

这座城墙不仅形制奇特，而且坚固无比，有“高坚甲于海内”的美誉。

明城墙的外围，还有一圈城墙，称为外郭。南京民谣中有“里十三，外十八”之说，就是说京城有 13 座城门，外郭还有 18 座城门。

已经有了坚固的城墙，朱元璋为什么还要建外郭呢？传说朱元璋造好应天府城之

后，带着他的儿子和亲信大臣登上钟山，俯瞰規制奇特的南京城池和周边形势，几乎所有随从都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唯独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却说，钟山架大炮，炮炮击中紫禁城。意思是说，南京的城池，距离钟山太近，不利于防御，朱棣的这句话，一语道中了南京城墙设计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南京周围山峦起伏，东面钟山，南面雨花台，北面幕府山，这些制高点严重威胁着城池的安全。一旦有敌入侵，占领这几个制高点，南京城就岌岌可危了。

朱元璋听闻此言后大惊失色，他心想：这小家伙的见地不得了，不但这帮文武大臣不如，连我老皇也抵不过他啦！老皇帝感觉到了来自朱棣的压力，一个恶毒的计划正在酝酿。他回身从小太监捧的食盒里，拣了一只又大又红的蜜橘，亲手剥皮撕筋，笑嘻嘻地赐给儿子吃。

小朱棣吃了橘子，高高兴兴地回宫，母亲贡妃问他看城的事，朱棣一五一十地说了，贡妃一听，吓得魂不守舍，说：“棣儿，不好，父皇赐你橘子，是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赐你死呀！你快逃命去吧！”

朱棣不信，贡妃只好把前因后果都说给他听，朱棣也心慌了，跪在亲娘面前直哭。贡妃赶快要了一项轿子，谎说要去城西清冷寺烧香。母子俩匆忙来到三山门西水关一带，贡妃打发轿夫远远等着，对儿子说：“你从这涵洞爬出城，就是江边，你往江北逃吧！”

第二天大早，朱元璋派人来捉朱棣，扑

了个空，气得火冒三丈，把贡妃打入牢房，这牢房就在朝天宫和三山门之间，门窗都是铁打的，还派重兵把守。

朱元璋听说朱棣逃到北京，他为了买个安心，干脆封朱棣为燕王，终身留在北京不许回来。

当然，这只是个民间传说，不过朱元璋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下令在京城外建造更大规模的外郭，包括钟山在内的南京周边一些制高点，全部囊括在外郭内，这样就形成了城郭之中既有密集的居民区，又有高山、湖泊、河流及农田的格局。

关于南京城墙的建造过程，史料记载并不多。它的规划、用材、砌筑，都没有留下任何技术报告。

今天的人们，对朱元璋建造南京城墙的实际过程，几乎一无所知，只能通过历史上的一些蛛丝马迹作一些考察。许多问题仍然是待解之谜，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用糯米汁筑墙的故事。相传，朱元璋在石灰中加入糯米汁作为城墙砖的粘合材料，才使得明代的城墙无比坚固。对于这种传说，正史不载，野史无记，不仅成了代代相传的口碑，而且一些学者也持认同态度。有人试图运用现代手段，进行光谱分析，也难以进行判断。糯米有粘性，据说南宋时期的城门就曾经用石灰浆加糯米粥进行砌筑。南京城墙的建造，是否也采用了糯米汁，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据《明太祖实录》中记载，1366年朱元璋下令大规模兴建南京

城墙，同年，他又颁布了辖区内当年禁种糯米的禁令。目的是堵塞造酒之源，在禁种令颁布的时候，全国尚未统一，对后来占领地以及各地造酒库存的糯米，朱元璋是如何处置的，到底是造城用了，还是给人吃了，我们不得而知。也许，用糯米筑墙的传说，就是由此而来。

在南京明城垣史博物馆内，有一件珍贵的藏品，是一根生长在城墙缝里的扭曲的树根。是拆城墙时被发现，它的几个侧面都印上了城砖上的字，其中一面清晰地看到窑工的名字：“金四”。这是一件大自然的杰作，不知多少年前，一只鸟在城墙上留下的粪便里，有一颗没消化的树种，这颗树种开始发芽，把根扎在城墙缝里，艰难地生长，没有营养，没有水分，甚至没有生存的空间，只在漫长的岁月里把苦难的往事烙印在自己的身上。或许，它正是想用自己身上的印记，去见证那段历史。据统计，南京城墙的砖文，是我国最大的砖文群之一，砖文的字数繁简不一，少则两个字，多则三五十字，记载了墙砖的铸造地点、时间以及造砖人的姓名，有了这些砖文，就确保了墙砖的烧造质量。

从制造地的统计上来看，这些城砖来自33个府、12个州和150个县，可见当时工程之浩大，朝廷要求从政府官员到造砖工匠，都必须在城砖上留下姓名，以便验收。城砖90%以上有铭文，从府、县级官吏到乡村级的甲首再到窑匠和造砖人的姓名都烧在砖上，最多达11级。不合格的城砖追究造砖人的责

任，一次不合格的，要退回重做，再不合格就要被杀头。这种“责任制”虽然严酷，却保证了城墙建造的高质量。

令人惊奇的是，在明城墙的城砖上，还发现了当时明代字典上查不到的简化字，如“刘”、“邓”等，这为研究汉字的简化和异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除此之外，在鸡鸣寺以北的城墙中，发现了一些刻有“洪武元年”字样的城砖。在古代，人们对前朝的年号和皇帝的姓名是避讳的，明代之前是元朝，理应避讳“元”字。朱元璋的名字中也有一个“元”字，更加需要避讳。因此，明洪武时期将“洪武元年”中的“元”字用“原”或“宣”代替。这些“洪武元年”字样的城砖，它们如何能够保留下来呢？这种情况确实很奇怪，人们有多种猜测。有人说可能是百姓对朱元璋不满，所以故意冒犯龙颜。也有可能是造砖人不懂规矩，不小心触犯了朝廷的忌讳。但这是不可能的，朝廷如果出台了避讳政策后，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字词，会有专门人员去涂抹掉，并追究责任。最有可能的是，因为当时刚刚改朝换代，还没有确定“元”字的替代字，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砖文。当然这些说法都是史学猜测。这些刻满了文字的城砖，书写着南京城墙的历史，经历600年风风雨雨保留至今，它不仅仅为城墙增加了额外的文化价值，也平添了别样的美。

古代城墙的主要作用是防御。当然，防水系统也作为重中之重。明城墙的防、排水系统科学实用，功能包括城垣自身防、排水

和对城区的防、排水两部分。城墙填层上部，采用桐油、石灰、黄土拌合的灰浆封顶夯实，厚约1-2米，在其上面和沿墙体两侧直至墙根用灰浆砌筑5-10余层城砖，还设置了毛竹做的排水管，同时在墙体上预留了排水缝隙；墙体顶面设置了排水槽，这样一来，不管雨多大，雨水都能及时排出。

2016年7月1日，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南京明城墙的排水系统，不仅经受住暴雨的考验，而且令现代建筑师们汗颜。瓢泼大雨渗入历史悠久的明城墙墙体内，经由其排水系统喷吐而出，形成了独特的“龙吐水”景观，且不会损坏城墙结构。一股股清澈的水柱从错落有致的墙眼中喷出，形成一道道晶莹的弧形，异常美丽，吸引了众多摄影家前往拍摄。一名的士司机干脆将车停在城墙下，让飞泻的龙吐水来洗车，可谓物尽其用。

城墙13座城门的守卫也非常严格，城门早晨开启，晚上关闭，从不例外。据说，有一次，朱元璋得知一个叫唐之淳的人颇有文采，于是连夜召其进京，唐之淳一行紧赶慢赶，到了中华门外，城门已经关闭了，守门人对他们说：“有旨，令发布裹从屋上递人。”城门一旦关闭，即使是皇上召见，也不能开启，只能将人用布裹住，吊进城去，这也算当时的一个奇观了。

在明城墙上远眺，最显眼的是鸡鸣寺和玄武湖。鸡鸣寺，位于鸡笼山东麓，是南京最古老的梵刹之一。它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梁武帝于南朝梁大通元年（公

元527年）在此兴建同泰寺，始为佛教圣地，名列“南朝四百八十寺”首刹，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重建寺院并命名“鸡鸣寺”。玄武湖，方圆五里，已有1500多年历史，六朝为皇家园林，明朝为皇家禁地。如今它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当代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江南三大名湖之一、江南最大的城内公园。春秋两季，水面一片碧绿，粉红色荷花掩映其中，满湖飘溢清香，景色迷人。漫步在明城墙上，举目远眺，鸡鸣寺楼台烟雨，玄武湖烟波浩渺。

给城市加上一道墙，在古代意义重大，特别是抵御外敌，可在今天，城墙变成了一种阻碍，但社会的加速发展已不是用一堵墙所能阻隔的。而我们的内心呢，恐怕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也会有一道墙，或者是一座城堡，那是一种向内的力量，是封闭的，不容外人窥视。而我们表露在外的，可能就是墙外面的世界了。

绝世中华门

中华门是南京古城门中最壮观的一道。在巨大的城垣门洞下静观，厚重的拱券和瓮城上空照射的光影层层叠叠，形成了极强的明暗对比和优美的空间韵律，斑驳的石墙上到处可见当年南京保卫战炮火留下的痕迹，镌有“中华门”三个鎏金大字的石碑依旧高

悬在南大门的上方，向所有来到它面前的人们无声地宣示那场民族保卫战难以描述的惨烈和悲壮。

城门洞深远，走在门洞里的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古老的明城墙斑驳了往事，让我忍不住要去触摸一下，一瞬间，一股清凉袭来，仿佛来自大明帝国的问候，以为时光会在这里回过身来，真的让我看到过往。可是，再晃一晃脑袋赶走这种浪漫，才发现自己的手掌放上去，显得太过稚嫩，经不起这沧海桑田。横看竖看，几百年前的城砖各就其位，那凸出或凹进的铭文，诉说着各自的身世，是否会令现代流水线无穷复制的砖石生出妒羡？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气魄的一个朝代，明代修建的武当山上的金殿、明长城都堪称世界之最。我面前这座中华门，不仅是南京古城墙13个城门中规模最大的城堡式城门，而且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古城堡。

中华门原为“聚宝门”，仅仅这个名字都充满了传奇色彩。据说明初建筑南京城聚宝门时，砌起即塌，屡次修筑不成。有人向朱元璋献计，借用苏州富豪沈万三的“聚宝盆”，填在城坍处，城门才顺利建成，因而把此门称作“聚宝门”。沈万三出资修建了明城墙的三分之一，可谓功劳很大，可皇帝也无信啊，当时借聚宝盆时答应人家五更就还，可借了后不想还，怎么办呢？有大臣建议让更夫只敲四更，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五更天了。1931年因修建中华路，聚宝门被更

名为“中华门”，门上的三个字，是蒋中正先生的手书。

朱元璋之所以要在此修建最坚固的城门，是因为这里是军事要塞。南京东有钟山、西有石头山、北有长江天堑，唯有正南面是一片开阔地，中华门成为重点防守的关卡，地势极为险要。

这是一道气势磅礴的城门，城堡南北长129米，宽118米，占地16512平方米。由一座主城门、三道瓮城、两条马道、27个藏兵洞组成，可藏兵3000人，高大的内城墙将城堡内三座瓮城相连，形成“目”字型封闭格局。城堡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条登城的马道，是战时运送军需物资登城的快道。

我走进城堡内，发现这瓮城真是太奇妙了。瓮是一种装东西的容器，口小肚大，城堡就是模仿瓮的功能建造的。当发生战争时，一旦敌军攻破城门，拥入城内，守城的士兵就放下瓮城城门的千斤闸，迅速降落的千斤闸切断敌人退路，将敌军困在瓮城之中，然后藏兵洞中伏兵四出，从马道迅速登上城墙，守兵可以居高四面向下攻击，或万箭齐放，或礮石滚木齐下，令进入瓮城之中的敌人无处逃生，歼敌于封死的瓮城中，恰如“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如果第一道瓮城不慎失守，后面还有第二道、第三道瓮城，终将攻入城门的敌军全部消灭。

城堡中的每道瓮城都是一门一闸。门为双扇铁皮包裹的木质大门，非常的坚固。城门的门洞内设有可以上下启动的千斤闸，现在闸虽然不存，但通过门洞两侧的闸槽可以

想象到当年千斤闸的规模，门洞两侧从底到顶宽 20 厘米的石槽似乎还回响着当年千斤闸降下的哗哗声。我一直想不通，那么沉重的闸用人工是怎么升降的。这时刚好有一个旅游团过来，听导游的讲解才弄明白。原来，每道瓮城上正中都设有绞关车楼，楼内有升降千斤闸的绞盘车，利用绞盘车可以轻松地控制闸的升降，可惜的是，现在升降千斤闸的绞盘车与绞关车楼均已毁，在第一道城门的中层，正中间的藏兵洞洞底，还保存着一对千斤闸绞关石柱，从那里可以窥知千斤闸的机关原理。

为了体现城堡最大的功能，城堡的设计几乎无懈可击。对外的第一道城门分上、中、下三层，上层原建有庑殿式重檐筒瓦顶的箭楼，可惜毁于 1937 年侵华日军的炮火，现尚存台基残迹；中层为砖石结构，朝内一排 7 个藏兵洞，现在洞内设有茶室，经营旅游纪念品；下层中间为瓮城甬道，两侧各有 3 个藏兵洞。二至四道城门为二层结构，上面有木质城楼，下层为砖石结构。

修建中华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据说前后历时 21 年，也不知有多少民工为这座城堡献出了生命。城堡采用 1000 多公斤重的大块条石作为城门的基础，大块的城墙砖砌筑，粘合剂采用糯米汁、石灰、桐油拌合后砌成，非常坚固。城砖每块长约 40-50 厘米，宽 20 厘米，厚 10 厘米，每块重量约 15-20 公斤。条石和城砖的个体之大，也是空前绝后的。

这座当今世界第一大瓮城，不论在军事、历史、文化、城建史上，都占有重要的

地位。它的坚固，它的精妙，让我由衷地向那些建设者致敬。1853 年太平天国洪秀全率太平天国起义军和清军的一次次激战、1911 年辛亥革命时期江浙联军司令徐绍桢指挥部队与张勋的清军殊死搏斗、最惊心动魄的是抗日战争中的南京保卫战，国民党将领唐生智率领守军 84 师顶住了日军 30 多次进攻，与日军展开肉搏战，谱写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之歌。经历了那么多战争，城堡还保存完好，显示了这一古建筑的坚不可摧。

站在城堡上，看着静静流淌的秦淮河，河上的长干桥上车水马龙，而瓮城内却很安静，长长的藤蔓遮盖了城墙，似乎要遮住那些血雨腥风的岁月。古老的城堡，已经失去了它抵御外敌的功能，但它的存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气魄。

责任编辑：尹晓燕

丽江的雪及其他（外一篇）

◆杨学韬

生长在滇西海拔较低的三川坝子里，与雪相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小到大，与雪的几次相逢都在故乡之外，而且，非常之巧的是，每次与雪相逢都是吉日良辰。

第一次与雪相逢是在丽江，美丽的丽江是雪的故乡。那次下雪，从元宵节开始，一直下了三天三夜方有个了结。铺天盖地的雪把个丽江坝子装点成童话世界，苍茫雪原，与千山万岭连成一片，与巍峨的玉龙雪山融为一体。大雪把道路封住了，把千家万户的门封住了，原野没有车辆行驶，山庄没有人影出没，“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偶尔，有一个披蓑戴笠的纳西农妇，突然出现在雪原之中，竟有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无穷韵味。

我那些远在故乡的函大同学要来丽江教育学院参加函大期末考试，丽江师范的考试结束，我便搬来丽江教育学院，洒扫庭除，等待老同学前来相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和几个老同学从来没有见过下雪，不禁兴冲冲地跑出宿舍，冒着雪花冲到足球场上，把地上渐渐堆积起来的雪，捧起一大捧抛向空中，

任她悠悠飘下，沐遍全身。此刻，那些在静谧中的柳枝、翠柏和不远处古老、苍劲而茂密的栗树林，全都静静的，尽情地吮吸着上苍赐予的甜美乳汁。这奇妙迷离的雪花，让我品尝了初春的玉液琼浆，顿觉心胸开阔，迸发出勃勃的青春活力。我想放声高歌，又想低吟几句。雪花渐渐稀疏，苍穹被雪光映照，发出灿烂光辉，好像世界顿时大了许多。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傍晚，抑制不住激情，我三步并作两步，咚、咚、咚地登上教学大楼的顶层。我放目纵观：啊，那绿水依依、鳞次栉比的丽江古城，全都披上了银甲，散落在丽江坝子各处的灯火，像颗颗荧光闪烁的明珠，莽莽雪原和万古长存的玉龙雪山融为一体，仿佛玉龙雪山就是丽江这条巨龙之首，她直飞九霄云天，笑傲苍穹。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抒写了无数江南水乡的秀丽辞章，留下了多少描绘北国风光的华章。此刻，我的目光仿佛穿透了远山的轻云薄雾，看到了蜿蜒曲折，起伏于云天关隘之间的万里长城；看到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茫茫昆仑，看到了大海上风云变幻、波涛汹涌的奇伟而壮观的景象……

这一切仿佛预示丽江灿烂辉煌的未来！

在丽江师范系列中，有中师、幼师、美师、体师，而我们是民师。由于我同时兼读云师大函大，同学们就叫我“杨大学”。起初是华坪的几个女生叫，也数她们叫得最甜。

丽江师范一年一度的元旦运动会和元旦

登山运动也在这个多雪的季节举行。

我们登的是象山的北坡。背阴的灌木丛中，还残留着一大窝、一大窝洁白的雪。我们家乡把女儿说成是生了个“锅边旋”；儿子叫“漫山跑”。我从小上山砍柴、放牛、拣菌子长大，是地道的“漫山跑”。登山、长跑是我的强项。我很老实，当我听到哨音起步时，那些躲在灌木丛中偷跑的同学，早已跑到了我的前面，我迅速杀入中路，绕开曲折的山路，径直地窜进灌木丛，甩掉追兵，直逼前锋。过了半山腰，就进入拼耐力、拼实力的决胜阶段了，我放慢几步，进行深呼吸，把丹田之气运往腿部，甩掉几个强手。在看见了山顶高标和红旗的刹那，又有一股新生力量加入体内，我冲到标杆下，领到一张裁判员发给的字条。一看，仅得了第五名。

班主任李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把元旦运动会拿高分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前几天的田径运动会上，我曾向班主任承诺，一定要拿下万米长跑冠军和登山的前三名。万米赛场上，我一路破关斩将，挑战自我生理极限，最终，打败了体师班甲班的体育尖子，不但夺得了冠军，而且还打破了学校的万米长跑记录。成绩为40分19秒。我自以为，凭我的实力，登山第一名，非我莫属，可终归是事与愿违。

我班的同学也已陆续到达山顶。

“杨大学，杨大学！”几个华坪女生呼叫着向我走过来，送给我一瓶饮料和一袋糕点，问我拿到第一没有。谈笑间，雷同学悄悄绕到我身后，趁我不提防，一手提起我的T恤领，一手往我脊背里塞了一团冰凉的东



优化人居环境 建设生态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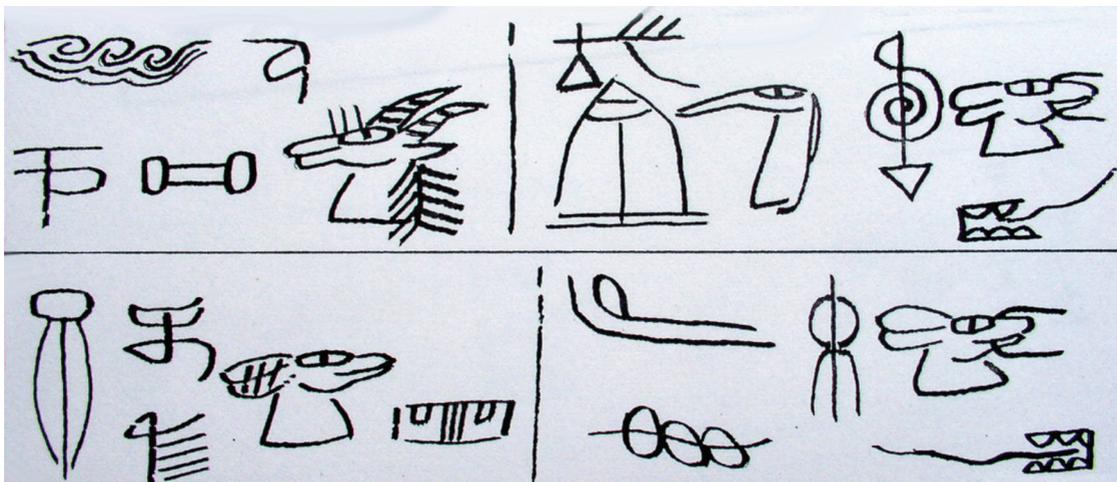
《在希望的田野上》

丽江拉皮古 摄影 / 张庆华



和品正

和品正，纳西族，1955年生于云南丽江古城。供职于云南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参与大型古籍整理工程《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散文集《异域之神的乐土》，大型画册《纳西族与东巴文化》，竹笔书法集《纳西东巴经典名句欣赏》《东巴常用字典》《和品正东巴书法艺术》，图文并茂的《云南东巴艺术》等著作。研究之余从事东巴文字画的创作，作品曾到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地展览并被国内外收藏家收藏。2004年受华盛顿大学和惠特曼大学的联合邀请，前往美国进行作品展示及学术研讨。08年受邀到英国巡展并到北安普顿大学作学术交流。曾先后5次参加韩国“世界文字书艺大赛”及学术研讨，被聘为“世界文字书艺研究会名誉会长”，并组织丽江书法界参加世界文字书艺大赛，有近50人次入选，30人次获奖。



木欣荣木雕作品



木欣荣，纳西族，1970年生于丽江石鼓，木雕及装置艺术家。作品古朴粗犷，天真豁达，充满了生命图腾的灵性。2013年受邀参加第23届匈牙利光影国际电影音乐节，在艺术节现场创作，作品被组委会收藏。2015年受邀参加加拿大Sentier Art3艺术节，在魁北克进行驻地创作及文化交流，作品《经文流淌的红树》被当地媒体喻为“木语者”。



《经文流淌的红树》



《我不是机器人》



《生生不息》

西。

“哦！往死里整啊！”我禁不住惊叫一声。

原来，她早有预谋，把准备好的一个雪球隐藏在身后。我一激灵，那挤碎的雪团凉透身心。当我醒悟过来，挥舞着饮料瓶，要去捉拿她的时候，她早已钻进了人群。

我们站立在象山顶上，一览众山小，只有玉龙雪山，洁白晶莹，鹤立鸡群，高耸云天。大地上的雪早已退去，而玉龙雪山的皑皑白雪万古不化，在那距离北回归线最近的地方，像一个洁白的幽灵永远矗立于滇西北高原的群峰之上，永远铭刻在古往今来游人的心中。

我们为了打发寂寞、放松一下，星期天是很难留在学校的。又是一个星期天，华坪的几个同学，事先买好一大堆菜肴、糕点、饮料之类，便来邀永胜的我和林、敏等与她们一起去郊游、野餐。我们骑自行车，我带芬，林带菊，敏带蓉。再加上些锅碗瓢盆，便一路春风，奔向普济寺。芬搂着我的腰说，今晚教育学院举行舞会，我带来几个音乐带子和录音机，扫扫你的舞盲，改变一下你这个书呆子的观念。

芬是美人胚子，有艺术天赋，翩翩起舞姿让人眼花缭乱，从慢三步开始，到八步、十六步，先是示范，后来，又搂着我的腰教我舞。第一次跟女孩跳舞，自然别扭。我这个从不越舞池一步的乡巴佬，扭了一上午也没学到一点皮毛。再令人陶醉的舞会也只好慕而却步。芬十分恼我，多半认为我是一只呆头鹅，不解舞情。我至今深恨自己缺少舞蹈细胞，辜负了多少青春韶华。

归来的路上，少不了照几张疯疯傻傻的照片。就是考试临近的日子，我们也不放过星期天的郊游。晚上，则到教育学院的大厅里去看刚上映而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

有时，也邀林、敏同去黑白水林业局我姨父那儿打秋风。

大炼钢铁铜那年，姨父在县机械厂当工人。七十年代，林业局纷纷成立，姨父就是在这时候，转到了黑白水林业局当钳工的。姨父的钳工技术十分了得，他制作的“剪刀”型抓钩，可以和日本进口的抓钩相媲美。木料一旦被它卡住，轻轻地一抓就抓起来。姨父因此获得林业部的科技发明奖。我们到丽江师范读书的时候，姨父已改行去守油库。姨父守油库，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们买了煤油炉等炊具，在学校开了小灶，许多民师班学生用的都是煤炉，烧的是煤球或是劈柴，惟独我们使用的是煤油炉，每星期不炖火腿就炖排骨，想吃新鲜蔬菜，只要到校外清溪村人家的菜地里去买，摘来的菜，就在清溪边洗干净，回来时锅里的汤已烧好，顺便把菜拧做几截下锅烹煮。菜肴格外鲜美。仿佛我们不是来读书，而是来享受生活，我们成了学生贵族。

消逝的老大门

梁官街赫赫有名的老大门消逝了！

梁官北街第一条向西延伸的巷道，像一把旧时的铜钥匙，先是笔直的通往巷子的里

头，往里走仿佛到了巷子尽头，突然右弯左拐，又转出一口老井和几户人家，我家就坐落在这把钥匙弯的左拐处。梁官街唯一有名的巷叫黄家巷口。我们家的这条巷虽然古老，却从来没有名字。这条巷和许多巷子一样都有一座总大门，这道门就叫“老大门”。老大门里起初有五座院落，其中三座是四合院，两座是三进式院落。五座院落就形成了一座堡垒，老大门就锁住了这座堡垒。巷里居住的都是何氏家族人家，我家的子孙流的虽是何家的血脉，却因父亲到杨家立嗣，随祖父姓杨。我们家的老宅不过百年的历史，而这座老大门却要早出许多年代。当年的老大门雕梁画柱，门枋厚重，门槛高有尺许。门枢和门槛安装在两条红色的花岗石石臼与榫口中。门廊高耸，共有三级台阶，一、二级台阶是青石板，最后一级台阶则是由红色花岗岩石条构成。当年何家的马帮就是从这高门大户中进进出出的。

从前，老大门的作用不仅仅用来防盗防匪、防野狼夜间偷袭，水位低于一米的洪水也可挡在大门之外，同时也表现出大门里人家的气派和庄严。逢年过节或是有人家婚嫁，大红喜字楹联往大门两边一贴，更添一番喜庆气氛。白天几个老太太领着她们的孙儿孙女们，坐在大门口的石廊上拉三纲、讲五常，傍晚石廊则是青年男女、婆姨老少纳凉、聊天、唱山歌调子、讲故事的处所。上世纪60年代，“破四旧”时，梁嘴上雕的龙凤被人斧琢，梁上石青彩绘的山水人物麒麟异兽，也被人用石灰浆涂抹。两扇大门在我记事起就已不知去向。昔日曾经庄严辉煌的老大门，一时间破旧不堪。其后，大门两侧

的墙壁上就出现了两条醒目的毛主席语录，白灰的墙，红漆写的字。在那“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时代，老大门也成了“红海洋”的一部分。1982年秋后，家乡实行联产责任制，土地包产到户。生产队时，粪肥、粮草都是社员凭两肩挑出挑进。现在家家户户有了手推车，老大门高高的台阶和门槛，却成了车辆出进的障碍。

1983年寒假，老大门里人家趁农闲忙着运输沙子、公分石，买石灰，筑院子的地平，以便用做收打蚕豆、晾晒谷物的晒场。材料运到大门外再挑回家，或者在台阶与门槛两边填许多砂土筑成高坡，车子虽然可以暂时出进，可是，事后又要清除填路的砂土，十分费力费工。起先动工筑场的人家吃尽了苦头，后来有几家想要动工筑场的，商量要拆除老大门的台阶、锯掉门槛，可谁也不愿出头露面得罪人。

仔细想来，要锯掉门槛的确涌上心头许多滋味。老大门是大门内十几户人家家声和文明的标志。近些年来，大门里人人丁兴旺，儿孙们上过大学的不下二十几人，在大专院校任教的六人，其中攻读研究生的就有三人。何康林出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赞。我们家两个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和我七个人都是大专学历。不说老一辈费尽心思盖了大门，造福于后代子孙。就说自己从小长大，在这大门下纳凉、避雨，在台阶上坐卧玩耍；在石板上刻各种棋盘，和小伙伴下棋；在门前门后，丢铜钱窝，打链排，格鞋牌，跳龙门，跳观音，斗陀螺，听山歌，听故事……成长过程中的桩桩件件都无不与之相联系。

要是何老太公还在，这门槛是断然不敢锯的，记得小时候我的玩伴无意间说了句脏话，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来的何老太公颤巍巍怒目圆睁，抽出插在身后的那枝长数尺的金竹烟杆，猛然敲在了他的脑门上，登时起了个包，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打。哪家的父母也不敢出来护自家的犊子。

这回没的商量，这件事必须是先斩后奏。何况何老太公早已不在人世。1月31日下午，我趁血气之勇，找了一把锯子，把百年的老大门的门槛给锯了。锯门槛的时候，一个叔伯兄弟看着我锯，叫他帮忙，他说，还是你锯算了，我不敢跟你锯，怕有人找我的麻烦。我知道他家庭成分不好，他刚从阶级斗争的阴影中走出来，老大门门槛他确实是不敢锯的。晚饭后，我决定去瓦窑上要些瓦片来，准备筑我家的院坝地坪时用。

刚出门，老远就听孟廷叔怒气冲天在质问：哪个吃了老虎豹子胆的竟敢锯了老大门的门槛？把他叫出来。

旭明叔说，是海清锯的。

你把他叫出来，我问他。

还在老远，孟廷叔就恶狠狠地怒喝。我装作毫不在乎地来到大门前。大门前已聚满了人。谁叫你来锯门槛的？他气呼呼地问，你有什么权利，你姓何，还是姓杨？这是何氏家族的老大门，要锯也用不着你来锯。你同谁商量的？你说锯得对不对？

锯得对不对，请大家评。我说，达廷叔你们兄弟俩和何爷爷，你们这几位长辈都反对锯门槛，同谁商量呢？一商量就锯不成。

荷玉姐和其他几个年轻人都站出来支持我，荷玉姐家也正准备筑院坝，巴不得有人

锯了门槛拆了大门台阶。孟廷叔见众人都支持我，便要我请出十几户人家的代表来评理。又推又揉，说要找我母亲说理。在众人的劝解下，我走开去了瓦窑。不料他还气有不平，他召集了达廷叔、何爷爷和其他十几户人家的家长等候在我家老宅的堂屋里准备向我发难。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家里早已吵作一团，见我进门，孟廷叔连板凳也不坐了，呼地站了起来，想给我个下马威。照样对我来了一通指手画脚的训斥。

孟廷叔，其爷和各位长辈，对不起，今天下午，我没有跟你们商量就锯了门槛，我错了。等他消了气，我说，其实锯了老大门的门槛，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我家祖辈生活在老大门里，我的衣胞也和老大门血水相连。其爷，你曾经是区党委书记，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你说说，这老大门里人家除了孟廷叔一家都是吃皇粮的外，包括你们家哪家不是盘田种地的，大门不加改造，已经严重影响大家的生产生活。都分田到户了，转眼又是春耕夏收的季节，家家准备筑院坝，运秧田肥，夏粮入库缴公粮卖余粮。我们家也还有4亩多田地。我在外读书，也是趁寒假回来做这些事。门槛也锯了，再无装上的必要了，也趁大家都在，还是商量一下如何改造吧。

大门多年失修，房顶上荒草丛生，破旧不堪，需要翻修。有人立刻把话题转移到如何改造大门上来。孟廷叔见众人一词，就立即逼问，海清，你打算怎么改造？

椽子该换的要换，瓦也要添，台阶拆除后，除了安装几块大石板在大门两边供人们休闲时坐坐，其余的都铺成弹石路面。我带

头捐两元钱，在坐的各位愿意捐钱、捐物、出力的随便。

接着就有十多家各自捐了一元钱。其爷站起身想走，兰眼尖，叫了一声：其爷，你一个堂堂的党委书记，论退休工资比谁都高，你也捐上一元钱吧。

乖猴，管闲事，又少了爷一斤酒钱！其爷骂一声，十分不情愿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元钱，摔在我手中扬长而去。

几年前，我们一家举家迁往省城居住。重修大门到现在，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了，当我再次回到老家时，家乡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许多人家的大门都是砖混结构，盖以琉璃瓦，贴以“福、禄、寿、喜”之类的风俗瓷砖画，铁大门一开，卡车或各种农用车辆开出开进，畅通无阻；许多巷道都已筑成水泥路面。而老大门里巷子依旧是土路，雨水天泥泞路滑，冬、春两季则灰尘四起。老大门是梁官街上的第一巷，却与梁官街整洁的街道极不协调。我曾多次出面与大家商谈集资筑水泥巷道的事，都由于人心不齐而作罢。至今，老大门依旧是二十几年前改造过的样子，经过二十余年的风风雨雨，甚至变得更加衰败与苍老，变得越来越灰，除了手推车、摩托车能够出入外，一般的农用车辆就难以通行。大门之上的瓦壕沟里，有几棵衰草在寒风料峭中瑟瑟颤抖。老大门真的老了！何老太公早已作古，其爷、达廷叔、孟廷叔兄弟也相继离世，再也听不到他们呵护晚辈们的声音了。他们为了维护老大门的尊严，为了守护何氏家族的利益挺身而出的无畏精神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原来住着的十几户人家，十有六七都搬去新村或因其他原因

迁往城市居住了。

2013年，母亲在老宅溘然仙逝，享年91岁。老宅拍卖了。从祖父那一代到我们的子孙，五世居住过的老宅就这样成为了异族的居所。那是我的衣胞之地啊，多少无奈，多少记忆，多少坎坷与磨难，多少眼泪和辛酸，多少汗水与沧桑，祖宗的根永远留在了深深的小巷。人世沧桑，心里不免生出些悲凉与感伤。

2014年8月，我因出差，再次回到久别的故乡，老大门两边的人家修建了洋楼，老大门也早已坍塌并被拆除，只有两个做门白的红色花岗石还遗弃在原大门的旁边，原来大门两边人家的土墙也变成了高有丈许的砖墙，至此，老大门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责任编辑：尹晓燕

飘香在茶马古道上的美味

◆李松祥

丽江市永胜县的三川坝，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自然成为经过丽江进入藏区的茶马古道上的的一部分。古老的盟川河接纳着来自翠湖、汇川、济川、清川的长流水，像一条舞动的巨龙，从坝子的东南边蜿蜒到西北角，滋养着这一方人杰地灵的九湾十八官。

茶马古道或沿河而行，或穿村而过，河上的一座座风雨桥连接着两岸的炊烟。这条古道在一个叫杨伍的地方，经过河上的杨百户大桥向西而行，穿过一个叫河西的村子，经清河上山，穿越大山和大江到达更远的地方。

河西因在盟川河下游段的西边而得名，更因茶马古道经过而有名。村子西边有绵绵青山，南有遥泉河，北有清水河，水源丰富，光照充足，五谷丰登，祥和安康。

三川多美味，其中就有远近闻名的河西豌豆凉粉皮。凉粉皮在全国各地都有，一般的豌豆凉粉也不难做，唯有豌豆凉粉皮则为三川所独有。又因水质的原因和做法的讲究，尤以河西的最好。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家族的一个堂姐嫁到了河西，去送亲时，在她们村的空田里看到了许多晾晒着的凉粉皮（名字是母亲告诉我的）。后来才知道河西堂姐家祖上都是做凉粉皮的，从那时起，我家也能经常吃到她家的凉粉皮，还知道她嫁的那个村子几乎家家都做。再后来堂姐从公婆手上接过了这门手艺，并一直做到了今天。堂姐也曾告诉我们用娘家人制作的方法，但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堂姐做的好看，更没有堂姐做的好吃。也因为堂姐的关系，从小的耳濡目染，我对豌豆凉粉皮的制作过程已非常熟悉。

最早制作豌豆凉粉皮，整个过程都是纯手工，既是个细致活、耐心活，也是个工夫活、体力活。先要择取上好的豌豆，清水淘洗、浸泡、去皮，再放到石磨上磨。泡好的豌豆从磨口加入，随着磨的转动，乳黄色的豆浆就从磨缝里流出，散发出略带豆腥味的清香。堂姐坐在磨板凳上，右手看似很轻松地拉着磨把转动，左手熟练地用勺子加豆，丝毫不影响磨的转动。这哪里是在干苦活，分明就是在舞蹈。都说劳动创造了美，劳动本身就很美啊！记得有次为了减轻堂姐磨豌豆的负担，我自告奋勇地帮她加豌豆，可我怎么也跟不上她推磨的节奏，好多次她都要停下来等我，不然就会和她撞车，把豌豆撒得到处都是，纯粹是给她添乱帮倒忙。

现在，古老的石磨已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成了收藏者青睐的文物，磨豌豆已经改用电动小钢磨了。当然，磨豌豆面绝不像磨一般的豆面包谷面，筛子孔要细，要磨三道，第一道分瓣脱皮去芽，第二道打碎，第

三道磨粉，这样磨出来的面就比较精细纯净了。

其实即使到了科技比较发达的今天，以堂姐为代表的大部分河西人家制作豌豆凉粉皮，除磨面外，之后的工序都还是手工的。

接下来是滤粉。为保证凉粉的细腻，过滤的工序必不可少。以前石磨上磨出的豆浆可以直接过滤，干豌豆磨出的粉则要先加水调匀稀释成浆再过滤。两根长约一米、横切面两寸乘一寸见方的光滑的木料，交叉成十字，中间重心部分用螺栓固定，上面用一根绳子连接到屋梁，下面一块纱布（其密度、层数根据需要而定）的四角分别用细绳拴在木架上，自然形成一个布兜。将磨出或者调好的豆浆舀入纱布内，轻轻摇动木架，上面的是可用来做调味品或饲料的豆渣，滤下的便是可用的粉水。粉水不能随意搅动，需要沉淀两个小时左右，让水和粉上下分层，方便下一步利用。

大锅，大灶，灶堂里欢腾的柴火，铁锅里翻腾的粉水，宣告凉粉由生到熟的过程正式开始。先把上面的浆水轻轻舀到锅里，用木棒搅动，加热煮沸后，再加入沉淀在下面的粉（不能先加入，否则容易叮锅变糊），掌握好火力，使劲搅动，使之充分溶解煮熟，把握好浓度，太稀则凉粉太嫩，冷却后不易成型，拿不起来，太稠则凉粉太老，成型后开裂起皱没有韧性不易切分。将煮熟的凉粉浆舀入特制的模具里，再放到盛有清水的水缸里冷却，到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切分了。有人在买凉粉皮时，看到黄黄的颜色，常问主人有没有加颜料，其实，河西人的凉粉皮根本不需要加入任何颜料，他们用的是

自家水井里的酸性水，晒出来的凉粉皮自然黄亮。

制作凉粉皮必须选择一个晴朗的日子，晾晒在一个干净的地方，最好是周围种着蚕豆、小麦的空地里，这样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灰尘的污染，也能接受最充足的阳光。将一块方方正正的凉粉变成若干张薄薄的凉粉皮靠的绝对是真功夫，而依靠的仅仅是一个极不起眼的专用工具——“凉粉弓弓”。凉粉弓弓形似一张拉成半圆的弓，圆弧一方有一根把，弦径部分是一根直径六毫米左右的钢筋（过去是圆滑的木棍），离钢筋约一毫米的两边各绷着一根细细的钢丝（钢丝与钢筋的距离决定凉粉皮的厚度），切分凉粉的动作我们家叫“勒凉粉皮”，勒的时候将凉粉弓弓从凉粉的一头勒进去平均用力往前推，将切分出的这一薄层凉粉移到晾晒的地方再勒下一张，如此反复进行。以前的凉粉皮比较窄，可以直接用手将勒出的凉粉皮取走，现在的比以前的宽多了，两只手掌根本托不住，必须依靠外物，现在常用的方法是粘裹在一张塑料布上平稳地移到晾晒的地方。

晾晒凉粉皮的物件普通而又特别，一个斜面的支架，两根竹竿，上面铺一张竹篱，竹篱上铺着一层厚厚的麦秆。麦秆必须粗细合适，长短齐整，将叶片修理干净，平铺并固定在竹篱上，这样晾晒时粘得住，晾干后易剥离，可以反复使用。

冬天昼长夜短，但河西村的光照时间相对要长一些。尽管如此，像堂姐一样勤劳的河西村人还是见亮就起床做准备工作了。当金色的阳光洒满田野，铺满凉粉皮的架子就相继被放到了田间空地上，先朝东，再朝

南，最后向西，跟着太阳转，以接收最充足的阳光。凉粉皮在麦秆上逐渐由白变黄，发出“特特特特”的声音，从边沿开始收缩、卷曲，就像一朵朵花。凉粉皮晾晒到七八成干就要收了，一是平整，二是不容易破碎，收回去整齐地码着，吹吹风就干透了。所以太阳一偏西，主人大半个下午就围着架子转，不慌不忙收着凉粉皮，怡然自乐。

豌豆凉粉皮吃法简单而又味美可口。想当年，我们的赶马大哥路过河西村，会停下来，围坐在某一家的火塘边，煮一罐油茶，在火炭上烤或在油锅里炸几张豌豆凉粉皮，咬得脆响，喝二两小酒，讲讲路途上的见闻，实在安逸。到了三四月份，把捏碎的豌豆凉粉皮放在油锅里翻几个身，沏上一瓢龙井水，剥上几把青蚕豆瓣，再加一把干酸菜一起煮，配上一碗蒸熟的三川辣参，保证把一大镬锅饭吃个底朝天。有些赶马大哥吃上了瘾，就买一些带到路上吃，这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好吃实惠。有的则是多买一些卖到外地去，顺便赚点茶叶烟酒钱。

“河西河西在河西，家家有门好手艺，豌豆凉粉做成皮，油炸水煮味第一。”也许，最初豌豆凉粉皮的制作仅仅只是河西人家发明的以另一种形式保存凉粉的方法，最后却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家乡美味。这是一种饮食，更是一种文化，只有灵心巧手，才有美味佳肴。

今天，许多家乡人远走他乡，但怎么也忘不了家乡的味道。飘香在茶马古道上的河西豌豆凉粉皮，让在外的家乡人心有所依。



阿拉·利普尼茨卡娅，出生于乌克兰，诗人，画家。后移居以色列。

阿拉·利普尼茨卡娅诗五首

◆阿拉·利普尼茨卡娅

◆谷羽（译）

中国折扇

打开扇子！扇面有中国房子，
扁平的象牙扇骨呈现黄色，
一个放牧者来自悠久的岁月，
从桥上走下来短暂做客。

他在树林漫步，赠我荷花，
为我讲述远古时代的传说，
转了一圈，突然跟我告别，
这微妙的邂逅实在奇特。

我目送他缓缓走进峡谷，
融入画卷，消失在山麓，
长长的粉红花柄留在路上……
合上扇子。我轻轻抚摸扇骨。

凌晨细雨纷飞

——给李清照

我尚未起床，我的姊妹，飘然来临，
我们彼此间很久很久无缘聚会！
我有些劳动成果正好快要成熟，
你的词世代长存，漆器般闪烁光辉。
你擅长分辨从未来回归的路，
我们的身边真可谓变化纷纭，
那些花园仍在，渴望的世界美好，
这让我们醒悟，该有多么幸运。
不要悄然离去！请伸出你的手，
触摸及时抵达的那条航船的帆，
一种细微的声音在四周轻轻扩散，
恍惚间，水面成了明亮的录像带，
生成画面，描绘我们短暂的相见。

致无名禅师画家

——献给弗·维亚尔多

给他斟酒，再斟酒，
他觉得心旷神怡！
宣纸和墨汁齐备，
他总是——一饮见底！
给他斟酒，给好酒，
一杯接一杯。喝得
胸中的血液沸腾，
笔画跟词语糅合。
他从头顶摘掉帽子——
任头发水一样流泻！
银白，如初雪飘落，
呼叫、癫狂、舞蹈。
像个滚动的葫芦，
紧贴着宣纸书写，
暴烈的马匹奔驰，
相继在纸上腾跃。
发缕随心，随手腕
把精微的细节描摹。
不朽的骏马驰骋
天生神秘的毛色。
快给他斟酒，斟酒！
他的力量用之不竭，
只要看见美酒满杯，
就想挥笔永不停歇。
活的葫芦及其灵魂，
汉字开出墨色花朵。

我心牵挂天津

——赠天津谷羽

我心多牵挂，牵挂天津，
牵挂湘潭、金华、北京。
中国大运河悠久古老，
河水涌流，无可阻挡，
倘若时光可以倒流，
我愿奉陪李清照歌唱，
为大自然谱写词的乐章。
纵然诗句磨损颜料褪色，
作家和智者在那里生活——
心灵仍是自由的避风港：
牵牛花开，虾米游动，
齐白石画笔富有灵性。
宝塔顶如从云霄降落，
葡萄藤就是不朽的根。
我心分几瓣，牵挂天津……

杨丽萍

杨丽萍——
跳舞的孔雀。
她是白族
舞者精英：
“这姑娘
从神话中飞来！
手指
像孔雀的喙，

指甲
划过虚空。
雀屏展开
华丽恢宏。
杨，跳舞如绘画，
自如又轻松。
轻似花瓣落水，
水中有拱桥倒影。
蝴蝶纷飞的日子，
观世音的日子，
目光所及之处，
都是节日的喜庆。
姑娘的舞姿
如天堂之鸟：
舞步轻盈，
体态空灵。”

注：杨丽萍，中国著名舞蹈家，代表作
为《雀之灵》。

阿拉给谷羽的一封信

◆谷羽（译）

尊敬的谷羽教授：

提笔写信，就沉浸在阅读诗歌、书籍、书稿的回忆中……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继父常给我朗读《世界各民族童话故事》：中国的、日本的、朝鲜的、波斯的、印度的，当然也有俄罗斯的民间故事。尤其是我生病的时候，那时候我常常生病，跟随故事中的主人公，我的心飞向了古代中国的京城和外省，幻想着自己进京赶考，考中了就能当官，在夜莺的歌唱声中萌生爱情，游览皇家花园，不然就困居乡间，倒在茅舍的竹席上发愁……

我们这个犹太人家庭（实际上我的生身父亲是乌克兰人，可养育我成人的是继父和妈妈，他们俩都是犹太人。）在我十四岁的时候，面临着被迫搬迁到远东地区的比罗比詹市，那里是新建不久的铁路中心，安置犹太人，一部分搬迁的人到不了那个地方就会死在半路途中，我的父母开始把我的玩具分送给亲戚朋友……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大人物死了。我们终于可以留在家里，留在乌克兰这座小城苏梅，再也不必离开它了。

家长送我去芭蕾舞学习班跳舞，参加戏剧小组演戏，去音乐学校学唱歌，当然也上普通学校，可是我不太喜欢那样的学校，对学校的功课不感兴趣。

我记得曾经学习跳中国舞，有充满革命激情的“红绸舞”，还有非常柔和的“荷花舞”，身穿长长的裙子，裙子边沿缀满了美丽的花朵。我们穿着非常漂亮的服装，想象中漂浮在湖面上，轻轻地移动舞步——那种感觉简直奇妙极了。

我看演出的时候，听到过台上朗诵有关中国的诗歌。有一次，文化宫的头一排坐的都是中国人，他们一律身穿蓝色制服，满脸严肃，让人猜不透他们心里想什么。当时我很激动。那时候特别想听北京电台的俄语广播，甚至还写了一封信寄往中国，请求重新播放我最爱听的歌曲《我们栽种小树苗》。也不知道那封信寄到了没有？

1956，也许是1957年，我陪妈妈去乌拉尔，当时我哥哥住在下塔吉尔城。邻近哈里科夫的一站，有一对年轻人上了火车，他们俩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姑娘是犹太人，一路上在包厢上层睡觉，总也睡不醒，小伙子是个中国人，身材修长，仪表英俊，他用俄语跟我妈妈说话，也跟我说话。他的话音那么轻，那么柔和，我从来没听到过一个男人会有这样的嗓音。他一边说话，一边拿出一张纸，很快剪裁折叠成了一把扇子，笑眯眯

地把这礼物送给我。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阳光照在他小小的耳垂上，闪闪发亮。他动作敏捷，脸上的笑容很迷人。这样的不期而遇以及其他跟中国有关的生活经历，我都写进了一篇小说。1995年，在我移居到以色列之前，我把这些手稿和资料都送给了苏梅当地的一个档案馆。

我对中国的热爱，从来不曾消退，反而越来越稳固。我开始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的俄译本。我喜欢很多中国诗人的诗词。让我格外开心的是，我在艺术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有机会接触这个博物馆远东地区的艺术收藏品。因此也有机会出差去莫斯科、基辅等大城市，参观那里的博物馆，接触那里各种各样的展品、文献、珍贵藏品，从事艺术藏品的鉴别与研究。

记得在莫斯科艾尔米塔日博物馆“中国艺术品”展厅，有一次偶然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情不自禁地扑上去拥抱了自己格外迷恋的一只大瓷瓶，它是中国宋朝的文物，绘有美丽的蝴蝶图案，还有天然形成的花纹儿（我知道，这是违犯规定的错误行为）。这段时间，我有幸聆听“中国瓷器”讲座，我很喜欢诉说这一段难忘的经历。

我阅读过的中国哲学书籍有孔夫子、老子，最喜欢的是庄子；喜欢汉学家弗拉基米尔·马良文写的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籍。当然，还有中国诗歌。我多次搬家，舍弃了许多珍贵的藏书，但是，即便如此，到现在在我家里依然有很多中国诗人选集的俄译本。我特别喜欢描写狐妖鬼怪变成美女的聊斋故

事，小说《红楼梦》让我痴迷，爱不释手。

苏梅博物馆里有一批数量不少的东方艺术收藏品，其中有金属文物、有瓷器、陶器、刺绣、带镶嵌花纹的珐琅器皿……这些文物都等待着我去鉴定真伪，我必须一趟又一趟去大城市的博物馆找专家咨询求教，我特别喜欢去莫斯科的东方艺术博物馆，那里收藏有不少中国瓷器和画卷。当然，我也喜欢日本的、印度的文物，可以说，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品我都喜欢。

1984年我有幸认识了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斯曼诺夫，他是外交官、著名的汉学家和中国诗词翻译家。我曾应约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拜访求教，把自己写的有关李清照的诗送给他。他很欣赏这首诗。就在我这次访问之前不久，世界各地举办活动纪念李清照诞生九百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为我的诗未能在这个日期之前收进纪念文集而惋惜遗憾。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跟我说，格鲁吉亚有个乐团，演出节目当中有为李清照词谱曲的音乐，乐团把在莫斯科演出的海报送给这位翻译家留作纪念。巴斯曼诺夫把海报转赠给我，让我喜出望外。我把这张海报在自己房间里挂了很长时间：湖水岸边站着一个人身穿民族服装的女子，她附身向一条小船，背后有座金色琉璃瓦凉亭……

您不是在信中问过我吗，为什么我把李清照称呼为姐妹？我也很想把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里阿德娜·艾伏隆称呼为姐妹，我和她之间有相似的悲剧性的苦命遭遇。不过，

要讲述这些经历，需要下一封信再说了。李清照让我深感亲近的还有其诗笔的简洁凝练、瞬间的情感抒发、领悟自然的敏捷精确，心灵活动的微妙细致。一连几天不停地下雨，白天我读她的词，夜晚梦见她乘坐小船来看望我。她的模样清晰真切，我们相互谈心。我写了几首诗，留下来的一首寄给了您。您把这首诗译成了汉语。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那还是在1982年，这以后又过了几年，我的生活中发生了最为可怕的事件。1995年我移居以色列。离开我心爱的苏梅市博物馆之前，我把一册厚厚的笔记本留在了那里，其中记载了有关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文物术语，比如龙的象征意义，各种花鸟树木以及方块字的含义……虽然我并不认识汉字。

寄给您我所喜欢的中国诗人名单：杜甫、王维、白居易、苏轼、辛弃疾……当然，还有我最敬重的李清照，这名单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陶渊明的诗句“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让我震撼，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应该离去的客人。白居易的《争得大裘长万丈》是我最欣赏的诗歌作品之一。

我小的时候，妈妈经常给我朗诵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安徒生的童话，培养我对文学的兴趣。她教导我要有同情心，善于感受别人的苦难，因此我记住了列夫·艾德琳翻译的白居易同情贫苦百姓的诗句（我特别喜欢艾德琳的诗歌翻译和他写的文章）。读他的译诗，内心深受触动。

除了写诗，我还画画儿，作为画家，中国传统绘画的各种流派给了我特殊的影响，我尤其喜爱石涛的画论。石涛说过，心动手动，落笔于纸。我还从中国画家那里学会了正确地调理个人的情绪，通过细微的现象把握宇宙的律动。

我对佛教的禅宗也很着迷。长老们的智慧有助于抉择。正是他们的指点，使我学会了让个人的重心与世界的中心点保持和谐，善于从四面八方自我审视。学会深入思考自己所遵循的道，学会认识主流，体会与领悟中国人所说的“中庸之道”。

尊敬的谷羽，给您这封书信写了三个晚上。不得不翻来覆去回想个人生活的部分经历。不过，这对我个人说来倒也有好处。

您住在哪个城市呢？

若有可能，请给我寄一张照片。

致以友好的问候！

阿拉 2018年7月23日

阿拉·利普尼茨卡娅的 三首诗和一封回信

◆谷羽

阿拉·利普尼茨卡娅，是移民到以色列的乌克兰诗人与画家。我从因特网上读了她写的三首诗：《中国折扇》《凌晨细雨纷飞——给李清照》《致无名禅师画家》，印象深刻，很有个性和诗意，忍不住译成了汉语。

后来，通过俄罗斯朋友的帮助，找到了这位诗人的电子邮箱，开始跟她通信。我问她为什么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为什么把李清照视为姊妹？为什么喜欢石涛？她在一封长信当中，详细回顾了自己不平凡的坎坷经历，谈到了如何在一家博物馆从事文物鉴别的工作，如何认识了翻译李清照词的汉学家巴斯曼诺夫，为什么移居以色列等等情况。我觉得这对于我进一步理解她的作品很有启发和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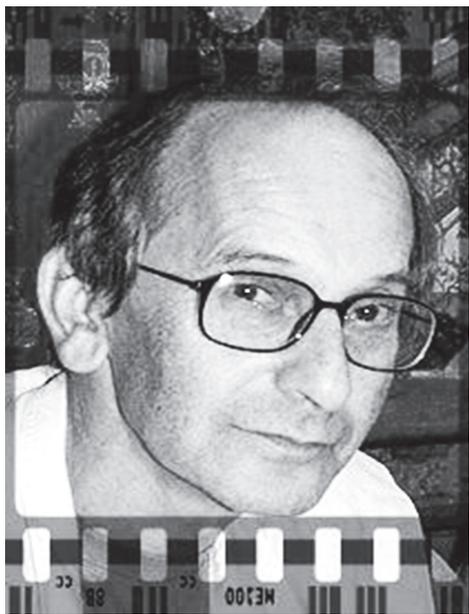
现在把阿拉的三首诗和一封信提供给爱

好诗歌与绘画的广大读者，或许有助于大家了解这位诗人与画家，了解她的情怀与才华，了解中国诗歌与绘画如何走向国门，进入外国人的视野，文学与诗歌翻译如何架桥铺路，协助经典佳作渗入外国诗人的心田，启迪他们的灵感，创作出发自内心，感动读者的名篇杰作。

我在这里深深感谢阿拉·利普尼茨卡娅，同时也感谢翻译《庄子》的俄罗斯汉学家马良文先生，翻译陶渊明诗选和白居易诗选的列夫·艾德琳先生。是他们的译作扩大了这些经典作家与诗人在俄罗斯的影响，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默默的奉献。

谷羽 2019年6月10日

责任编辑：刘芝英



伊戈尔·鲍里索维奇·布尔东诺夫，俄罗斯学者，诗人，画家，1948年出生，莫斯科大学数学系毕业，多年关注中国文化，研究《易经》，三次来中国游历，创作了不少有关中国的诗歌作品。这里的八首诗，都是他2019年9月最近一次来中国旅游创作的，跟他去江西、四川、云南旅游的经历相关。

伊戈尔·布尔东诺夫诗八首

◆伊戈尔·布尔东诺夫
◆谷羽（译）

大佛

我一条腿疼。
坐着，左右摇晃，
力图保持姿态稳定。
脊背挺直，
两只手掌抚摸膝盖。
控制心绪，开始入静，
疼痛竟然逐渐减轻。

此刻豁然领悟
 如果坐姿
 像乐山大佛，
 佛已经坐了千年，
 挺直脊背
 双手抚摸膝盖，
 大概，佛
 因悲悯而心痛。

不一样的诗

有些诗，像早晨的花朵，
 绚丽又柔美
 临近傍晚就凋谢。
 另外有些诗，像千年树
 生长十个世纪，
 只有到那时
 树枝上才绽放
 凌晨的花朵。

船在云南泸沽湖上滑行

船在水平如镜的湖面滑行
 湖水波浪向雾的远方荡漾
 船在水平如镜的湖面滑行
 远方的雾后有明媚的月亮
 船在水平如镜的湖面滑行
 女人伸手整理头上的装饰
 女人用力操舵她知道方向
 船在水平如镜的湖面滑行
 男人们加快了划桨的力道

黝黑的面庞显得沉静安详
 船在水平如镜的湖面滑行

庐山陶渊明花园溪水流淌

溪水流淌。石墙旁边
 男人练拳的姿势如鸟，
 轻柔缓慢放下一只脚，
 永恒的气息渗入泥土，
 泥土里长出不老的草。
 溪流对岸的一棵树下
 恭身拉琴者动作舒缓，
 悠长的琴声响彻云霄。

云南玉龙山雪峰下连续拍照

在山上连续拍照，
 那里羊在草场吃草，
 玉龙山积雪的主峰
 被白云笼罩，
 寒冷，风中夹带雨丝，
 穿白色婚纱的新娘一动不动，
 新郎站在旁边面带沉思，
 青草长得很高，
 树干上苔藓密集，
 摄影师躲在黑伞下面，
 身披刺目的红色雨衣，
 穿白色婚纱的新娘一动不动，
 新郎站在旁边面带沉思，
 寒冷，风中夹带雨丝，
 玉龙山积雪的主峰

被白云笼罩，
羊在草场吃草
穿白色婚纱的新娘一动不动，
新郎站在旁边面带沉思。

公园雕塑

一只靴子轻轻触及
练功的竹桩，
两只手臂伸展空中
目光威严如投枪，
两个拳师的雕像
犹如白猿飞翔跳荡。
竹的叶子微微颤动，
溪水在石头间流淌，
旅游者沿着小路
缓慢移动脚步，
墙边树梢蝉鸣嘹亮。

云南指云喇嘛寺铜制诵经筒

喇嘛寺有长长一串
铜制的诵经筒。
一个老妇人伸出手指
触动一个个经筒，
经筒发出轻轻的响声
铜制诵经筒轻轻旋转，
然后缓缓地停止转动。
喇嘛寺诵经筒长长一串，
老妇人有很多心愿、祈盼，
还有连续不断的感叹。

二维码

临天明前我梦见不远的未来。
我在连诺佐夫公园散步，
用手指戳一下二维码，
以便打开空间，出现
小路、树木、长椅、草地、小桥和远方的景物。
我走近树干戳一下二维码，
树皮纷飞，树枝哆嗦。
我走向另外一棵。
如果戳一下二维码，
可看见一片池塘里的公鸭母鸭。
你坐在长椅上仰靠椅背，
可信手去戳二维码，
旁边有位穿外套戴帽子的退休者，
也许是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
原本可以聊聊天，
如果想跟别人说说话。
假如你不去戳二维码，
你可以坐在长椅上面对无人的世界，
四四方方的二维码灰蒙蒙一片模糊，
甚至让你回不了家。

责任编辑：刘芝英

高原的胸襟（组诗）

◆ 和建全

红沙漠的诗语

被浆红的色彩点染的沙丘
如波浪起伏延绵
红色精灵舞动
炫目的旋律
红色火焰
燃烧亘古的激情
在遥远的非洲
纳米比亚大漠腹地
苏丝黎红沙漠中的死亡谷
像巫师口中的古老预言
静静躺在那里

或许是上帝之手
不经意打泼的调色盘
将这片亿年沙丘
涂抹成如今的模样
色彩被光阴凝固
时空被天地定格
一座座造型优雅的金字塔
沉睡在红色光芒笼罩的
冗长美梦里
迟迟不肯醒来

枯干的树木
犹如士兵
顽强伫立在
死亡谷底的洼地
以各种姿态
奋力向天空托举着
不为人知的沧桑
向过往的人们
诉说着远古生命的迹象
在火辣辣的阳光下
沙海静默无语
任凭人们留下足印
如串串省略号
延伸向远方

秋语

秋语是天空中

呢喃悱恻的
悠长雁鸣
把涌上心头的
绵柔乡愁
驮向诗意的远方

秋语是阳光下静静躺着的
那片稻田
让时光凝固的
沉重思绪
默默绽放在黝黑的田野

秋语是树梢上
悄悄飘零的落叶
把最后一声叹息
交给秋风
将对生命的眷顾
留给静默的大地

秋语是屋檐下
那一声温馨的嘱咐
天凉了
记得加衣

云雀

没有鹰的飞翔高度
却志在云天
放声歌唱

歌声不动听
 甚至说不上嘹亮
 但孤芳自赏
 何尝不是一种
 生存的状态

玛尼堆

用石头垒起的
 坚定信念
 比石头还要坚硬
 肃穆中的修行
 恪尽职守的顽强
 信众心里
 不灭的丰碑
 无论雨雪天气
 总以缕缕青烟
 托举起众生祝愿
 不断向上攀升

鹰

所有的山峰
 在它眼里只不过是
 一些散落的泥丸
 高高在上是为了
 俯视世间一切
 盘旋与俯冲
 是生命存在的

真实意义

绵羊

吃的只是草而已
 但却奉献了一切
 性情温顺
 一生谨小慎微
 但终究还是难逃
 被屠宰的命运

木楞房

木头搭建的沧桑
 山水间凝固的音符
 层层叠叠的筋骨
 支撑起一部历史
 历经风雨磨炼
 仍矗立于高原怀抱
 千年不朽

猪槽船

形似猪槽
 但以船的姿态存在
 曾经属于山
 后来被迫选择了水
 在桨起与桨落之间
 把一个传奇般的民族

荡进历史深处

山歌

一杯杯烈酒
从喉咙里咽下
不经意间发酵为
一曲曲山歌
从嗓子里飞出
可以意料的结局里
酒神和歌神
猛烈碰撞在一起
满屋的人被醉倒

走婚路

在黄昏与黎明之际
在村寨与村寨之间
踏出一条
通向花楼的走婚路
路途不遥远
却让乐此不疲的男人
整整走了
两千多个春秋

雪山

虽满腹经纶
却缄默不语

坐拥宇宙乾坤之间
鸟瞰万物轮回
静观人世沧桑
须眉白首的容颜
始终不改
被尊为神的化身
接受世人膜拜

波叶海菜花

在水面绽放的花朵
不鲜艳
却淡定而醒目
隐藏的根茎
深深扎进湖底
默默为花朵作奉献

火塘

人神共居之所
离祖先最近的地方
高原不断延续的
温暖梦境
三尺见方之地
容得下天地日月
照亮了春夏秋冬

晴天（组诗）

◆赵羲文

雪后

雪后的人间，
满眼都是白色——
白的大地，
白的天空，
白的空气，
白的太阳。

一条白色的路，
一串白色的车，
拖曳着白色的尾巴，
驶向白色的远方。

江面是白的，
还有两岸的“珊瑚”；
湖面是白的，
还有水边的芦苇。

远处的高楼，
笼着白纱，
忽隐忽现，
像天上的城市。

林间的小路，
两串雪白的脚印——
一串是主人的，
一串是小狗的。

房屋盖着棉被，
做着白色的梦，
烟囱吐着的白烟，
是它白色的呼吸。

孩子们是白的——
身外的世界是白的，
眼里的世界是白的，
笑声是白的，
欢乐也是白的。

雪后的人间，
一切都是雪做的。
我也化作雪人，
走进白色的梦乡……

晴天

——作于新冠病毒横行之际

阴天横行了很久，
眼睛习惯了灰色；
蝙蝠在狰狞地翻飞，
太阳戴着口罩。

阴云融化成雪水，
悄然朝天边流淌；
天空蔚蓝得深远，
太阳摘去了口罩。

赤裸裸的光亮，
刺痛了怕光的双眼，
泪水快乐地流淌。
雀跃的心情，
飞得比蝙蝠还高远！

危险的自由

——因新冠病毒而作

坐了那么久的牢，
身体变得渺小，
胸怀却变得宽广，
能装下整个世界。

推开窗子，
 让陈腐的空气出去，
 外面的世界进来——
 呼吸那清风，
 和风里的花香；
 呼吸那小河，
 和河上的石桥；
 呼吸那湖水，
 和水底的白云；
 呼吸那田野，
 和田间的村落；
 呼吸那远山，
 和山顶的积雪；
 呼吸那蓝天，
 和天外的宇宙；
 呼吸那黑鸟，
 和行走的口罩……

不！
 我惊恐万状，
 瑟瑟发抖——
 抖落了清风与花香，
 抖落了小河与石桥，
 抖落了湖水与白云，
 抖落了田野与村落，
 抖落了远山与积雪，
 抖落了蓝天与宇宙。

关上窗子，
 退回角落，

身体依旧渺小，
 胸怀也不宽广，
 只装得下
 陈腐的气息！

冰雪明州

蓝天是苏比利尔湖，
 云朵是浮冰；
 阳光的利箭，
 射出的全是冰冷。

房子盖着棉被，
 梦冻住了；
 烟囱的呼吸，
 一动也不动。

睫毛结了冰霜，
 肚里一团冰凉，
 吐出的气息，
 簌簌地飘落。

珠峰比这里温暖，
 北极不过如此，
 飞鸟冻在空中，
 北极熊也抖作一团。

毁灭

广袤的美洲草原，

百虫怡然自得地飞舞。
笔直的公路横贯东西，
车辆肆无忌惮地飞驰。
做着梦的飞虫，
啪啪地在车窗上炸碎，
用肝肠作颜料，
涂鸦着拙劣的油画。
挂满飞虫的尸骸，
飞奔的车辆依旧呼啸着飞奔。
莫名地，
想起曾经漫山遍野的美洲野牛，
和风一样飞马驰骋的印第安人。

孤独的歌者

暖融融的春雪，
懒洋洋地飘落。
沿着湿漉漉的小路，
我踱向天边。

一棵孤零零的树上，
一只孤单单的鸟儿，
它扯着嗓门，
在忘情地歌唱。

如此倾情的演唱，
怎能没有倾听者？
我停下脚步，
做它唯一的听众。

那激情澎湃的歌声，
当是雄鸟献给雌鸟的恋歌，
听者也为之动容。

它唱了很久，
却等不到回应，
最后发出叹息似的一声，
飞进了漫天的春雪。

初秋

1

优雅的蝴蝶满怀憧憬地飘向天空，
被肥胖的黑云的雨点砸中，
与枯黄的树叶一道翩然飘落，
摔在湿淋淋的地上奄奄一息。

2

缺胳膊少腿的蝗虫在小路上快活地弹跳，
振动美丽的翅膀扑向近在咫尺的太阳，
摔回地面被飞驰而过的自行车碾作尘土；
或背负娇小的情人唱着海誓山盟，
双双在漠然的行人的脚下粉身碎骨。

小老鼠

一只小老鼠在车库里出没，
“太可爱了！”

孩子们尖叫。
爸爸的脑海里却是另一番场景
小老鼠由一只变成了一窝，
在车库里四散游走……

“得下个捕鼠夹子！”
爸爸坚定地宣布。
“不要！”
孩子们为小老鼠求情。
可是，当晚，
车库里还是多了个捕鼠夹子
和几粒致命的葵花籽。

第二天，
小老鼠的脑袋被夹子死死咬住，
但它没有死，
正拖着夹子在车库里移动。
“太可怜了！”
孩子们几乎哭出了声。
大家都希望它快些解脱，
却下不了手去帮它一把。

下午，
小老鼠早已安静，
妈妈把它装进了塑料袋，
扔进了垃圾箱。
“它可是个小生命呀！”
孩子们抗议，眼里噙着泪水。

妈妈把小老鼠从垃圾箱取回，

将小小的它装进一个小小的纸盒。
孩子们把它埋在了后院的那棵树下，
就在他们的小豚鼠宠物
福克斯的墓旁。

爸爸对小老鼠心怀歉疚
它熬过了寒冬，
却挺不过刚到的暖春。
他为孩子们的善良感动，
也为他们的过于善良而担忧。

异国念亡父

好大的一轮圆月，
昏黄的月光。
住在山上的父亲，
今夜也当无眠。
也许还唤起近旁的爷爷，
同赏这昏黄的月色。
落满清露的青草地上，
摆上几颗采来的野果，
和两盅用纸钱沽来的小酒。
他的妻儿，
在山下的坝子里；
还有一个
在月亮的那一头，
腮边正垂着两颗清泪。

责任编辑：刘芝英

四季（组诗）

◆赵文远

春来的时候

春来，
不像时间那样走得平缓。
近了又远了，
是那个爱你的
俏皮的姑娘。

先来的风是凌乱的，
迟疑着
找不到吹拂的方向，
在风里便没有了安静的树梢。

那误入颈项的冰花，
提醒你反复的春寒。

来了又去了，
是春来时的挣扎。

门前的堤柳，
伺机要吐出新绿。
而阶上的兰蕙，
又闭上了绽开的花口。

腊梅凋落了吗？
要记得去听燕子的呢喃！
春来的时候，
别让自己猝不及防。

夏日的荷塘

有檐下的清凉，
别靠近夏日的荷塘。
会惊了浅水的虾蛙，
踩到堤畔的菖芽。

柳荫下
铺张的荷叶，
遮盖了纤弱的菱丝，
却在一个月夜，
败给了要强的茭白。

鹈鸟俘获了蜻蜓，
及其怀抱的蠓虫。
调皮的螃蟹剪断了莲茎，

反被鱼儿叼走了花心。

挂在草茎上的蜕皮，
是水蝉羽化的证据。
那些夹杂在漂萍里的螺壳，
是生命逝去的留痕。

朝生的幼螭，
已老死在日暮的沟渠。
静水翻腾的气泡，
是众生成泥的叹息。

夏日的荷塘，
是自然生息的道场。
尝试赞誉和悲悯，
都是你在自作多情。

秋天的花

红蓉和弱柳，
已在风雨里凋零。
开在秋里的，
是野菊和秋葵。

在秋凉里，
在超出你想象的地方。
秋天的花，
开得从不慌张。

如野菊的青苗，
在夏日葱茏里寻不到影子。
却在深秋的傍晚，
缀绿了黄褐的山梁。

后开的花已经随性，
散落着的，拥簇着的，夹杂着的
都是自己的样子，
让你找不出两朵相似的秋花。

秋花是沉着的，
哪怕一个星点，
都闪着见过秋日的绚烂。
还带着枯而不萎的执拗。

同样执拗的
是秋花的种子，
如我老而弥坚的心情。
到下春来临，
就会钻出经冬的硬壳。

冬天的样子

应该有一场风，
吹落枝头的黄叶，
送来冬的寒凉，
提醒逆旅的候鸟，
已过了回归的时节。

来一场雨吧，
封冻所有的原野。
结束纷强氤氲的季节，
让浅蛰的虫豸，
回到深处的洞穴。

该有一场雪啊！
来摧折脆弱的枝叶。
像一场洗礼，
好让那屈而不死的生命，
长出顽强的硬结。

不要无由的寒冷，
就挟着风雪来吧！
别悲悯无知的生番，
请席卷所有的暧昧，
肃杀才是冬的样子。

责任编辑：刘芝英

向世界发出新时代的中国声音

——读长诗《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

◆晓雪

今年我国传统春节到来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三镇、荆楚大地，波及全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我国各族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和人民子弟兵像战争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样，奋不顾身地奔赴武汉、湖北，打响了十四亿人参加的一场规模空前、举世瞩目的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和伟大时刻，担负着“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神圣使命的作家诗人当然不能缺席。我们高兴地看到，像1998年抗洪抢险、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那样，我国各民族的诗人们在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打响的第一时间，就及时奋笔疾书，通过报刊、网络等各种媒体发表了大量的歌颂抗疫英雄、鼓舞抗疫斗志的诗歌，有的甚至很快编辑出版了个人的和集体创作的《抗疫纪实诗集》

《中国抗疫阻击战诗选》等。可以说，2020年中国诗坛第一道靓丽的风景，就是如“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抗疫诗潮”。

我不可能对“诗潮”涌起的数以万计的抗疫诗歌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仅就我读后留下深刻印象的吉狄马加的长诗《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献给抗击新冠肺炎的所有人》，简略地谈谈自己的感想。

与病魔较量，拼的是速度，争的是时间。比细菌小一千倍的新冠病毒“隐没于空气”，为死神当先锋，向人类发起突然袭击。所以，“死神的速度比我们更快，/因为它出其不意，/它在枪响之前已经跑在了前面。”诗人就从这里开头，写“我们与死神的比赛”，看看究竟“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

让我们把全部的爱编织成风，
送到每一个角落，以人类的名义。
让我们用成千上万个人的意志，
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生命，在穹顶
散发出比古老的太阳更年轻的光。
让我们打开所有的窗户，将梦剪裁成星，
再一次升起在蓝色幕布一般的天空。

在病毒蔓延、黑云压顶、形势严峻的关键时刻，诗人看到“比古老的太阳更年轻的光”，他坚定豪迈地宣告：“你说死神的速度比我们更快，不！/我不相信！因为我看见这场/与死亡的赛跑正在缩短着距离。/请相信我们将会创造一个新的记录，/全世界都瞪大着眼睛，在看着我们！/我们的速度正在分秒之间被创造”。他从“就在第一时间”，

让“坚定、自信、有力的声音传遍了/祖国的大地、森林、天空和海洋”的“领袖的速度”，写到“人民的速度”“体制的速度”“集体的速度”“奉献的速度”“生命的速度”，写到“中国的劳动者”“在死亡的刀尖上舞蹈”，用十天时间建起两座大医院——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建设速度”。正是这样的“中国的速度”，才足以战胜一切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才能不断创造奇迹，比病毒带来的死神跑得更快。

这部长诗写于2020年2月1日至2日，正是我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打响14亿人参加的人民战争的第一时间。“以人类的名义”“把全部的爱编织成风，送到每一个角落”的诗人吉狄马加，从深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发，以广阔的视野和火焰般的激情来写中国的抗疫斗争。他深知：“当你的呼吸急速，世界的另一半/也会面部通红。”所以他响亮地说：“哦！世界！今天的中国全面打响的/是一场捍卫人类的战争，旋转的地球/就是一个家庭，当灾难来临，没有旁观者”。他深情地写出了中国对世界的责任和担当：“哦！世界！中国从来就是你的一部分，/他分担你的忧患，从未推卸过自己的责任，/这个东方古老民族以其坚韧、朴实和善良，/始终在给人类的文明奉献出智慧和创造。/哦！中国！从不把责任和担当作为标签，/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你牺牲的维和战士/蓝色头盔上生长着永远不会消失的鸽子。/当埃博拉病毒的恐惧笼罩着非洲，乌木的/神像传递着比藏羚羊更快的死亡的消息，/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的国土上，/就有过数百名中国医疗队战斗的身影，/是他们

与当地的人民一起阻止了疫情的蔓延。”

疫情的扩散不分种族、不分国界，也不会顾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和现实交汇的统一时空，在人类共同的敌人疫情面前显得更为突出和实在。所以诗人在回顾了中国人民对维护世界和平和支援非洲兄弟的贡献后，满怀豪情而又引人深思地高唱到：

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的人道主义，

它没有颜色，如果它有就是阳光的颜色，就是

天空的颜色，就是大地的颜色，就是海洋的颜色，

就是血液的颜色，就是眼泪的颜色，就是灵魂的颜色。

哦！世界！请加入中国这场

抗击病毒的战疫中来吧，中国的战疫就是世界的战疫！

从走向四海的维和部队，到与非洲兄弟并肩战胜埃博拉病毒，呈现出阳光和天空的颜色，呈现出大地和海洋的颜色，呈现出血液、眼泪和灵魂的颜色。“我们的国际主义”“我们的人道主义”，就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大爱，也就是创造奇迹的“中国速度”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精神。“在今天的中国/每一条街道都是战壕，每一个家庭都

是堡垒。”“中国的战疫就是世界的战疫”，世界的战疫也就是中国的战疫。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只要全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合作，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就一定会胜利。长诗最后充满信心地结束：

相信吧！我们会胜利！中国会胜利！人类会胜利！

因为这场生与死的竞赛相差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入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

《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思想和广阔视野出发，写出了抗疫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速度、中国形象和中国精神，向世界发出了新时代的中国声音。我认为，这就是“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的一部优秀长诗。

责任编辑：李惠文 和丽琼

人类意识，时代表达

——吉狄马加诗歌概论

◆何永飞

诗歌是人类思想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从诗歌中我们能感知和触摸到一个族群的脉搏，能寻找到一个时代的生命和精神轨迹。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接地气，也接“天气”，人性与神性俱在。尽管他一直守护着自己的彝人身份，但却无时不关注着人类的命运，无时不放眼世界和胸怀天下，故他的诗歌格外暖心，格外有力，格外开阔，具有普世价值和人文情怀，影响深远，对中国当下的诗歌写作起到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一、褪不去的民族底色

由于诸多顾虑，很少数民族诗人会隐去自己的民族身份。此举看似令人敬佩，实则是一种民族不自信的表现，从某种程度而言，是民族背叛。一个人不屑于自己的民族，甚至背叛自己

的民族，那他的品性是值得怀疑的。民族血脉，民族魂魄，都是与生俱来，要想割断和抽掉是不可能的。

吉狄马加非但不遮掩自己的民族身份，还随时亮明自己的民族身份，他曾在自己的诗歌作品《自画像》中向世人宣布：“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 / 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 / ……啊，世界，请听我回答 / 我一是一彝一人”，他还曾出版了一本诗集，直接取名为《一个彝人的梦想》。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地热爱自己的民族，多么地看重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以满腔的热情，为自己的民族而歌，把自己民族同胞的生活场景和生命姿态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彝族血统铸就了他亮丽的民族诗魂，而他情感饱满的诗歌作品又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彝族。

彝族是火一样的民族，他们对火格外地崇拜。火，不仅照亮他们的生命，还洗礼他们的灵魂。作为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作品肯定也绕不开“火”，所以当在他的诗歌中看到很多“火”这一意象时，让人不仅不会觉得意外，还合情合理，还对其崇敬有加。

“当我们离开人世 / 你不会流露出丝毫的悲伤 / 然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 你都会为我们的灵魂 / 穿上永恒的衣裳”（《彝人谈火》），火之衣裳，穿在灵魂上，再黑的夜都会消散，从而抵达幸福的彼岸。也许是因为在火塘边长大，火的性格和气韵已融入诗人的骨

子里，故他的诗歌就像燃烧的火焰，感情热烈、豪迈、奔放，给人无尽的温暖和力量。

生养之地，不管是贫瘠，还是富饶，对一个人的恩情和影响都很大。那里的水土、空气、人情、习俗、文化等，都会滋养着一个人的心灵，并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吉狄马加在《致自己》中坦言：“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 / 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他的诗歌带有神性的光芒，也与他的民族有关，他说：“我是一个彝族诗人，可以说彝族民族伟大的诗歌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全部创作。彝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包括所有的哲学著作，都是用诗的方式完成的。再加上彝族又是一个相信万物有灵的民族，正因为如此，我的诗充满着一种神性的光芒，这无疑是与生俱来的。”可见，诗人很清楚自己从什么地方来。他把根深深地扎在大凉山，扎在彝族的传统文化里，扎在神灵的足迹里，所以他的生命和作品才得以枝繁叶茂和璀璨夺目。当然，他能取得累累硕果，也与不固步自封、不断突破和超越有关，这也是诗人的过人之处。

吉狄马加早期的诗歌带有明显的民族色调，毕摩、猎人、斗牛、部落、民歌、依玛尔博、鹰爪杯、麂子、猓獾、苦荞麦等关于彝族和彝山的意象经常出现在他的诗行里，一看就知道在书写自己的民族。后期的诗歌中，关于彝族的意象少了很多，但可贵的是他没有走丢自己，依然保留着民族的底色，

诗歌的节奏、韵律、情怀等始终一脉相承，只是眼界和胸怀更加开阔了。他就像走出去的毕摩，在为更多的人祈祷和安魂。

二、从高处走向辽阔

彝族，被称为鹰的传人。每一个彝人，都是鹰的后代。吉狄马加是从大凉山飞出来的雄鹰，不管是在四川工作，还是在青海，他都在高原之巅翱翔，精神已经具有高度。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胸怀大志和博爱，不断走向更加辽阔的世界。

人类在发展进程中，通过不懈努力，已经拥有自己的安居之所，文明程度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在这个星球的某些角落，贫困、不公、鄙视、天灾、人祸等，还在困扰着人们。他们遭受饥饿的折磨，遭受战争的侵略，遭受强者的欺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如果诗人保持沉默，甚至表现出冷漠的态度，那就有愧于“诗人”这一闪光的头衔。吉狄马加不仅是民族诗人，还被公认为世界诗人，他的心中有大义、大爱，他的诗歌有大情怀、大格局，他视全人类为自己的亲人，为他们而歌，所有的悲苦都会牵动着他的情感之弦。“我站在凉山群山护卫的山野上，/脚下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片埋下了祖先头颅的土地。//……我仿佛看见黑人，那些黑色的兄弟，/正踩着非洲沉沉的身躯，/他们的脚踏响了土

地，/那是一片非洲鼓一般的土地，/眼里流出一个鲜红的黎明。”（《古老的土地》），脚踩在故土，他都心挂着远方黑人兄弟姐妹的生死和命运，这是何等地令人动容。

无情便无诗，诗人的心壁应该是柔软的。正如吉狄马加所言：“一个诗人最重要的是能不能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自身所处的环境中捕捉到人类心灵中最值得感动的、一碰即碎的、最柔软的部分。”我们面对的社会，有冷酷，也有温暖；有背叛，也有忠诚；有邪恶，也有善良；有敌意，也有友爱；有分离，也有重逢等等。人心是相通的，而诗歌无疑就是连通人心的最好方式之一。诗人的立场，决定了诗歌的价值和走向。吉狄马加对待诗歌是认真和虔诚的，读者总是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人间道义和人类温情。

“去打开那一扇——/名字叫自由的沉重的大门/为了这个目标，他九死一生从未改变/谁会知道？就是这个黑色民族的骄子/不，他当然绝不仅仅属于一个种族/是他让我们明白了一个真理，那就是爱和宽恕/能将一切仇恨的坚冰融化”（《我们的父亲——献给纳尔逊·曼德拉》），诗中称前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为我们的父亲，吉狄马加对这位领袖人物的敬仰之情不同一般。父亲，是一个高大的形象，不仅会给人安全感，还会成为前行的引路灯。诗人这样“认父”，绝对不是一时兴起的草率之举。纳尔逊·曼德拉曾遭受过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

而他心中的信念从未改变过，他打破了种族歧视的枷锁，为自己深陷黑夜的同胞推开了光明之门，为世界的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让人敬佩。吉狄马加缅怀他，歌颂他，就是在弘扬一种伟大的精神。仇恨会蒙住我们的眼睛，会让我们失去理智，会让我们跌入深渊，而融化仇恨的良策正如纳尔逊·曼德拉所为、吉狄马加所言的那样——爱和宽恕。

吉狄马加的诗歌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写给世界各地与自己同道的诗人，与他们对话、交谈，向他们问候、致敬。“更糟糕的前一天，你未来的喉咙 / 被时间的当铺抵押，尽管放出的是高利贷 / 但你预言性的诗句还是比鲜血更红”（《致马雅可夫斯基》），这首长诗把玛雅可夫斯基高贵的诗魂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这是一个诗人读懂了另一个诗人的内心世界，这也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生命和精神进行延续的表现。此外，他还写到了耶夫达·阿米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但丁、巴波罗·聂鲁达、胡安·赫尔曼、托马斯·温茨洛瓦、切斯瓦夫·米沃什等，尽管这些诗人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但心与心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彼此都有共同的目标和使命，就像吉狄马加说的：“生命与死亡、灵魂与肉体、时间与空间、人与自然的伦理、对抗与交流、传承与创新、物质与精神、爱的秘密、救赎的知识及其他。在这里，所有永恒的主题和

时代命题，都被一种新的力量激活，被诗人重新发现、重新组合、重新诠释。

三、敬畏万物生灵

每一种生命都值得尊重和敬畏，万物生灵都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这点我们的先民做得比较好，他们始终怀着敬畏之心，对大自然，对赖以生存的群山和大地，对无论大小的动物和植物。虽然他们要活下去，必须猎取一些东西，但会取之有度，不贪婪，不赶尽杀绝。彝族有自然崇拜的传统，他们相信一切都有灵性，故与之和睦相处，生态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点在吉狄马加的身上也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当看到有些动物被无情屠杀时，他用诗歌发出正义之声，对其进行谴责，唤醒人们心中的悲悯。“我为自己 / 作为一个人 / 而感到羞耻 /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 这一场大屠杀的 / 制造者 / 并不是别的动物 / 而是万物之首的 / ——人！”（《敬畏生命——献给藏羚羊》），诗人的如泣如诉，亦悲亦怒，就是对我们良知的拷问。

社会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人类在不断地扩张地盘，令其他的生物无奈地往后退。有时为了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利益，竟然不惜一切代价，对大自然肆无忌惮地破坏，树木被砍倒，鸟兽被追杀，河流被截断，大山被掏空等等。我们的家园，高楼矗立，高速路翻山越岭，看似壮观，实则面目全非。自然

灾害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在警示我们，在给我们血泪的教训，可有多少人醒悟，有多少人止住欲望之手。吉狄马加为此而叹，为此而痛，为此而呼，这也是他诗歌作品中最为有力的部分之一。

雪豹是生活在雪域高原的一种珍稀动物，已经离人类很远，但它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它的命运令人堪忧，属于濒危物种。吉狄马加以雪豹的身份写了一首长诗《我，雪豹……》，描绘出雪豹的勇猛和矫健，而更多是道出了雪豹的心声，比如：

“不要再追杀我，我也是这个 / 星球世界，
与你们的骨血 / 连在一起的同胞兄弟”
“不要把我的图片放在 / 众人都能看见的地方 /
我害怕，那些以保护的名义 / 对我进行的看不见的追逐和同化”，这样的诗句，像是在哀求，其实是在揭开我们灵魂中的黑暗，让我们羞愧，让我们无地自容。吉狄马加的这

首诗反响很大，流传很广，主要原因除情真意切外，它以新的视角讲述了我们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雪豹的命运，也许就是我们人类的命运。

吉狄马加似乎拥有一个不竭的创作源泉，每个时期都会有极具分量的诗歌作品问世，且影响深远。这对于很多诗歌写作者而言，确实有些望尘莫及。何况他平常事务繁多，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事实是他做到了工作和创作两不误，且都很出色，这真是了不起的人，真是了不起的诗人。那他源源不断的艺术创造力是从何而来呢？纵观他的创作之路，也不难发现，他的创造力来自脚下的土地，来自一同前行的时代，来自心中牵挂的人类，来自身处的星球和宇宙，来自他不停的行走、发现、思考和召唤。

责任编辑：李惠文 和丽琼

被真情温暖震撼

——读李朝德散文《那一束光》

◆王人天

清晨，读到李朝德先生刊于《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8日副刊的散文《那一束光》，顿时被震撼，禁不住眼睛湿润起来。之后几天，心里无法平静，喜悦与疼痛占据着我的感官，喜悦读到好散文，疼痛深夜里那份深厚的母子情深，仅仅为了见一面母亲在冷风中站在漆黑的火车站道口两夜，而她的儿子也是两夜紧紧趴在火车窗口脸贴玻璃守望……最后那束手电筒光仿佛照亮整个人间，温暖明亮。

我与李朝德先生是在十年前认识的，那时候我为入省作协的事情而电话咨询过他，之后真正谋面是在大理举办云南省农民作家代表作研讨会时，他作为省作协工作代表参会，记忆里中等个子的他时常微笑着，温文儒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散文就像他的性格一样微笑着，令人爱读。

去年我曾读了他的另一篇散文《绝望的笛子》，也是写亲情的，同样令我难忘。他的亲情散文，温暖中有疼痛、有无奈、有说不尽的话语和感伤，又有催人奋进的张力，积极在心里扎根，做个对国家有贡献、对父母懂报孝的人。然而亲情是每个作

家不能忘却的主题，可以说既好写又难写，好写是因为每一个作家都有亲情存在，有真实内心感受，写起来相对容易，每一个初通文字的人都可以写；难写也正因人人能写，变得竞争超强，要想在众人中立竿见影、鹤立鸡群，就得写得别致，韵味独特，内容深刻，感动人且兼具普遍意义，勾起共鸣。我读的亲情文章不算少，表达手法也觉得各有千秋，但是像李朝德的《那一束光》令我感动、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的却很少。该文不长，两千来字，但是，却让我读到了文章的深厚老辣、亲情的温暖和疼痛。本来母亲想儿子、儿子想母亲是个很普通的话题，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但是在李朝德的笔下，文字具有着无限的张力和穿透力，令我们想到许多生活细节，内心的感动触碰心灵深处，震撼落泪。

整体上看，《那一束光》文字写得朴实，没有华丽辞藻堆砌，情节也很简单。就是他深夜坐车要到宣威参加一个会议，想母亲了打个电话，母亲很想见他，他就想回家一趟，母亲怕耽误他的工作，没让！但是相约在车站见面，可是火车到站，是深夜，太黑，加之车站不停车，头晚便错过了。为了弥补歉疚，转回时又相约深夜在站台见面，他很早很早就来到车尾站着等待，母亲为了儿子好找，在站台上打亮了电筒光。当我读到电筒光亮的刹那，一下子被震撼了，止不住被慈祥的深爱儿子的母亲震住。本来他提出回家看望母亲，母亲却怕耽误刚在城市站稳脚跟的他工作，不让下车，自己冒着严寒，打着手电筒连续两夜站在火车站道口寒风中，只为了看儿子一眼，形象高大得就像

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

父母的关爱无私，自己受苦受累只为让儿子远行。

另外，文中提到的松林是李朝德的家乡，距我的住地50余公里。松林车站，我曾到过，以前坐火车到曲靖、昆明必经路。车站小地名叫小米田，以前快车都不停，只有两列慢车停留三分钟。读到这样熟悉的地方，心里有种亲切感。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总有亲情存在，一想到这地方养育了一个伟大的母亲，令人尊敬和景仰。在文中，我读出了这位母亲的贤惠善良。

——十多分钟前，我打电话告诉母亲我要坐火车去宣威，要路过村里。母亲很是高兴：“去宣威做什么？大概几点钟到？”我一一回答，但有些遗憾：“可惜村里没有站，不然可以回家看看。”母亲说：“你忙你的，我身体好好的，不用管。”说完这句，电话里一阵沉默。

在对话中，母亲对儿子的想念溢于言表，却又以理性的“你忙你的，我身体好好的，不用管”表达着深沉的爱，拳拳之心展露无余，她的善良和爱只能用伟大形容。

整篇文章是亲情的牵挂，爱的无私，真情温暖，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和共性，特别是那束光，仿佛照亮了整个世界！

责任编辑：李惠文 和丽琼

农业旅游促发展

◆蒋葳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提供支撑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产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又与其他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近年来，关于农业经济发展与其他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一直是个热点。而在丽江，三农问题相对较严重，城乡差距也较大，但是旅游资源却丰富有价值，并且丽江的旅游发展一直有良好的态势。因此，如何将丽江的旅游业与农业相结合，如何通过旅游业的发展来带动农业的发展就成为了丽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我认为农业旅游，是一个改善丽江三农问题的好方法。农业旅游是指以农业活动为基础，农业和旅游业相互交叉的一项新型边缘交叉型产业。它以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为前提、利用农业生态景观及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农牧业的生产、经营等活动相结合，吸引游客观光、休闲、娱乐、品尝、参与、体验、购

物等的一种新型的现代农业形态。我国对农业旅游的发展很重视。国家旅游局在2006年举办了“中国乡村游”，在2007年举办了“中国和谐城乡游”，并从2010年起和农业部每年联合开展以“全国欢乐乡村游”为主体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系列活动，极大促进了我国农业旅游的发展。农业旅游的发展，有利于丽江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丽江的三农问题，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二

欧洲是世界农业旅游的起源地，经历了19世纪30年代的萌芽期、20世纪中期的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后步入发展成熟期，农业旅游已具相当规模。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旅游发展非常迅速，农业旅游收入占国内旅游收入的比重逐步提升。国外农业旅游的模式主要有政府扶持型、非政府组织型、产业协同型和生活生态型。政府扶持型主要指日本绿色农业旅游，政府扶持型模式是指政府建立法律框架和制度安排，通过税收、补贴、公共产品等手段对农业旅游进行宏观调控和规范管理，促进农业旅游可持续发展。而非政府组织型主要以法国农业旅游协会为代表。非政府组织型模式是指通过行业协会、社团组织、

商会联盟等非政府机构进行农业旅游的行业自律与规范管理，在法国乡村发展之初，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合作便应运而生。产业协同型产业协同型模式是指以产业化程度极高的优势农业为依托，通过拓展农业观光、休闲、度假和体验等功能，开发农业旅游产品组合，带动农副产品加工、餐饮服务等相关产业发展，促使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实现农业与旅游业的协同发展，以澳大利亚葡萄酒旅游为典型。生活生态型模式是指以满足城市居民农耕体验需求为中心，强调农业旅游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均衡协调，以德国市民农园为代表。

三

日本的农业旅游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农业旅游经济开发相对较晚，仅有30多年的时间，但其发展速度很快，成效也非常显著。日本最早的观光农业场所是岩水县的小岩井农场。这是一个具有百余年悠久历史的综合性大农场，自1962年起，农场主结合经营生产项目，先后开辟了600余亩观光农园，兴建了动物广场、牧场馆、农机具展览馆、花圃、自由广场等多种游览设施，农场用富有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各具特色的设施和完善周到的服务吸引了大量游客，平均每年约有70万游客，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随着小岩

井农场观光农园的发展，日本思古、寻求自然的旅游热开始兴起，观光农业很快风靡全国。21世纪以后，在日本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下，以环境保护为前提的观光农业步入全方位运行阶段。

日本农业旅游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政府的大力扶持。为了使日本的农业实现转型，日本农林水产省大力推动农业生产朝农业旅游方面转型。对农业旅游提供资金、政策和技术等支持，颁布《市民农园事务促进法》；第二是科学的发展计划。日本政府通过地区广域联合的办法整合区域资源，对整合后观光农业资源进行科学规划与合理开发；第三是健全法律体系。日本政府制定了《景观法》《旅游业法》等一系列与农业旅游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审批程序、审核标准，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使从事观光农业的企业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经营。

四

丽江旅游业发展速度快，是丽江的支柱产业，促进了丽江经济的发展。但是丽江的城乡差距较大，三农问题较为突出，农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差。第一产业的增加值远远低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但丽江还有许多在农村中的旅游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且丽江旅游业中的衣、食、住、行、玩的任何一项

都与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发展农业旅游，对促进丽江农业、旅游业都有很大帮助。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第三产业（旅游服务业）来带动第一产业的发展。例如建立农场品采摘园，让游客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购买农场品，促进农场品出售，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也可以在采摘园附近建立一些农家乐，让游客感受农村风土人情的同时来品尝当地美食，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总之就是用开展农村旅游的方式来发展农村的农业，同时带动其它的如餐饮服务业，旅店服务业，农场品销售业的发展，在游客体验农村生活乐趣的同时，让农村经济得到发展，使农产品销售收入与其他的经济收入结合，切实增加当地农民收入水平。

丽江旅游资源丰富，除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外，高原特色自然生态景观也是深受游客朋友们喜欢。除了丽江古城、束河古城、玉龙雪山等较有名的景区外，丽江还拥有许多奇特美丽的自然旅游景区，比如拉市海风景区、宝山石头城、七河玫瑰小镇、石鼓、程海等。而这些景区大多都位于农村，景区的开发利用也与农民息息相关，与当地的农业发展紧密相连。

近年来，丽江市也通过积极探索，将丽江的高原特色农业与旅游也相结合，努力将丽江发展为云南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的精品示范区、云南农旅结合互动发展的样板示范区，云南外向型生态农业产业基地。据了解，丽

江市目前已规划了程海养生庄园、华坪芒果庄园、宁蒍苹果庄园、鲁甸重楼庄园、拉市雪桃庄园、金山蓝莓庄园、文海玛咖庄园等一批各具特色的精品庄园，通过以精品农庄引领园区发展，实现旅游和高原特色农业深度融合发展。比如丽江永胜县的程海湖，是世界天然生长螺旋藻的三大湖泊之一。保尔公司投资16亿元建设2000多亩螺旋藻生产、加工基地；程海边的葡萄产业发展迅速，已形成5000多亩葡萄基地，平均亩产值超万元；投资6亿元在程海建成云南省唯一的边屯文化博览园。这三者形成了程海边有风光、有产业、有文化的靓丽风景线。另外，丽江还在市区周边农村开发了七彩玫瑰小镇、三股水、观音峡等旅游景点，在分流了古城等景区的游客量的同时，还带动了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受到较高的好评。

五

虽然丽江的农业旅游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较差，特别是到农村景点的路况比较差；二是制度政策不完善，游客、当地居民、政府和开发商之间常有冲突发生；三是开发与保护的平衡性不够，环境、水源的污染问题；四是农业旅游产品不精；五是体验感不够；六是农民参与力度不够。针对这些问题，关

于丽江发展农业旅游，笔者认为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加大投入力度。围绕旅游的核心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在发展农业旅游的过程中，要增加对农村道路交通、景点硬件设施、住宿环境等基础条件的建设投入，不让农业旅游成为吃苦受累的旅行；二是要优化景点打造。农业旅游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农村优越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在优势又在于其独特性。在发展农业旅游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旅游景点的个性化打造与培育，用独具特色的景点吸引游客；三是发挥资源优势，用绿水青山吸引人。农村的广阔天地为农业旅游提供了天然条件，但是在广大农村，绿水青山与脏乱差并存，发展农业旅游必须做好村容村貌的整治、周边环境的优化、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的工作，用优越的人居环境吸引游客；四是主动融入国家重点战略。目前，我国正处于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以后，美丽乡村战略又将掀开序幕，发展农业旅游就是要紧紧抓住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两大战略，使农业旅游成为实施重大战略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新亮点。

责任编辑：李惠文 和丽琼

依石就石的古村落

——探访丽江宝山石头城奇景

◆杨世瑜

丽江宝山石头城，因誉为“悬崖上的城堡”“巨石上的古村落”“悬崖上的天险之城”“危崖上的城堡”，而又因其远离都市深藏于郁闭偏僻的金沙江深谷，更使人倍感神秘。因我是有地质知识又喜好旅游的丽江人，就地质奇观为主题，于2005年和2013年两次应老友盛情邀约陪同，探访了宝山石头城。

一、随岩依石的村落宅居

丽江宝山石头城位于长江第一湾（石鼓湾）、金沙江向北流、至三江口又向南流的（玉龙湾）深切峡谷西岸。金沙江支流冲江河入江口处侵蚀残山。冲江河源自玉龙湾南北向分水岭百花山（海拔4376m）东麓，流域长数千米，其北近邻东西向山脊太子关（海拔3504m）；金沙江东岸阿子山（海拔3727m）。位于高山深谷间的宝山石头城山体海拔约1800m，与金沙江江面高差约300m，呈险峻峡谷间的陡峭小孤山。

展布于断裂构造切割破坏、由泥盆系地层为核部石炭—二叠—三叠系地层为翼部的复式背斜北翼。沿冲江河谷地展布第四系沉积/堆积物。宝山斜坡台地(又称革囊坡),有一套平缓的碳酸盐为主体的角砾岩。随着地壳脉动式抬升,冲江河下切,冲江河两侧形成多级阶地、连续悬壁及崩塌体。石头城残山顶层为宝山斜坡台地厚约40余米的宝山砾岩。残山顶层的主体岩石为呈层状产出、岩溶发育的灰色致密块状类沉积角砾岩。在残山南部分布有崩塌角砾岩,沿断裂分布有碎裂岩化、碎斑岩化构造岩及断层角砾岩。

丽江先民在宝山石头城的石山上依岩就石谱写了宝山石头城古村落石文化,紧邻的太子关悬壁上遗存有石器时代的古老岩画,在该特定地域形成独特的石文化。

(一) 石体·墩台状残山

石头城残山低于周山约2000m,高于金沙江面约300m,呈似桌状山,上部为高约40m、四壁陡峭的碳酸盐岩;顶斜坡平台面积约0.5km²,残山下部为截锥状基岩。

宝山石头城所在的侵蚀残山,主体呈墩台状、桌状,四周悬崖峭壁。仅南西端呈低凹的山丫口与北东延伸的克灵山相连。残山主体下部呈截锥状,上部呈稍向东倾斜的桌状置于截锥上,残山上部主体地层岩石为裸露的宝山砾岩,总体为“锥—桌”二元结构的墩台状残山。除南西部窄小的颈缩状山丫

口外,残山四周悬崖峭壁。残山顶部南北略长、东西略短,大体呈200m-250m左右的桌状,面积约0.05km²。金沙江险峻峡谷西岸,险峻陡峭石山上,世居山民击石为路,就石建房,凿石作桌凳,建造有充满石文化特色的城堡状古村落“宝山石头城”。除道路及路边狭窄空地外,几乎全部为房舍所覆盖。

(二) 聚落·依石就石的古村落

1、历史古老的古村落

宝山石头城建于宋末元初,是延续了近八百年山村特点经济生活体系的城堡式纳西族古村落。

宝山石头城隶属宝山乡。元初即有建制,属丽江府,古时曾立宝山州、刺宝乡。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元太祖成吉思汗遣忽必烈率军南征大理国。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宝山附近的奉科镇“古空门”渡口以革囊渡金沙江,纳西族酋长阿琮阿良迎降。

誉为石头之城的宝山石头城,现今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具有城堡特点、为悬崖峭壁围限的“石头城”;外城是向山丫口之南克灵山麓不断扩展的石头城居民;内城外城居民现皆为百余户。据有限的资料,石头城的建筑格局缺少类似丽江古城商贸、商铺、驿站的基本点,缺少相应的手工业、商业、地域中物资交易集市的基本点,狭小的空间、闭塞的环境,也缺少作为地域政治经济

中心的城镇功能。宝山石头城据山寨周边自然环境，开辟了梯田，从事农业生产，构建了山村特点的经济、生活体系。依据生态地质环境，为维护村民生存，免于战乱动荡中受战乱之苦难，先民们构建了具有防御功能的自我保护生存体系。

宝山石头城实质上是高山峡谷间、封闭条件下依石而建，是与生态地质环境和谐而存的古村落。

2、依石就石的石家居

宝山石头城纳西语称为“拉伯鲁盘坞”，“拉伯”即宝山，意为“宝山白石寨”，为始于元朝建在石山上的纳西族传统古村落。

石头城白色石头村寨所居住的民居建筑群地基，几乎是全裸石的岩溶石山。居民随石建房、凿石修路、砌石作墙、依石打造房舍家具。

石头城里迁就高低不平的裸石地基，民居院落随岩就势。有的将就屋内的石芽、石台，稍加修凿，打造成石床、石桌，石凳、石灶、石水缸，凿石而成舂米的石臼、石碓，喂猪的石槽。

3、城堡状古村落

紧邻金沙江峡谷的宝山石头城三面悬崖绝壁，仅有南面颈缩状山丫口的南门和东面的东门崎岖小路可与外部相通。

古村落所在的石山，周边悬崖峭壁，石山顶呈斜坡状，有起伏不平的台地，耸立在地势险要金沙江峡谷边，呈天然的居高临下

之态势，堪称“天险要塞”。

“天险要塞”石头城，具易守难攻的战略价值。在战乱不断的年代，居民在险峭崖壁的孤山平台边部垒砌了石墙，在南西部高地修建了烽火台和炮楼，就岩溶管道设置地下暗道，使石城构建成天险加设防布局的似城堡防御体系。

由城墙、众将台、烽火台、堡台、城门等组成完整的石头城防御体系，现残存石砌城墙长494m，高3-5m，厚1.2-0.6m。石山顶的堡台设瞭望窗、射击孔。

以前，土匪曾在石头城周边村落抢劫，却始终不敢进入石头城。

（三）择优·随岩依石的民居

依据石头城生存空间的有限性，地基裸露岩石的岩溶复杂性，山民充分利用岩溶残山坎坷不平的石山，造就了以石为主题的石文化。

1、就岩凿石的民居

房舍、道路均随岩依石而建，乃至住房中的桌、凳、床、灶等皆为依势凿石成石具石器。山体有许多坚硬难平、岩溶坎坷的石芽石沟，建房中充分利用石芽石沟，将房舍墙壁的石脚就势堆砌于石芽上，不仅解决了平装的艰难，更为重要的是使建于斜坡上的房屋因石芽的防滑桩功能而使房屋稳固。

错落有致的房屋，顺应地势，随岩就势，择地建房，层层叠叠；房舍总体呈北西

稍高、南东稍低、房舍间保持通畅的街巷格局，形成错落有致的景观。

建在地形坡度较大的院落，充分利用地势。由下而上，由低到高，院落从下面的三层楼房，再上是两层，再上是一层平房，连成三间的楼房。而上面的二层和一层组成庭院；最下的低层常作为马圈、储藏间地楼。

庭院式结构，居家房舍多填低就高，皆尽量构建成地域民族风格的“四合一天井，三坊一照壁”庭院式结构民居。斜坡上的庭院，充分利用地势，下方建一层一间，向上扩成两层两间，再上成三层三间，类似三角形与方形积木式组合阶梯状房舍。完整结构的庭院由二至三层的正房、厢房和地楼组成，正房多为两层木结构，地楼石基较高，多闷楼，楼下作畜圈，楼上作厨房或储藏室。门楼、外廊、门窗、隔扇多有古朴的雕饰。

2、依势修凿的路径

地形多变，岩石坚硬，房舍间的路径狭窄不平，几乎顺势就地凿石而成路径。凿石而成的台阶、阶梯式路径到处可见。主巷道相对平直较宽，支巷支道崎岖坎坷，多修凿有石阶台，纵横路径呈网交织通畅。有的利用天成的岩溶管道作路径、作排水管网。

3、木结构庭院建筑

房屋为木结构，以结实圆木作立柱；用榫头的木料构成完整有机的房屋框架，用木料制作木地板、木门窗，形成密实的木结构房屋庭院。这不仅使房舍庭院美观结实，而

且具有抗震防坍塌的良好功能。

木结构的房舍为石头城提供了民族特色蔚然的民居建筑群。房舍庭院总是追求传统的民族风格“三坊一照壁”“四合院”式格局的院落；多注重门楼门窗的木雕工艺装饰；多喜好庭院养花植树；在遍布石体石器物的石城中，庭院井然嵌布，花卉绿荫蔚然充满生机。

（四）和谐·自然协调的村落生态

1、择地布局的村落结构

从石头城整个山体而言，中东部山体主体为碳酸盐类致密整体砾岩石体，而西南端为崩塌角砾岩，裂缝醒目，且侵蚀孤峰、悬块、危岩众多。残山中东部山体主体、致密整体砾岩石体集中密布了密集的民居；残山西南部险峻崩塌角砾岩虽是残山地表最为平缓开阔的台地地段，尽管石头城土地极为金贵，但并不用其作村落房舍地基，而作平时闲置、作为炮楼、烽火台，布局防御工事的用地。这充分显示了居民因地制宜，择优而居，人地和谐的理念。

石头城的庭院、房舍、道路都是村民对大地利用的最优化组合排布。村里的主要通道石路面，经数百年人畜踩踏磨砺，许多路段光滑如镜。角砾岩花纹图案见证了沧桑岁月的艰辛；陡坡急弯路面上布满了马帮踩踏的轨迹，使原有的岩溶凹坑加上马蹄铁掌的踩磨，印下了深深的马蹄印，记载着大地

对人们无私的奉献，以及人类生存的坎坷历程。

2、适应地基的场地选择

宝山石头城残山表层是一套主体为灰色致密块状类沉积角砾岩的宝山砾岩，次为残山南部崩塌角砾岩，沿断裂还有极局限的构造角砾岩。该套地层岩石具岩石的特殊性，地域的局限性，金沙江岸活动性构造和侵蚀作用，使宝山角砾岩形成后，伴随断裂叠加、抬升剥蚀，在该特定地域形成独特的石山景观。

石头城残山，南侧为直立延伸的断崖，西侧为陡峭的宽大断裂破碎岩带，隐含失稳的围城悬崖、断裂裂隙切割石体、岩溶管道溶蚀石体整体性、地壳活动性隐患屡现，石头城残山呈现出危险脆弱的生态地质环境。

丽江宝山石头城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耦合景象，充分展示了人类利用自然、尊重自然，最大限度地依自然资源环境优势，充分利用地质资源，营造出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这是石头城先民依石就石巧妙利用自然，坚韧不拔的创业史的记载。

基于宝山石头城的现状，我认为，宝山石头城三面悬崖绝壁，开设南北两座石门可供出入。开拓周边错落有致的石级梯田农耕条件，满足生活生存的必需资源。尽量少改变或不改变石基地基，合理构架民居、路径格局和建造适合民族传统的房舍。就势利用平缓顶部塌蚀、或侧面壁剥蚀的岩溶管道为

路径、养殖场地、排水排污通道。在石头城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在岩溶复杂的地基裸露岩石上，山民充分利用坎坷不平的岩溶残山，建造了最佳的路网、水网（供水排水）系统，住宅与养殖体系，造就了以石为主题的石文化。

3、围村就势的层带梯田

尽管宝山石头城择地于陡峭的残山之上，但生存能力顽强、勤劳、智慧的居民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在金沙江峡谷陡峭的岸壁上，环绕村落用石块垒砌修建了狭窄带状的层层梯田，创造了独特的由暗渠、水口组合，方便用水的灌溉网络。

宝山古村落梯田采用自流灌溉系统，在每块田的下面修了一个暗渠，当要灌田时，堵住暗渠水口，水便会流灌整块田地，满水后打开暗渠水口，再堵上灌田水口，水由暗渠流下，便可浇灌下层田块。既可以随时掌控水流大小，也不会产生夺水现象。

纳西族先民从游牧转向农耕，在寸土如金的金沙江峡谷，选择在石山上建房，在有限的缓坡河岸垒造梯田，创建山地梯田独特灌溉系统，种植作物获取生活必需粮草，开创适应周边地质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最佳生存环境，这样的创举无疑体现了纳西族先民利用他们的聪明、智慧，通过顽强的艰辛创业，创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古朴理念，形成了宝山石头城独特的石山梯田农耕文化。

二、璀璨的古村落史

（一）久远的民族史迹

唐代中期，石头城隶属的宝山是纳西族先民聚居之地。元建宝山县，明清归丽江府。

石头城于民国初修筑古城墙、炮楼，构建完整防卫城堡；其后，修凿便于通行的城内石道石阶、城西门外道路；架木槽，穿石壁，引水入城。

宝山石头城的先民不仅以顽强的毅力、聪明的才智、漫长的历程，创造了人类尊重自然、依托自然、利用自然，与生态地质环境和谐的、独特的人地合一的地域地质文化，同时也孕育和保存了宝山石头城的浓郁、纯朴的民族文化。

宝山石头城于1988年被列为丽江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宝山石头城被列为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宝山石头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久远的璀璨石文化

宝山石头城邻近地域还保留了体现远古时代人类繁衍的金沙江岩画。宝山石头城璀璨的地质/石质文化，将与金沙江岩画及其他文化作为地域文化遗产而使后人得到智慧的启迪，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

（三）浓郁的民族风情

宝山石头城保留着最原始的纳西族传统的东巴文化习俗，历史上纳西族东巴教在宝山一带很兴盛，据统计，东巴祭司就有40多个。

宝山一带流传纳西民歌《阿热热》《阿哩丽》《喂玛达》《老佰谷气》；舞蹈《戛磋》《芦笙舞》。

祭天、祭祖是纳西族古老隆重的传统节日。宝山石头城有李姓、木姓及两个和姓四个祭天群。正月初二两个和姓祭天，正月十五李姓、木姓祭天。祭祀三代祖先的祭祖节，分别有农历六月“塔布”祭祖、七月半“波敬”祭祖。

三、地标性的古村落石文化

（一）宝山石头城是从古人类至近代丽江民族文化演绎的缩写

石头城古村落周边有久远的民族文化史记，宝山石头城所依建的石山记录了宝山一带的地质沧桑演变。由宝山山间洼地湖泊形成砾岩；抬升后，遭受剥蚀形成石体残山，遭受岩溶形成岩溶石山，形成突兀于金沙江峡谷江岸的石山。

宝山石头城邻近地域还保留了古人类彩绘铭刻于石崖上反映人类原始游牧生活生存的金沙江岩画，以及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石器文化遗存。1984年，在丽江古城出土了明朝永历年间的铜质“宝山州印”；1998年，

在宝山出土“山”字格铜剑一柄及刻有纳西族象形文字的地契砖块。

（二）古村落石文化

宝山先民从游牧民族定居为农耕民族，在石山上安家定居，择优而居创建墩台状残山上的古村落；把周边坡地垒造梯田，建旱涝保收灌溉系统的层层梯田，构建独立的“城乡”兼有的传统村落体系。

宝山村落形成了依石依坡，刻石就石的家居“石头城”石文化。在有限的石山斜坡台地上建造的宝山石头城虽小，布局却是十分紧凑。街巷纵横成网，街路通达，房舍地基依天然石基；房内不乏石床、石桌、石凳、石灶、石缸；街巷路面亦为坎坷不平的石基。就势砌石作墙围城与建门护村；整个石头城就是一座在石基上以石为材的石质雕刻艺术，集石文化的大成。

四、石头城石文化的探访启示

到宝山石头城探访后，我不免经常思索宝山石头城石文化的情况，给了我以下启示——

丽江有许多自然奇观，宝山石头城是丽江山水奇观之一；丽江有许多自然奇观与人文奇观兼优的璀璨的旅游地，宝山石头城是丽江自然与人文融合的遗产旅游地之一；丽

江有许多地域特色突出、丽江独有的地标性旅游地，宝山石头城是丽江独有的地标性旅游点之一；丽江有许多有待拯救发掘的特色旅游地，宝山石头城以其生态地质环境的脆弱性，需要精心保护；以其石文化的古老性、稀有性、与时代的欠适应性，需要相关部门重视石文化的濒危性、持续保护的策略性；丽江还有许多优美的自然景观，需要深层次塑造旅游品牌文化形成优质旅游地，正如宝山石头城是需要基于石文化塑造地标性旅游品牌文化的精品旅游地。

责任编辑：李惠文 和丽琼

访石头城

◆唐金龙

春日里的一天，我们到了石头城。在云南省丽江市的玉龙县宝山乡宝山村有座石头城，人们叫它“宝山石头城”，它始建于宋末元初，因百来户纳西族人家在山腰一块0.5平方公里犹如蘑菇状的巨大岩石上筑屋聚居而得名。城之所依的巨石之下是悬崖绝壁，悬崖之下是奔流不息的金沙江。石头城周围有五尺高的石墙环护，南北两道石门可供出入，关上石门，此城俨如固若金汤的安全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块巨石，而纳西先民用智慧和勤劳巧妙地激活了巨石，使其成为人之住所的同时也成为世间风景之奇观。

顺着石头城南面一条小道拾级而上穿门入城，眼前街巷三横五纵，虽然狭窄却畅通无阻。宅院相邻，井然有序。所有住房，屋脊下都饰挂悬鱼，鱼之体态或抽象或具象，或简约或繁芜，可谓千姿百态。见到背竹篓或肩锄头或牵小马往来城中的当地人面善祥和，落落大方，与我们闲聊城内城外之事如同跟家人交谈，自然而随和。

这里的纳西妇女脸颊微红，看上去精明强干。太阳、月亮和星星，坠落在纳西女人的肩膀和脊背上，肩扛日月背负七星的纳西妇女是石头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随意进入到一家宅院，奇景满目：土木结构的房屋地基从巨石上开凿而成，阶石、柱石、房檐石从巨石上应运而生，室内的石床、石桌、石凳、石灶、石缸等家具就巨石雕琢成器，与房屋和谐自然连在一起。我们歇步坐在石凳上，与宅院的女主人闲谈。她看上去五十来岁，身穿整洁的纳西

族服装，坐在草凳上编织背篓，蓬勃的篾条在手指间欢腾。她膝上依偎着一个小孩，看样子是睡着了。小孩坐着的木凳后边，蹲着一只小黄狗，正有滋有味地咂着一段鞋带，全然不理人们的说笑。女主人告诉我们，家里现在大大小小有四口人，儿子和儿媳一大早就去坡地挖田，她在家里照看孙儿。她介绍说，石头城现居108户人家，400多口人，都是纳西族，不是姓木就是姓和。可别小看这座石头城，它见证过了历史的风风雨雨。

低头往来的小马，也是石头城中的一景。在这座小城里，由于地小巷窄，因此交通运输，除了人力，马匹也是主要方式之一。说起小马，一路陪伴我们的十四五岁纳西族男孩小木，讲了一个他爷爷讲给他的故事：“爷爷年轻时候是茶马古道上的马锅头，爷爷说，外地马高大骄傲，昂头走路，昼行千里，夜行八百，但到了丽江却举步维艰，因为它昂着头，看到那么多大山需要跋涉，被吓怕了。而本地的山地小马，则低调谦虚，埋头看路，一步一个脚印，哒哒哒地往前走，走到终点，回头一望，已越过千山万水。爷爷教育我们，做人处事就要像小马这样。”

纳西人是用象形文记录社会历史的民族。他们信奉万物有灵，并把主持这种宗教活动的人称为“东巴”。远古时候的纳西人创造了一种图画象形文字，用其记事和抄写祭语，学术界称这种图画象形文字为东巴文。这种文字有三大旷世奇绝：一奇在于它代表人类文字从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过渡的一个特殊阶段；另一奇在于它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现在还有纳西文

化传承人（东巴祭司）能识读描写；更为奇绝的是，纳西古国的东巴祭司用这种古老的象形文字写下了卷帙浩繁的古籍。任红尘变幻，物换星移，万卷经书仍坚定地保管着纳西古国千年往事、百世沧桑，今人由此可与古国先民隔世同歌、生死共语。

东巴文化歌舞同载，纳西儿女能歌善舞。石头城里一位饱经风霜的东巴老人告诉我们，每逢节庆的夜晚，城里的男男女女换上鲜艳的服装邀约出门，这里一伙围拢在火塘边跳“哦仁仁”，那里一堆凑拢在树林边唱山歌。歌者，一人起唱大家齐歌，唱得山答谷应，月摇星晃。月亮下的草坡上，几个青年男女各坐一面，弹口弦，吹树叶。歌声和舞姿在明月清风中久久不散。这还不算什么，有些歌手在本村觉得不过瘾，还要走村串寨对歌赛歌。

老人还说，他们把家园建在石上，把生活垦在坡上，顺坡构筑梯田，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等，使山坡上的层层梯田环抱着巨石。这里的梯田别具一格，灌溉系统独具匠心。每块田的底部都有暗渠，暗渠和水口交织成灌溉网络。堵住暗渠口，水便会灌溉整块田地，水满后打开暗渠口，再堵上灌田水口，水由暗渠流下，便可浇灌下层田块而不至于夺肥。

五月麦熟，十月稻黄，金灿灿的庄稼就托举着石头城，形成了一道最好看的风景。

责任编辑：李惠文 和丽琼

金沙江畔石头城

◆王小梅

最初听到宝山石头城，便对这个“百户人居一石”的奇观发生了兴趣。更使人感兴趣的是，这块蘑菇状的巨石就在金沙江畔，使住在巨石上人们的劳作生息与江水密切相关。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长江水系，到青海玉树县进入横断山区，开始被称为金沙江。从此它劈开横断山层峦叠嶂，穿越川西藏东，一路南下进入滇西北。至云南丽江西面的石鼓镇时，突然一个“V”字形转身，折向东北行进 150 多公里后，又是一个倒“V”字状的反转，直奔向南。在这两个南辕北辙的华丽转身之间，沿江分布着丰硕厚实的，已开发的或未开发的旅游景点。这不，朋友开车带我们从丽江向北出发了。今天的目的地就是 126 公里之外的宝山石头城。

木姐是一位干练的中年纳西族女人，土生土长在宝山石头城。年轻时当过货车司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谈起家乡来便滔滔不绝，若数家珍，了若指掌。昆明大观楼长联曾被称为“天

下第一长联”，其中所提“元跨革囊”便是发生在她的家乡。史载1253年，忽必烈率领10万大军，从蒙古大漠过甘肃，掠四川，剑指大理国。从川西南进入滇西北，受阻于天堑金沙江。在当地纳西族的帮助下，忽必烈军队杀牛宰羊，剥出牛羊皮囊，充入气体。

“羊皮筏子当军舰”，从奉科北面的三江口直到奉科以南的宝山石头城的金沙江沿线，他们通过9个渡口横渡金沙江，攻占大理，最终实现了元朝的统一。在宝山石头城北面10余公里处的大山石上，有一处地名叫太子关，也是起源于蒙古太子忽必烈当年率军通过了此处大山绝壁。当地有民谣说“拉伯太子关，伸手摸到天，人走要一月，鸟飞十八天”。由此可知太子关有多高多险多难走了。再北面10余公里的奉科镇的金沙江上，还有一处“革囊渡”渡口，当年忽必烈就是从这里渡江的。现在每星期都有几批中外徒步爱好者，从宝山石头城出发，经太子关，奉科镇，由革囊渡过江，四五天后就到达泸沽湖。

一、地缘

我们的车子经大东、鸣音，四个小时后到了宝山。这是处于南北两山夹击中的一块小平川。在这里，我们看到正待收割的麦子，刚刚长起的烟叶把大地装点得金黄翠绿。木姐说，小时候从丽江来的大路就到此

为止了。从这里到石头城还有四个小时步行的山路。她和她的父辈们，过去为求学或谋生，不知在这条山路奔波了多少次。近年刚建成了弹石山路，大部分时间路上仅容一辆车通过。尽管如此，40分钟就能开车到宝山，这成了近年来石头城村民的一件大好事。

过宝山乡后，虽是石铺山路，跌宕盘垣，木姐却走车如飞，如履平地。翻过了几个山岗之后，汽车戛然停在了一个山头上的空地中。我们顺着木姐的指点向下看去，东北方的崇山峻岭中，一带绿水飘逸而来。绿水西岸，一块巨石拔地而起。巨石上面略呈平坦，由西南向东北高低倾斜。鳞次栉比的民居覆盖满了巨石的上面。民居的周边有一城墙环绕。一个拱形城门，赫然洞开于城堡西南方巨石下面的绿树丛中。山青水绿，天蓝云白。江边巨石突起，村中炊烟袅袅。好一块金沙江边的巨石，好一座巨石上的城堡。

石头城，到了。

二、路缘

汽车冲下山包，经过几段盘曲的山道后，停在一处悬崖边加固垒砌的小型停车场中。至此车子不能前行了。前方的领地，与一切带有轱辘的运输工具无缘。这里离城门还有一里的路程，要下去踏着羊肠石板路通过石头城的外城，才能再向上攀到拱形城

门。进村的一切农机，化肥，日用杂物，出村的一切麦粒，稻米，药材山货，都要人扛驴驮，必须经过这段山路。石头城由内城和外城构成，内城在巨石上，现住着108户人家；外城在巨石西南边的山坡上，现住着116户。外城是由内城外迁逐渐发展起来的。

“村民委员会”“文物保护单位”等行政机构的牌子也都出现在我们通过的外城居民点的山路上。

三、城缘

穿过外城，我们来到了拱形城门口。门建在左侧数丈高的岩石和右侧数丈深的悬崖之间。为纳西风格的石质结构。城门右侧的石墙上嵌着一块石碑，上书“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11月”。城门左前方竖着另一块石碑，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木姐介绍说，除了这个西门，这座城堡另有一个建在悬崖上的东门。城堡位处三面悬崖，仅有西门外通过一道深沟与外界相通。城堡上建有烽火台和炮楼。这种悬崖上的建筑群在古代战争时极有作用。敌人来时，城门紧闭，居高御防，难攻易守。敌人走了，城门大开，春播秋收，安居乐业。

四、石缘

石头已经深深融入了石头城的居民们的生活。进了城堡，发现民居大都是顺山势而建的双层石质结构。路面很窄，许多地方也就是只能容两人擦身而过。并且随着民居而上下跌宕。虽也有部分人工凿的石板路，但大部分上下坡处仍是借势于暴露到地球表面亿万年的原始石头。部分居民家里，仍使用着原始的石缸、石槽、石桌、石凳和石床。在我们客栈的对面，刚好有人在使用石磨粉碎猪食料。征得同意后，我们赶忙“咔嚓，咔嚓”一阵狂拍。

外界的文明和开发也时刻冲击着这个村落。那些有典型的石桌，石凳，石碗，石灶的家庭，门口挂上了“文物保护重点户”的牌子。村里的多数年轻人出外打工了，他们发现外边的世界更精彩。木姐是家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孩子。她开车挣了些钱后，就把两个弟弟接出去开车了。如今，石头城的家里仅留下了一个弟媳，开着一个小卖部，经营一些烟酒，糖果，日用品。还开着一个客栈，接待来石头城探奇寻幽的旅游者。近些年来，游客多起来了，能接待一二十个客人的小客栈也发展起来了。

五、客缘

我们就住在木姐家开的客栈里。这是一处两栋双层石木结构的院落。下层是小卖部，客厅和厨房，上层是六个标间客房。客

厅旁边的大墙上，张贴着国内外游客所摄的石头城照片，昭示着客栈和外界的密切联系。在客厅落座，饮几口主人递上的热茶，途中劳顿一扫而光。

开饭了，米是主人种的，猪肉是主人腌的，鸡是主人养的，土豆和青菜是主人地里长的。整个的土色土香，吃得我们连连叫好。吃饱喝足，洗个热水澡。在二楼客房里凭窗东眺。只见楼下金沙江滚滚南去，一派壮观。

六、江缘

次日清晨，我们攀上了西南牦牛岭上的望江亭。在这里，一览众山小。蘑菇样的巨石，莽莽苍苍的大江，内城的观景台，外城的停车场，尽收眼底。两岸的梯田里，时而有农民烧荒的股股白烟升起。江面上，时而有红蓝白色相间的小舟飘荡游曳。在金沙江里荡舟观城，又会是怎样的一种豪爽呢？我们呆不住了，下江乘船去。

经过电话，客栈主人帮我们联系好了江

对岸山村中的一条小船。船主姓和，讲好一小时后在石头城村东大柳树下的码头接我们。出了城堡的东门，有一条山路通下悬崖。悬崖下面，是长着玉米，烟叶，红花，土豆的层层梯田。客栈主人怕我们迷路，亲自把我们送出东门。站在悬崖上，看着我们一层梯田一层梯田地走下去。一个多小时后，当我们满头汗水地赶到码头时，船主小和已经和他的小船在等着我们了。上船启程，机动小船离岸向下游驶去。由于上游90公里处修了梨园电站，下游10公里处修了阿海电站，这里水流相对平稳。从江面看石头城，它的悬险霸气少了几分。在层层翠绿梯田的簇拥中，倒有几分像是一颗红白相间的宝石，镶嵌在江边的赭褐色巨石上面。脚下，船在行，水在走。头上，云在飘，山在动。层层青山隐去，片片梯田迎来。如此美景，让人留连忘返……

责任编辑：李惠文 和丽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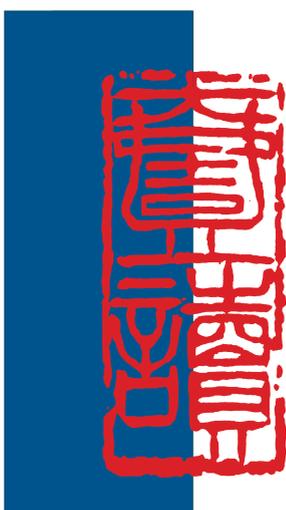
力创民族团结先进 共筑美丽和谐丽江



弘扬 民族精神

凝聚 中国力量





ISSN 1005-7250



国内统一刊号：CN53-1220/G0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5-7250

邮发代号：2-898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5307004200503

定价：14.5 元